

# 《論語講記》

## 卷上（第一冊）

◎內部參考用書

內容：卷上第一章至第五章



李炳南教授 講述

數位學者師長 筆記

# 《論語講記》

卷上 第一冊

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上 目錄

前言	一
學而第一	一一
為政第二	一〇〇
八佾第三	一七二
里仁第四	二四五
公冶長第五	三二〇
雍也第六	四二七
述而第七	五二四
泰伯第八	六四七
子罕第九	七一九
鄉黨第十	八一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下 目錄

開講前提示	一
先進第十一	四
顏淵第十二	一〇九
子路第十三	一八五
憲問第十四	二六四
衛靈公第十五	三七九
季氏第十六	四六六
陽貨第十七	五三五
微子第十八	六一四
子張第十九	六二〇
堯曰第二十	六三〇

# 《論語講記》卷上

## 前言聲明

自民國69年10月到72年12月，雪廬老人在「臺中論語講習班」講授《論語》，共計講完——學而、為政、八佾、里仁、公冶長、雍也、述而、泰伯、子罕、鄉黨、先進、顏淵、子路、憲問、衛靈公、季氏、陽貨（宰我問三年之喪章止）等近17篇。

雪公往生後，為了長期得以熏習雪公教範，不忘訓誨，謹依數位師長的《論語》筆記，相互比對，略事整理，暫名《論語講記》。

## 開學典禮講話

論語班醞釀了一、兩個月，今天（六十九年十月三日）正式開學，藉著這個機緣，把這門功課的重要性，跟諸位談談。

我們這裡，這幾年來，一直是弘揚佛法，並且幫助社會教育的，現在為什麼突然加上論語呢？因為近年來，佛法表面上好像是發展了，事實上卻日漸凋零，學佛在人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人，才是真正的內容，若是三藏經典還在，人心壞了，佛法便也沒個成就。佛法是五乘說法，先人天小果，然後再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人是根本，人壞了，佛法還有什麼希望呢？這是佛法。

再說國家，支持著國家的是政治，不是宗教，宗教只是增長國家繁榮的一部分，就像行政、司法、軍事、財政等，只不過是裡頭的一科罷了。尤其是佛教，注重的是出世法了生死；而政治就得有教育、有懲罰，社會不論多麼文明，還是有死刑；而佛法第一條件，不殺生，不但不殺人，一切動物都不殺，那麼佛法治國殺不殺人呢？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句就講得了的，這是世間法。

宗教只是幫助政治，而不能干涉，不論辦什麼事，得弄清楚。那麼我們就來談政治，一些人誤認為政治不好，不願意學，這話錯了。凡是國民，不辦政治，也得受政治支配。然而憑良心說，那一個人受政治的支配？要真受支配，警察就很安閒



了，現在他們忙得很，都在國民不守國法上，所以政治也很難講了。

佛法衰，政治困難，根本原因都在教育上，佛教徒要是都守戒律，佛法就興隆了，國民要是都遵守政治，國家就整齊了，都是因為不遵守的緣故，不肯遵守就是教育不好。有人說，學校不是教育嗎？現在跟從前不一樣，從前是學孔子，孔子我們尊稱他是聖人，萬世師表，但他老人家卻是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」，謙和極了。中國文化從堯舜開始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，一根線接下來，孔子把上頭這些聖人的學問，整個融會起來，一以貫之，叫他有一個條理。所以我們跟孔子學，就是學了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就是學了全部聖人的學問，也就是人的學問。

怎麼是人的學問呢？中國講天、地、人三才，天有它的道理，「天道敏時」，不能亂了四時；地有它的道理，「地道敏樹」，生長植物，長養萬物；人呢？也有他的道理，「人道敏政」，重要在政治上，人要學政治。「政者，正也」，也就是公公正正替大家辦事，使得大家得到公安。現在卻是「天下無道久矣」，人人學邪

道，處處往自私自利上走，天下如何能不亂？

天地之德好生，注重生養，人是天地的中心，就得辦政治，讓大家得安穩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的學說，就是教人政治的學問，論語就是政治學。並不是學了論語，叫大家去做官，而是你懂得了論語，做官做好官，當老百姓守法。但是這門功課早已脫節了，現在國家正提倡復興中華文化，中華文化可靠嗎？從漢一直到清朝，連入主中國的元、清等，也都拋棄了他本國的文化，而唸中國書，穿中國衣服，說中國話，一律都是中國政治。就是附近的韓國、日本等，也都學中國文化，所以日本注解論語的著作很多。「人道敏政」，我們學了論語，第一要使自己成人。第二要遵守法律，當個好國民。第三若從政當選，要做個好公務員，把孔子的政治理想施展出來。

班上的人雖然不多，只有二百人左右，可是都是自動來的，有心學好，周家八百年的天下，能人才十個而已，現在有二百人成了孔子的弟子，還不行嗎？但是，希望諸位開了學，別一時高興，後來漸漸冷下去、退下去，事實上，退下去並沒有

退了別人，只是退了自己。

我們上論語，學了聖人，再學佛，就沒有不成就的，因為佛法奠基在人天二道，聖人就是天道，學了中國文化，把人格站住，才算得了人天小果，這是第一步。然後第二步再入佛法，底子已打好，成就便非常地快。

以上略談這門功課的重要性，最後，希望同學們振奮起精神來，有進無退。

### 論語講前介言（庚申之秋講於論語講習班）

這件事必須看得特別，往後沒有這個機會了。因為吾年歲大，無法重複講第二次，而且後來也沒有能像吾一般有這些好事。再者，要有像這麼適中的地點不容易。還有諸多難處，不方便再說。而且這個班經過政府備案，在今日之下很不容易，我們是因為在這裡從事文教工作三十多年了。

講論語很難，現在中國文化是脫節的時候，有人說要打倒孔家店，其實孔家不

開店，漢代以後二千餘年各朝都有孔學，是國家開設的店，如何打倒？沒學過論語，不知道個中的難處，講的與學的都難，難在什麼地方？

十五年前講論語，或許聽得懂，今天講論語，很多人便聽不懂。從前中國文化還有餘根，現今也連根也刨掉了。因為講論語的當中，所聽的言語，在各各經典中都具備的原故。譬如看佛經，看阿彌陀經本經似乎懂，若看《要解》與《講義》卻反而不懂，實在說是本經根本就看不懂，論語也是如此。漢朝以前，秦火一把燒盡，當時的論語沒有注解，反而好，不受邪知邪見，只是看得吃力而已。到了東漢末年才有鄭康成注，其次到三國的魏才有何晏的集解。漢儒本著訓詁字句來講解，其中的義理是何晏的意思，漢人不講義理。有人以為漢人學問不夠，這是胡說。到了唐代，大概都是依著漢儒的原則。但是論語當中，聖人講的是什麼意思，到宋朝才有人講。南宋的朱子，他的老師程頤開頭講聖人之意。他注解聖人之意，以為漢儒只是訓詁，他注解的才是孔子的微言大義，其實這是門戶之見、恭維的話。

孔門親自授業的弟子曾子等人，尚且不懂聖人的意思，為什麼隔幾千年到了南

宋，他們都懂了？這點吾不信。但是這不是說宋注不好，漢宋的注子各有好壞。聖人開始說的沒有錯，賢人說的還都有錯。宋儒他們能懂聖人之意，吾不信。譬如達摩祖師不懂馬鳴、龍樹菩薩，迦葉不懂佛的境界。佛法分正、像、末，吾每每常說看注要依古注，不要依今人的注解，因為今人的注解自認以為高於古人，其實都是胡說。

漢注只是訓詁似乎是糊塗，卻沒有大毛病；宋人說的多，不能說沒有和聖人之意符合說對的，卻一定不能全對。論語注解，吾見過的有百多家，或傾向漢注、或傾向宋注，亂打一套，究竟要相信誰的說法？宋朝以後讀四書的人，只相信注解，不相信本文，不信孔子，這是舍本務末，如此可以嗎？宋代以後多信注解，不信本文孔子之道，這是「未之知也」，孔家店是真正倒了。參加科舉考進士的人，以為聖人是風流名士，應當知道能擔當國家重責大任的，絕不是白面書生、風流瀟灑的人。

到清代，有劉寶楠的正義，可以參考，傾向漢注。還有徐英的論語會箋，傾向

宋注。看這兩本注解必須選擇，各有好壞，卻都是簡單不囉嗦。吾無門戶之見，確信那一種說法與聖人之言接近，孔子在書中也有說過的，便採取這種注解。

漢儒與宋儒相互比較，漢儒雖然囫圇吞棗講的不好，也沒有大過錯；宋儒縱使講的好，卻有大過錯。什麼大過錯？因為宋儒開啟罵人之端。例如：宋儒以為孔子罵學生，罵子路說是「野哉由也」，若以為宋儒可以罵人，我們也學他罵聖賢，這樣可以嗎？又如孔子說：「小人哉，樊須也。」樊遲為小人，宋儒也稱樊遲為小人，這樣可以嗎？戰國盛行楊墨的學問，孟子闢駁；宋儒以為自己是繼承孟子，也罵楊墨。應當知道在孟子以前、孔子那時候，並沒有楊墨，孟子以後也沒有楊墨，宋儒卻大罵楊墨，而且罵到佛學，以為佛學更接近道理而不可學。程朱都學過佛學，只是學佛學的外表，沒有學到內裡，卻罵佛學。劉寶楠與徐英將罵人的部分，都去除了。

我們要學孔子的「誰毀誰譽」，若他人好，我們能守本位，就可以學他；他人若不好，能勸導他改過就好了，若勸不聽，如何可以罵呢？不可在背後非議。若此

端一開，大力尊崇宋注，便一路罵，罵佛學、罵老師，門戶之見就深了，而真正的孔子之道也會因此失去。你們學論語，不是學注子。佛家講「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」，佛家對於惡性比丘也只是默擯而已，如此才是胸襟遠大。

宋儒講「攻乎異端」，要闢佛闢楊墨，但是孔子問禮於老聃，孔子那時候也沒有佛法，如何可以罵佛老？若學宋儒的注解，最後就沒有人學孔子之道了。像學佛的人，三藏十二部不看，卻看小冊子，可以嗎？

吾講論語，採取接近孔子之言的部分，不偏漢，也不偏宋，舉例或許會用佛學，如此而已。

其次，學論語是為了保人格，懂得人情事故。不懂人情便是大奸惡，而且必須懂得事故，事情該如何辦。再者，必須懂天命，君子人必須如此，天命就是天理，天然的道理。中國人講三才，天道敏時，四時陰晴一點都不能錯，在禮記月令可以知道，天時反常就要壞了。地道敏樹，生長萬物。人道敏政，人為天地之心，人要成三才之一，必得學「仁」。韓愈說仁是博愛，成了基督的信徒。宋儒又開改書的

大過錯，遇到講不通的地方，就改經。

弟子問孔子有關仁的地方，就有五十餘處。今日為了講論語，依漢儒說。中庸云：「仁者，人也。」世界必有兩個人，而後有人生。所以仁當「親」講，彼此很親密。又「竺」竹子，一層竹子很薄，加一層竹子就很厚了，所以仁有親密加厚的意思。又說：「親親，仁也。」仁先從親厚自己的父母開始。論語書中，都不離仁字，先給你們說出來。

同學們，在外不要罵人，自己好就自己做好，別自讚毀他。這是佛家的戒，儒家也是如此，自讚毀他是澆薄小人的行為。

學論語，要正義、會箋合觀，不必再看其他的注解。又應當知道各家互相攻訐，以及元朝以後只尊崇注解，只學注，不學本文，儒家更加衰微了。

我們學論語，不求功名，只求個人的人格，而且處在這個亂世，不可同流合污，也不必罵他人。人格站立以後，就容易學佛。只要大家能各自保住人格，就能



改變風氣。

今日先讓你們認路，以下再講書。孔子的年譜履歷，你們自己去參考。

## 學而第一

此篇以首章開始為「學而時習之」，所以用「學而」為篇名，如詩經首篇為「關關雎鳩」，所以以關雎為篇名，論語篇名也是同例。

這章先依訓詁講法，（爾後不如此講），因為論語講習班是成人之學，不是小學，從前講論語，都是大學時講。從前吾是六周歲上學，開始時只讀誦不開講，為什麼呢？三字經云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這兩句，狀元也講不清楚。人之初，什麼是初？坐胎嗎？出胎嗎？講不清楚，所以不講，只先叫人死記。會三字經、千家詩，詩文並行，三（三字經）百（百家姓）千（千字文）千（千家詩）之後，再來要會《龍文鞭影》，到了十四、五歲學會論語，若是大學、中庸，講了也沒有人

懂。聰明人過了十四、五歲，就要下科舉試場，會論語之後，才開講。

【一·一】

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（2）

「子曰：」

子，為男子的尊稱。有人說：「朱子」、「程子」，為什麼論語不說：「孔子曰」？這必須關係極密切的人才不稱姓，如親族同姓，例如我們為一家人，不必稱姓，像訃文，孤哀子不加姓。再者對老師，也不稱姓，故論語不稱「孔子曰」，因為編論語的人，是孔子徒弟，所以省了姓。

「曰」，說文曰，口中之舌動，說話的意思。

## 「學而時習之，」

「學」，覺也。事先不知，一見一聞，聽別人一講覺悟了。不學能覺悟嗎？

「而」，連上下，是介繫詞。

「習」，如鳥數飛，母鳥教小鳥，不是僅僅一次，必須多次練習。「時習」，時時刻刻練習，才能學得會。

學，又作「效」。效法，才能覺悟。有人說學為實字，學，學人也，學君子。又有人說，不是學君子人，而是學聖人。又說：乃學六藝。或者說：學讀書，因為子路曾說：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也。」（見先進篇）以上講法都對。佛經中說：大開圓解，須講七方面。

雖然以上「學」的解釋皆對，卻只說一面。孔子云：舉一隅，須三隅反。教一件只知一件就是書呆子，須圓解圓聽。再者，聖人教人學習有五層級，起首為「博學之」，這還不行，還要會說「審問之」必開口問，對方有答，懂得問答就是聞，

會問答比看三遍好。再來是「慎思之」須研究思惟，這也不夠，研究的心得對與否，必須實驗才知。實驗前須「明辨之」分析明白，沒有失誤了。再「篤行之」，實際去辦，否則仍是書呆子。所以學必須舉一反三，具備這五層才可以。

「時」有人指年齡，或指春夏，或指一日之時，這都對，但須融和，否則也是書呆子。

「學」是兩方面，學生求學，老師教學，所求、所教為了什麼？有師有徒，教或學都真心，才會有用。「時習」學了之後永遠不能放下，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孔子指墳墓告訴弟子說，像這些人死後，才可以不學。還沒死就必須上學、練習，一放下就即完了。「學了須天天溫習」溫習才能熟，才能出新意思。今人肚子空空如也，一肚子草包，有什麼新發明？「溫故而知新」，溫舊自有新發明，熟能生巧，像公輸子能教人以規矩，不能使人巧，只要自己學熟了，自己就能生巧來。

吾已九十多歲，為道賣命。下堂課教大家須把經文念熟，吾一本聖人之學教大家，念誦時，教大家一個辦法，大家要「以道修身」。

## 「不亦說乎？」

「說」音悅，「亦」也的意思。這章經文有三段，故云「亦」。學後一遍遍溫習，自然有新意思，學習有心得，佛家叫法悅。喜悅在心裡，不在表面。

## 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

第二段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

朋，同門曰朋。研究成功後，同門從遠方來跟你研究，道行得出去了，不僅一人得好處，故樂，同樂也。有人說：「友」來而不樂嗎？「學生」不教嗎？有志一同的「友」想來學也行，好人、壞人想學都行。如互鄉難與言，互鄉的人很難講話，都是怪脾氣，有一位互鄉童子來和孔子學講道理，孔子也跟他說，其他弟子不高興，孔子云「與其進也」，今日他能真心來求我，我就教他，「不保其往也」後來如何我不管。「不與其退也」以後變壞，那我也不贊同。以此可以證明孔子有教無類，不僅教同門而已。快樂在於道能弘揚出去，君子志在讓大家得利益，有人來

學就是樂事，孟子也說：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樂也。」

## 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第三段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人家不知道你有學問，道弘揚不出去，能不怨天，不尤人，那是天命如此，道該當弘不出去。愠，內怨的意思。不愠，心中不發牢騷，不怨恨。另一說法：老師教不會學生，不發脾氣。書經說：「朴作教刑」，板子響，學問長，學生不會，老師生氣，那是好事，所以吾不贊成此種說法。

從前家有三聲，很可貴：機聲、哭聲、書聲。婦女織布聲，男人讀書聲，又有嬰兒哭聲有後代了，所以可貴。

以前吾讀書首先必須鈔寫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讀書有三到，口到、眼到、心到，若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學不好。口到可助熟記，所以誦念有三到，但是誦宜低聲，不擾四鄰。誦後手再鈔一遍是手到，後來就不會寫錯字。

【一·二】

有子曰：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（3）

【雪公講義】

（一）（按）愚於此段經文，惑於群言，數十年不解，近匯所研，妄有所採，以孫陳二氏之說，深得於心，再依各經之文，以作訓言，略述拙見。

此章似承學而所來，學者何，內明德格致誠正，外新民修齊治平，內為體而外為用，內體本仁，外用行仁，夫子之學既是仁學，故處內心行外事，無不是仁，禮大學篇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」此章教人孝弟，修身也。中庸云：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」鮮犯上，家齊也，不好作亂國治也。大學云：

「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」，此言修齊治平之學，皆依仁而興起。

其下四句，乃有子引孔子之言以實之。考證列後，君子務本，指修身也，本立道生，中庸篇云：「修身則道立」言其所學而有立，兼內與外見而知行也。孝弟為仁之本，說文：仁，為人與人加厚之義。中庸篇，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為大。是行仁以孝弟為本，以孝弟為大也。此章分明文承首章之學，而統論孔子之崇仁，故次列之。全章文從字順，原始要終，非專言孝弟，更不獨專尊有子也。

(二) (按) 此段經文，列於學而之次者，據史記及唐宋諸儒之說，均謂有若之言似夫子，曾立而師之，故成書者尊之。此以人而言也。又有云，古之明王，教民以孝弟為先，故次列之。此以事而言也。

因上二說，引起諸多異議，有謂起句「其為人也孝弟」，結句謂「孝弟為仁之本」，終屬未通。遂有多人各本考據，謂仁、人古通，仁當人解，於義為長。簡舉各說如後，而主仁者仍守不變。

(三) (考證) 陳善捫蝨新語，王恕石渠意見，焦氏筆乘：「何比部語予」，朱彬經傳考證，劉氏正義，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等，餘難備舉，皆引據以此處



之「仁」當作人，宋儒本好更張，獨此處仁字照舊未改，但程叔子謂性中有仁，何嘗有孝弟來。謝顯道謂孝弟非仁，陸子靜直斥有子之言為支離。王伯安謂仁祇求於心，不必求諸父兄事物等說。未免門戶紛爭，幾不似註經，而似闢經矣。

(四) (按) 仁人古同，典籍確有，然與此段經文，仍難圓融，何以不「其為人也孝弟」句，亦用仁字？一段文理，而用古今兩字，例不多見。

(五) (考證) 邢疏，此章言孝弟之行也。《學經室集》云：孔子道在孝經，有子此章實通澈本源之論，其列於首篇次章宜也。又孫詒仲曰：仁之發見，其切近而精切實在者，莫先於孝弟。陳天祥四書辨疑云：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與此章義同，蓋皆示人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端也。

(六) (考證) 《學經室集論仁篇》：此四句乃孔子語。而本立道生一句，又古逸詩也。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為孔子之言。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為孔子之言。

看書不簡單，古來注解論語有百餘家，我只看二十餘種，四分之一，極困難。你們以前若從來沒有聽過，此次聽我講也沒什麼趣味，必得以前聽過、看過，心中有疑問，再來聽才覺得好在那兒。漢唐以來的大儒對這一段注解不甚清楚，我以前

也不清楚。宋明以後科舉考試只採朱注，並不是朱注不好，孔子三千弟子尚且不是全好，三千弟子親聞孔子之教尚且如此，何況二千年以後的注解，有那一人是親炙孔子的，怎能注的全對？元明清科舉限用朱注，若答其他注子便不錄取。清朝阮芸臺科考時也得用朱注，但是後來的十三經注便不採一句朱注。顏淵尚且不敢說自己全對，除聖人以外，其餘的人不敢說完全好。

吾所選論語會箋、正義，劉寶楠正義也不是一家之言，但全取漢注。徐英會箋也不是一家之言，漢宋皆採，但偏宋。可以參看這二書所採的注解。錄成講義，心中較同意者寫於前，其次的放在後頭。他們所採取的，也不是全同意。今日學論語不為科舉，不必定採那一家注子。

以前若曾研究就知此段困難，否則也覺得平常。清代王夫之罵盡漢、宋諸儒，對周公也有微辭，其實孔子是以周公為師。

吾此講義若沒被打倒也必挨罵。吾不能遍採考據，愈講可能愈糊塗，吾所採的注或所講者，是針對今日社會時局所犯的病，所講是做人的道理。注重（一）事

故、(二)人情、(三)天理。在社會上不懂人情事故，在家庭、社會、國家辦事都辦不通。現今社會好事多還是壞事多？縱使懂得事故人情，但對方不懂，就會怨天尤人，所以必須懂天理，所謂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」。例如今人興盛當小偷，我們餓死也不當小偷，學聖人還當小偷嗎？若學小偷，就不必讀書。若學佛、學聖人便須跟著佛、聖人走。

論語二十篇，為什麼首章先說上學？因為人「生而知之」者為聖人，我們都有隔陰之迷，糊塗，所以都必須上學。孔子的學問為政治學，其餘農工商法醫等都必须學，放下不學就不會。不僅要會道德仁義的心理學，一般人輕視的理髮、優伶也得學，學理髮三年還不一定能出師，優伶也沒有說在前臺忘唱辭的，都要把唱本唱辭熟記在心。民國以來受教育者打倒孔家店，農工商法醫等沒有被打倒，仍是照老規矩，不這樣學不出來。

首章為孔子說的話，雖章章不同，也有分類，如報紙也有分類分欄。第二章在說完孔子聖人之言後，第二章為什麼不用顏、曾的話，而採有子之言？這個問題古

來就紛紛擾擾。除孔子之言為「子曰」，意思是吾師之外，其餘都不能與師並稱，而要稱他的字，如「顏淵曰」等，淵是顏回的字。這一章說：「有子曰」，有人說，這是有子的弟子記載的，故稱「有子」。再者，有子在時，言說舉動與孔子相似，所以師兄弟尊他如孔子，以他為代表，所以第二段列「有子」的話。但經過幾回之後，大家也不滿意。

吾所採取的注子，都是古人的話，只是引述而已，不敢妄改，這樣不會被挨罵。例如講經用祖師注解，可以不負其責，但是不採取罵人的話。自漢以來，朱子吾也不如，故吾也不敢罵朱子。若曹操等奸人因書上有人罵，你罵曹操那不是你的過失。

這一段句法，自漢就有爭執，我們從多數人的說法。

章首為「其為人也孝弟」，章末為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，為什麼「人」與「仁」不符合？文理似乎不通。若是今人便不管這些，今人連文也不通。今日的風氣，是不懂中國文，只唸英文、日文。從前紅樓夢等書，都看作是閒散的

書，不許看，現今的人卻認為懂紅樓夢才是高手，所謂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矣！」為什麼今天社會上有殺人放火、殺警察、學生打老師、犯上作亂、兄弟小也互打、兄殺妹的事情？吾沒有到臺灣時，不僅不見，也從沒聽聞過，為什麼會如此？因為以前這些書都禁止，凡是壞人心術者都被禁止，不採文學小說。如今竟連寫字由右或由左也議論紛紛，自古以來未之有也。自古以來，地球運轉，以北為上，所以中國文字由右從左念，這種碑帖還在，從來沒有從左向右倒寫的，如英文也不能倒著寫。中國字縱使不認識，也可念半邊，如喝的水，凡是與水有關的字，都有「水」字邊。

講義的「按」，是吾所案，「考據」是略採古人之說。

陳善捫蝨新語、劉氏正義等，皆引據以此處之「仁」當作人，漢唐石經確實是「仁」作「人」，雖然「仁」可以作「人」，但是在這一段不能如此解。

「仁」「人」古字相同，典籍上確實有，但是與此段經文仍難圓融。例如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說同悅，但是「學說」何以不說「學悅」？既然

二字相同，為什麼首句的「人」不作「仁」，或首句做「人」，結語為何以不也作「人」？一段文理而用古今兩字，古書中的例子不多見，所以後人以「仁」作「人」，合乎起承轉合似乎好講。若用「仁」講不下去，就怨古人，斥責有子之言為支離。

漢邢昺疏云，此章言孝弟之行也。學經室集云（學經室為阮芸臺書齋名）：孔子道在孝經，有子此章實通澈本源之論，其列於首篇次章宜也。以本章皆主孝弟。

又孫詒仲曰：仁之發見，其切近而精實者，莫先於孝弟。陳天祥四書辨疑云：孟子言人人親其親、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與此章義同，蓋皆示人以治國、平天下之要端也。

以上二說都主張治國平天下，但是以上二說不僅這四人而已。一種說法舉二人，表示不是偶然而已。

吾採孫、陳的說法，吾於此段經文，惑於群言，數十年不解，近匯所研，妄有所採。然百餘家注解，吾也未能全部會通，吾會集近三十家之說，但今人之說則不

採。以孫陳二氏之說，深得於心，再依各經之文，以經解經，以孔、孟及其弟子所言，以作訓解，略述拙見。

吾主意採孫、陳，講解採聖人之注。

此章似乎是承著「學而」來的，似乎是接孔子「學而」章而來，「學而時習之」，所學的是什麼？古人對「學」字也眾說紛紜，有人說，學，效也，效法什麼？有人說，效人，效六藝，各說不同。吾以為孔子之學有內有外。唐李翱是大家，講內行話，程朱學佛說外行話，大學之道學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是孔學之外，以修身為本。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在內，是孔學之內。明明德有四條，新民有四條，二綱而已，朱子說三綱。大學之道有二綱有八目，止於至善是指內外合一，不論內外都要止於至善。

大學原文只有五證，不是像朱注中說的有八證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，為什麼不以格、致為本？因為內的難講，所以先講外，外好懂。如佛說四諦法，先講果後講因，使人易懂。大學經中，修、齊、治有說，平天下則沒有講，朱

子卻把治國、平天下合為一條。大學經中，內只說誠意、正心二條，首為誠意，無自欺也，其次說正心。為什麼大學經文內的只講二，外的只講三？都有道理。為什麼平天下在大學沒有講？因為平天下無法講，以修、齊、治都在自身的範圍，平天下是外國自然來學的，不能強求，如唐太宗人稱「天可汗」，這是外國西域人的讚譽。格，來了事物事情，大學中也沒有解釋。格物是動了妄念，致知是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物來，一下覺悟了，這無法說。所謂「向上一著，千聖不傳」，只可自己去悟，佛家的三細六粗，三細也難以說明白，所以大學只在誠意上講。朱子在大學中補了二篇，害王陽明格竹子吐了血。

內在要明德，格致誠正；外要新民，修、齊、治平。內為體（本體）而外為用（作用），內外都是仁。仁者的二，如竺的二，二片竹子，厚也。仁，「二人」，生下一個人就有對象，必須待人與待己平等一樣，才是仁。二人須親，這不是愛，親近密切是仁，如「汎愛眾，而親仁」，「愛」與「仁」不同。內體本仁，外用行仁。夫子之學，既然是仁學，所以存心行事無不是仁。一動就是仁，入手處便要學



內，但是人們不懂這內在之學，所以孔子講在「修身」開頭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，總統、老百姓一律平等都必須修身。

**「有子曰：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」**

這一章教人孝弟修身。人就是身，孝弟是修身。今日電視多教人犯上，能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，不好犯上就是齊家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，不好作亂則國治。以上是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。

孔子之學就是要人修、齊、治，若教仁義道德仍舊犯上作亂，何必學？以上為一段。有子的話說完了。這是接前「學而」章而來，學「修、齊、治」。

中庸云：修身以道。如何修身？必須學大道之道。道如何修？中庸「修道以仁」，學仁。如何學仁？學仁以孝弟為根本。到此為止，下一段再釋「仁」。

鮮犯上，家齊也。不好作亂，國治也。大學云：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。

這是說修齊治平之學，都是依仁而興起。

## 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

孔聖人都引古人的話證明，如「詩云」、「於傳有云」等，從沒有說「值得驕傲」，外國只會造原子彈，中國講天地人，天有好生之德，學生命之學。今日風氣已經壞的太過了，中國是有道之邦，與外國的「小人喻于利」不同，他們為了經濟而有外交，選舉則是相互競爭，自讚毀他，這是小人走的路，中國主張「君子無所爭」。如此，跟洋人學，怎會有好處？中國自是中國，與洋人不同。

有子也是如此，經文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就是引孔子之言以證明。「君子務本」，本是修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本立而道生，一立住本，道自然就有的。修身則道立，只要修身，道就暗暗立住了。道生，乃大學之道生，修齊治平等皆能辦到。修道以仁，仁者人也，注解誤會說：「仁」作「人」。仁者，人也，乃指仁之全形為「二人」。

自那一個人身上起頭學仁呢？親親為大，先從父母身上行仁，先有父母，然後有兄弟，中國九族服制依此而來。孝弟為仁的基本，打好建屋的基礎，然後再蓋房子。

【一·三】

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（8）

【雪公講義】

季氏第十六，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。今舉四端，以其為言與色，可為取法者，曰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。

子張第十九，子夏曰：君子有三變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曲禮曰：儼若思，安定辭。又曰，禮不妄悅人，不辭費。

（按）此四端皆言色之誠中形外，於人信而不欺，仁者人也，故不害仁，自無

巧言令色之弊，再此章提出鮮仁之人，正與前章崇仁互映，或編者類聚有意。

必須先交待，上次雙十節，本來應該放假，因為有遠地同學來求上課，所以仍然上課，但是也有沒有來的同學，而所說的特別重要，不是三言五句所能說明的。因為自從漢以來注解有很多紛爭，吾也是費了大力氣，參考多種注解，吾據經解釋，並不是吾虛妄說說。宋以後儒者有漢宋之爭，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意思，吾不敢，依經講說而已，所以縱使有研究者來攻擊，吾不接受，與吾無關，他是罵孔子。

今天也有講義，凡吾印的講義，都是前人有爭執。你們來聽，要你們自備論語會箋、正義。因自漢注到清末，開啟漢宋兩派爭端，開始的漢代並無爭端，到南宋用理學講四書，理學由佛學而來，四書中有「攻乎異端」，宋儒解釋端叫端正。異端與端正不同，是邪教，必得罵佛教為異端。清末吾上學時，學佛未深入的人，也自己承認是異端。到明代陸王這一派研究佛學，知道理學由佛學而來，便罵宋儒，到清代罵得更厲害，二百多家打來打去。從自元朝之後，科舉考試用四書，諸說紛

紘，而以朱注為主，所以後學多學朱注。清朝儒者只要是得了功名，就不再聽宋儒的話了，如清朝阮芸臺最反對宋儒，十三經注疏一字不提宋儒，編四庫全書的紀曉嵐也一字不取。民國打倒孔家店，所以不罵朱注了。你們縱使看注也梳不清頭緒。後來學論語者不信孔子，都信注解，與孔子不相干，所以書中講不通處不知多少。後人信的不是孔子，而是信注解，這是走上大歧路。會箋也不是採一家之言，但是偏重宋儒，宋儒罵人，這本書不罵人。另有正義偏重漢儒，一偏漢，一偏宋，都不罵人。雖不罵，也有他們不同之處，可以相互對照，以後就不至於有偏見，能會通了。

還有清末民初程樹德的論語集釋，會通各注而加以注釋，也是反對罵人，是前二部的折衷，大家可以參考。書不可隨意買隨意看，以免看出邪知邪見。吾講時凡是罵人的一律不採取，中國在清末以前連小說也有道，外國是無道之邦，對我們好，因為我們經濟繁榮。今日興選舉，從前早有揖讓之政，而且是選賢與能。

宋朝之後的程朱才大膽敢改經，朱子唸不通，以為大學篇章錯簡，就為它改易

前後經文的次序。現今的十三經原文還依舊本不改。大學、中庸難懂，必得研究佛學方懂，但儒者不能講佛學，否則死後不能入孔廟陪祀。傳入日本的大學篇仍照古本，認為沒有錯誤。程朱等宋儒喜好改經，但是此段仍舊沒有改，雖然沒有改經，但是講解就出了毛病。吾學佛才敢在此講，若近代沒有人提倡打倒孔家店，我也不敢如此說，有人必定會認為吾以佛解儒為異端。

二程子學佛卻謗佛，他說「性中有仁」此言不錯，但是下一句「何嘗有孝弟來」，這句便出毛病。佛法說萬法唯心，為何心性之中沒有孝弟？謝顯道謂：「孝弟非仁」，陸子靜直斥有子之言為支離，王伯安謂：「仁祇求於心，不必求諸父兄事物」等說。理學家不免有門戶紛爭，幾乎不像注經，而似闢經了。

這一章自古以來都不弄明白，吾今天講此經，並非吾勝古人，而是以孔子之言證孔子之言，若錯了可以去找孔子，吾不負責。

人非生而知之，所以必皆須上學，縱使是聖人，如孔子、釋尊下生也都要上學，所以論語首篇注重上學。中國有胎教，出胎就要上學，死而後已。所以論語把

「學而」列為首章，次章才說孝弟，所以一般人就誤以為是講孝弟，他們不知是由學而來。學修、齊、治、平等學問，全在「仁」上，孔子學說注重「仁」，第三、四章仍是「學」與「仁」，這是編書者分類歸納，不是孔子一時說的。

## 「子曰：巧言令色，」

論語簡要詳明，所以必須領會，領略其中的意思。這一章何必要有講義？因為前一章說「仁」，這說「鮮仁」，仁德成分少。這句很難講，吾看了多年的注解還不明白。「巧言」，說話巧妙，很會說。「令色」，臉色很善變，很令人愛見。「鮮矣仁」這種人仁德少。

論語書中教人有禮貌，這是巧言令色嗎？這是心理學，誠於中則形於外，中庸「肫肫其仁」，論語中五十餘人問仁，有人問孔子那位弟子為仁，孔子都不承認，後學妄加注解，你是仁人了嗎？「肫肫」心誠到極篤純，一絲假也沒有，沒一點假，心誠就是信，八地以上的境界，「誠者天之道也」，天是真誠，我們學誠叫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，學誠至七、八分，算是好人，肫肫是形容誠到極處了。非

仁，做惡到極處也是肫肫，肫肫是形容詞，仁者是人與人加厚。

據一般注解巧言令色，那好人見人和藹、謙和，也是巧言令色嗎？吾能領略，但說不出來，言語道斷。吾在各注中舉出數條，能依著實行，巧言令色也不要緊。

君子有九思，一言一動先思慮，研究。今舉四端，因著他為言與色，可為取法者。曰：「色思溫」，臉的顏色要溫和，溫，臉不冷酷，「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」，今日提倡禮貌運動，教人學笑，這笑為真為假？強笑是諂笑，諂者見人巴結人，對有錢有地位者諂媚，教人笑是教人巧言令色。從前晚輩見長者沒有笑的，要有「肅靜」的肅字。「貌思恭」，恭須學禮，恭而無禮則勞。這是臉上的顏色。「言思忠」，忠，心置於正中，正直無私，說實話就是忠。「事思敬」，辦出來，不論大小事，都不許草率，要辦的徹底，如上課必須按時上正課，沒有搖鈴上課就不是敬，做事不苟且，草率就不是敬，絲毫不苟且便是敬。「子夏曰，君子有三變」，「望之儼然」，很莊重。「即之也溫」，一見面，莊重變為溫和。「聽其言也厲」，聽他說話，所說的話都公正規矩；邀他上風化區等，不僅不隨順去反而



勸人不去。

「曲禮曰：毋不敬」先在心裡起恭敬。「儼若思」如何莊重法？像是在心裡想東西時，聚精會神。「安定辭」，安，不亂；定，穩當，非禮毋言。佛經中善巧方便是巧言嗎？「禮不妄悅人」妄悅人是有所為（若有人想尋死，說善巧的話來寬慰人可以），你們必須慎思，學佛主張「聞思修」也重視「思」，到無分別智成就了才不用思。

做到以上四條，就是不巧言令色。

## 「鮮矣仁。」

「鮮矣仁」，仁少並不是絕無仁德。曹操、秦檜也有點仁，曹操的朋友蔡邕死於獄中，女兒蔡文姬被嫁到國，曹操感念老友，把他的女兒贖回來。北國有一次要屠殺，秦檜也加以阻止。佛家說「眾生皆有佛性」，孟子說「性善」，若全無仁，如何可以說得通？所以並非絕無仁。

色、言、貌、事，這四端都是言色的誠中形外，對於人信而不欺。仁者人也，故不害仁，自無巧言令色的弊端。再者，這章提出鮮仁的人，正與前章崇仁互映，或編者類聚，有其用意。

這章書有何用意？聖人說話一體萬用，我們以適合今日能用的說說。大家必須學仁，才能辦事，才懂世故人情，懂天理。首先要求學，在「習」字上。次章凡人都要修齊治平，修道以仁，學仁字。學佛，釋迦譯作「能仁」。第三章，仁重要，嬉皮笑臉者仁的成分少，與他辦事靠不住，不能就信。孔子也要先「聽其言而信其行」，後來「聽其言，觀其行而後信其言」，大小機關必須認識人，「知人善用」，選舉看面子選，就是不忠，害百姓。大家要咬住牙根，不幹壞事。

【一·四】

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

## 乎？傳不習乎？（10）

### 「曾子曰：」

孔廟陪祀為顏子、曾子、子思子、孟子，可見曾子的重要性。這一章講法亦也很多，先講「忠信」，這是此章的要點。「傳不習乎」也是由學而來。忠信有什麼要緊？五倫十義都提忠信，這一章書主要點為忠信。

「考證」，禮記大學篇，大學與「傳不習乎」有關係，所謂：「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」，想求道，求學，忠信為增上緣。中庸說：「天下有九經，行之者一也」，誠字推動如車輪，有機器零件，但是要行走時，汽油最重要，忠信便是推動者。本篇後面有說：「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述而篇也說：「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」，另外單說忠、信的也有許多處。

### 「吾日三省吾身，」

曾子說，他自己這一天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每天，「三省吾身」。省，反省，

察察本身，對下面三條辦到了嗎？不辦不行。

## 「為人謀而不忠乎？」

「為人謀而不忠乎」，人家所託的事，或自己的事，辦時有苟且嗎？盡到自己的本分嗎？忠是不偏不倚。你們必須學，如吃飯也須忠，不可過與不及，讀書對得起父母嗎？范文正公到了夜間，便思考所做對得起所得的俸祿嗎？曾國藩作大官，省察自己為國家幹了多少事，多受辛苦就很高興。上對於國家，下對於鄰里鄉黨父母兄生子女，都應忠。其他人壞，你不必跟他學，只要省察自己忠了嗎？人委託你事情，接受了就必須辦。有忠必有信，與人辦事，應辦就必須辦。你們視「忠」不值一文，吾以為比天還大，關老爺是「忠臣」。事不論大小都要忠，但是忠必須有「義」為基礎，以「禮義」秤一秤，否則都會出毛病。

## 「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」

人有交際，就有朋友，但是在五倫之中，可有可無。父子、兄弟、夫婦是天

倫，保住家庭的是國家，主其事的是領袖、君臣。朋友可有可無，有朋友能辦大事，朋是志同道合。台中佛教蓮社所辦的事比較多，禁止開佛店，而是志同道合多數人所辦，有人以為這是吾的功勞，吾不承認，朋友辦就等於你辦，是大家共同的力量。若吾因著這個而取博士，那等於是戴上「薄屎」。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」，玩假的不行，朋友有難，必須幫助他，有無相通，為朋友而死那是應該的，禮記說：「親在不為友死」（父母存不許友以死），反過來說，「父母不在，即可為朋友死」，趙氏的搜孤救孤八義圖，就是忠義。

## 「傳不習乎？」

「傳不習乎」，老師必須「時習之」，再教人時必須先預習，縱使講過了也必須再預備，因為一句書是圓的，有多方面的意思，你圓解了嗎？吾講經、講書都要先預備，你們要溫習再教，也能出新意，對自己有好處。

道德仁義禮樂，以及修齊治平諸端，都必須以忠信為主來施行，否則都是假的，具此篤純，始得其成。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得用忠信省察，自己忠信

嗎？學習也是如此，與「崇仁、求學」相互照映。至於「日」字、「三」字，各注紛然，要緊在省身，其餘不拘泥以求異。

「日」，吾採「每天」，省察一次，三、五次也行。

「三」音，也念「撒」，多次的意思。吾以下三條省察自己，大家注重在省察自身，三條是否辦到了。

【一·五】

子曰：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  
(11)

凡吾有印講義的經文，都是前人有許多爭執，若無爭執，則吾不多事。吾注重在大家的行為，但是經文的文理也略加解釋，因吾不是講國文，注重行為，故不太

注重文。吾此次講法與平素不同，這都是中國的文言，吾依古注而說，但在「按」語略加介紹，也是文言，是淺文言，因古注都是文言，故吾不能用白話。中國文與外國文絕不一樣，中國不論那一種書，連小說戲曲在內，都含有「道」，所謂「文以載道」，文如車，其中所載的為道，所以文就有道。縱使最下講賊的小說，與西洋不同，男盜女娼是最壞，下賊之極，小說書裡也有寫此，但也含道。莊子說：「盜亦有道」，當盜尚且須有道，出去搶東西，首領在前，有危險，首領先承當，回來大家公平分，剩下的才是首領所有。娼妓也有道，若從良後，丈夫為一品、二品官，她也是一品夫人、二品夫人。男盜女娼還有道，今人說的純文學無道，他若是無意的，那是圖利，若是有意的無道，則是來破壞中華民族的文化，自壞民族。

吾講書護著民族，使代代延續下去，中國數次亡國，但是沒有亡了民族。孔子開始學堯舜，再學周公，孔子上學「見堯於羹」，可見心中時刻有堯，「見舜於牆」，在屋內見舜於牆，數次夢周公，與周公談話，所談為何，何必說？所以孔子後來歎說：「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矣」，周公思念禹湯文王三王，心時刻在三

王。

你們想想，他們上學就是如此，你們自問學佛如何？學習須舉一反三，你若開發悟性，則儒、佛，世間一切就都懂了。你們不可學注書者的罵人，他們都不證道，從來沒有罵人之道，注書者還有罵孔子弟子的，你看注解，吾有點擔心懼怕，恐怕壞了你的知見。古注有流弊，注中罵孔子弟子甚至罵周公，幾乎是把孔子的學說視為邪說了。你們多讀書，略有道氣，便知他們的荒唐。文以載道，離文道無以顯，有學問的人才能在無字句處讀書，但這是爐火純青的境界，不是初學所能辦到的。注解論語者為什麼罵人？因他未看清楚其他人的注解，也看不清楚孔子弟子言下之意的緣故。

## 「子曰：道千乘之國，」

「道千乘之國」，這章也有很多爭執，我們略去。

道，治理也。自己領導先做，再去治理國家。「千乘之國」，乘，兵車，從前



是車戰，出千輛車是大國。「千乘之國」，這爭執很多，故吾不說，只用個比喻，如臺灣的台中、台南、台北都不一樣，台中的南區、北區也不一樣，國家土地也是如此，也會變動。諸侯千輛，大夫百輛。千乘之國指最大的諸侯國，比起小國難治。臺灣不如大陸的一省，但是治臺灣易，治大陸難。你們看歷史，中國統一的時候有多久，如三國合起來還不到九十年，還不如吾的年紀，吾不是在看電影嗎！今日大陸為何能撐三十餘年不變化？因為他們有原子彈，百姓沒有，但是人心不服時，就出變化，不可當書呆子。治大國必須臨深履薄，否則就出亂子。

## 「敬事而信，」

所以首先必須恭敬，「敬事」，必須真心，若虛情假意，只可欺一次，百姓就心生懷疑，欺他三次便不上當。若真心辦事，縱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人也能原諒，因為人心都是雪亮的。大陸自吾見到今日已經更換七代了。「敬」的說法很多，心有敬不欺，不苟且了事，拿出真心來辦就是敬了。「信」，國家是百姓的集合，對百姓必須有信，不可表面說得好聽，暗地欺百姓。

## 「節用而愛人，」

「節用」，國家花的多則百姓的錢就少，節用不是吝嗇，而是不必辦的可不辦。吾舉例，只可說古不說今，書經中說，男女、飲酒、蓋宮殿、田獵，只要有一條，沒有不亡國的，如此虛妄浪費，加重百姓的賦稅，若不亡國，實在無天理。看歷史便知。今日國家辦觀光事業種種的作法，如東施效顰，錢是百姓所有，花費便減少百姓的力量。

「愛人」的愛，你會嗎？一見面就假笑、假握手、擁抱、接吻，一片虛偽，這是愛人嗎？愛人如養花，少水加水，多水不加，使它能開花結果。愛從心，不是裝出來，一切愛惜百姓，百姓眼睛是雪亮，人心有感情，緊急時，他就來幫助（舉楚莊王宴會人失纓的故事）。

## 「使民以時。」

「時」，舊曆的九月，農田告一段落，種植物有一定節氣，十月還工作，到了

十一月冬至時就不幹，幹國家的工作。如築城，上等豐年只用三日，便換班，為了愛人民。中等豐年或用二日，年收成不好只用一日，不能耽誤人民的事。

治國如此，開商店對待職員同一道理。心存敬、信、節省、待人如己，愛惜大家，不要違背他工作的時間便可以了。

## 【一·六】

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（12）

### 【雪公講義】

#### 「考證」

程子曰：弟子之職，力有餘則學文，不修其職而先文，非為己之學也。

張南軒曰：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；言當以是數者為本，以其餘力學

文也。

（按）張語較程語義達，可遵也。陸隴其松陽講義，載於「論語集釋」，可參改之，則知今之教育與今之學風矣。

（陸隴其松陽講義：大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，然亦差不多，只是從小便習壞了。氣稟不好的，固愈習愈壞，即氣稟好的，亦同歸於壞。童蒙之時，根腳既不曾正得，到得長大時，便如性成一般，即能回頭改悔，發憤自新，也費盡氣力，況改悔發憤者甚少，此人才所以日衰，皆由蒙養之道失也，後世為父兄者，有弟子而不教，固無論矣，即有能教者，又都從利祿起見，束髮受書，即便以利祿誘之，不期其為大聖大賢，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，這個念頭橫於胸中，念頭既差，工夫必不能精實，只求掩飾於外，可悅人而已。教學如此，人才安得而不壞哉！為人父兄者，胡不一思，而甘使子弟為俗人也。）

「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」

弟子，晚輩都可以稱弟子。入是在家，家中父母最高，孝字最重要。孝的道理

不是一兩句言語可以說盡。總之，父母的事，要勞力去做；生活的事，要供養。外在如此，內在對父母孝順，必須有敬。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為大，孝敬父母為仁的第一步，所以說：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。進入家裡必須孝。「出則弟」，禮記：年長以倍則父事之，年長十歲則兄事之，對兄弟必須弟。弟是友愛，當成自己的手足，待自己手足如何，對兄弟也要如此，所謂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」對人也必須如此，孝弟要緊，孝就包括弟。

## 「謹而信，」

「謹而信」，一切事必須謹慎，都必須信。推動仁德，修齊治平的事業，為忠信，如車能行，有汽油才能推動。

## 「汎愛眾，而親仁，」

「汎愛眾」，汎，寬也。眾，眾人。愛眾如愛花，乾了要加水，太溼則少加水，有蟲去蟲，保護它，廣泛重視一切。

這與墨子的「兼愛」與「博愛」，三者是一樣還是不一樣？

「汎愛眾，而親人」，有親有疏，壞人也不損害，愛惜他，但是要親近善知識。「汎愛眾」就是佛家的怨親平等。「親仁」，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，「親君子遠小人」。

這是不論任何人都必須站住這五條，基督教罵我們，佛教也自相攻擊，吾不罵，平等恭敬，但是吾不信他們的教，你們信佛，不可罵其他宗教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若罵人，沒有恕道。學論語不可到處罵人，就儒家而言，罵人無道德，就佛法而言，造口業。

這五條為做人要緊的條件，不做就不是人。做這五條之外還有餘時，如遇父母有事，當子女的要先幫父母辦完，再做自己的事。

## 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「行有餘力」並不是閒著才幹，而是前五條為基本條件，非幹不可，幹了有餘

時才必須學文。

「文」，有人說是六藝，漢代只有禮樂，今日都沒有了，所以不可呆板。凡是國家所須要的學問都必須學，如造原子彈也是文，但今人會原子彈卻沒有孝弟等基本條件。

並非孝弟等幹完了才學藝術，而是以這五條為根本，其餘一切學問都必須幹。如果入孝出弟都會了，會做做菜嗎？若父母要吃，怎麼辦？

若不學這五條，學問長，人格反而墮落，得博士、碩士卻犯上作亂。

## 【一·七】

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（16）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考證」

集解：孔曰，易色，言以好色之心好賢，則善也。皇疏：凡人之情，莫不好色，而不好賢；今若有人，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，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。

陽湖劉申受言：是關雎之義也，此賢賢易色，指夫婦之切證。

論語述何曰：（節）六經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，故首舉之。

吳氏曰：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，然辭氣之間，抑揚太過，其流之弊，或將至於廢學。

（附）翁方綱論語附記，亦載吳氏此條，疑係陸隴其門人吳元音者，曾協編四書大全，或以為同時之人，姑隱其名。

劉正叟曰：其人既能此等之事，而自言未學，吾必謂之已學，蓋此等非學不能也。

「按」此章之旨，愚采陽湖劉氏及論語述何等說，蓋於首次等章，皆一脈絡，



而於有子一章，尤足證其義旨。雖曰未學二句，只采劉正叟氏之說，不致後學謗經。

「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」

這一段與前幾章差不多，孔子教人由「時習」來，由做人來。

「賢賢易色」，上一賢字，作動詞，尊敬也。下一個賢字，當賢人。易色，改了愛色的心去愛賢人，這樣的注解與下文不連貫（集解、皇疏作此主張）

陽湖劉申受言：「是關雎之義也」，文王結婚時，思想后妃，關雎比喻淑女好逑。六經以詩經為首，五倫以夫婦為始，有夫婦然後有兒女，有父子、兄弟，夫婦倫定了才有家，家定了才有國。如今有人主張一杯水主義，這家如何齊、國如何能不亂？易經開首也主張夫婦，所謂「乾坤定一」，八卦就是八口之家。

論語述何曰：六經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

臣，故首舉之。

「賢賢易色」，易不當「改換」的意思，因為當「改換」講不通。食色，性也，人人不好色辦不到，講不通。子夏文學第一，能這樣講嗎？這裡應當「輕」解釋，「賢賢」一般人很輕，好色很重，這是要使人賢賢加重，好色減輕一點。家中娶女子，先要調查她的品性，萬不可只看面貌，家有美妻則倒楣，國有美人必亡國，要「愛其德，非好其色」。周的天下得后妃協助，胎教就是從周朝開始，周家有八百年，因為合乎天道。「宜其家人」，然後才能教國人、平天下。講信修睦，修齊治平到此都能做到。

中國文學，你們不知其妙，詩為文學的始祖，子夏會詩，子貢、子游比較起來略遜一些。自古以來讀書人都會詩，不論懂不懂，到時便開智慧。

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

「雖曰未學」，能賢賢易色等的人，自己說沒有學問，這是自謙的言辭。「吾

必謂之學矣」，子夏說他一定是有學的人。

另外有人說，這是第三者說，這人雖能辦這些，但沒讀書。子夏云，不可如此說，不學如何能辦到這些事？

第三說，是子夏自己說，從前諸侯封建世襲，世襲子弟大少爺，雖然已經沒有學習的心，沒有正式學過書，仍使他世襲官位，但是耳目薰染，於無字句處學，偶然也能辦出賢賢等事。這也講得下去。

三百篇關雎開頭第一章是鳥，其次一章荇菜是草，允許草木鳥獸為三百篇之言，不許翠竹黃花為般若嗎？

## 【一·八】

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

## 過則勿憚改。(19)

講前必先談話，因為一次講不完，問題很多，每次說若干事。注解的問題很多，我們學論語志在有所得，每逢講德育的書，例如從前講禮記，吾都聲明，不重視講文字，大家學會爾雅、說文也沒有用，吾注重你們的依教奉行。今講論語有二義：

(一) 者學後必須實行，人人都必須如此，這是做人的道理，學「人情事故」。不懂事故人情，事情辦不成功。事故人情不懂，便不合天理。中國學問主張天地人三才，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之言，都是聖賢之言，依著實行就懂事故人情。再進而言之，不懂人情事故，學佛也不成功，例如學佛依通途必須先修世間禪，再修出世間禪。儒家的誠意，問自己，不必自欺，自問一天所做夠人格了嗎？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天天以三事省察自己，對了就安隱，不對眼下也不安。大家希聖希賢就可以了。

(二)者對象，參加論語班正式的同學必須學文學。文以載道，聖賢之學都在文理，你們若不會經書的文字，只是在學注解，那要以什麼為憑據？孔子的意思，他們注解的人知道嗎？有親炙嗎？連孔門弟子也不明白孔子的境界，千餘年後的注解者如何知道呢？二百多家注解互相爭論，況且你若只看朱注，那是學朱子，不是學孔聖人。朱子並非不好，他所說的我們也辦不到，但是今日經書有脫節，大學裡頭教論語的教授若能研究劉寶楠正義、朱注及阮元十三經注疏就不錯了。

吾愈教愈發愁，因為學習首先要教人求學，再者孔子之學為仁，必須修、齊、治、平，要以忠信推動。到了今日，論語還是沒說完，經文簡要，除漢儒注解外，宋儒已極嚙嚙，聽不出頭緒，難處是在所引都有根據，可惜重心點找不出來。從前人讀書為功名，你們必須學文字，雖然困難但必須學。正義、會箋、集釋都必須看，集釋自漢代到清朝廣泛採取，吾希望你們結業後盡義務講講，使今人與孔子之學不脫節，或許後來有發心而想學習者。但是若不實行，只學文理，有學問則便看不起人，反而害己害人。學論語有本有末，不可不知。

吾講經講書，志在教對方得利益，書中不合現代實用的名物、訓詁，吾不多說，為了能利益你們。今日發生的事也不免說說，但是今日的時代應「危行言孫」，這是吾多事，現在講便要現在了結，不可錄音。

### 「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，」

「君子不重」，重，莊重。君子，凡求學者都稱君子，如凡上學都稱上學。君子求學要求到道者，首先條件必須莊重，穩重，吾就受過這種教育。外表、心理不莊重，辦事就浮躁，必須穩重。今人教人要笑，一點也不穩重，巧言令色，託他事情，他一定不會真心替你辦，心中忘了。

君子自己不莊重，「則不威」，威，外表威儀。「肅立」，肅，恭敬到極處，不重便沒有一點威儀。你們慢慢學，凡事人家看不起你都是你自找，不是別人看不起你。從前武人稱老粗，今日的文人卻不如武人。

### 「學則不固。」

「學則不固」，固，漢儒鄭注「蔽也」，皇疏「堅固」。都有道理，也有根據，後人罵他講不通。皇疏的堅固，朱注主張這個，並不是朱子自己講的，這個說法較容易。看他「不莊重無威儀」，他的學問必不堅固。

鄭注「學問即不遮蔽住」，固當「蔽也」，這說法不錯。不重、不威則蔽塞而不能入，一求學就不會蔽塞而能入了。

這二種說法不同，但意思相同，取容易懂的，可採皇疏。所學都不堅固。

至此為一段。又有人說，連下面的經文是同一回事。吾採古人的注解，但安排法不同。以上都是毛病。下一段是藥，聖人病藥並舉，吃藥就是治病。

## 「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」

「主忠信」依皇疏，以此為主宰，朱注也主張「主宰」。鄭注「親」，親近忠信者，以他為友；不親近忠信者，不跟他為友。吾的說法也與他們不同，吾交朋友，孔子的學問以忠信為主，求學不論修齊治平，以忠信推動，吾主張忠信，一切

人都不整齊，只要有忠信，忠心不邪不偏，便可與他為友。鄭注，親近有忠信者。如，指你本人，你主忠信，他也主忠信，與你一樣，就可以與他為友。有師有友，如此學問堅固，自然有威儀。

求學必要有老師，無師之徒不成功，還必須有友。友與朋有何差異？為何不說「無朋不如己者」？說文，友字，兩隻手，如左右手，互相幫助，所以稱兄弟為手足，只要念中國書，良心自然發現。朋友如兄弟，社會上的人為了交際，君子要汎愛眾，對眾人都必須愛護，因為「仁」的緣故。仁者，二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但是泛愛的大眾不是朋友。「同門曰朋，同志曰友」，同志者所學都相同，「志不同不相為謀」，信仰的宗教不同，便是志不同，不相為謀，但須一視同仁，所以吾不謗其他宗教。學自己信的宗教，恭敬他人。禮記說，凡人都必須平等恭敬，孔子卻說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宋儒也反對，宋儒說要親近有德，不與無德的人來往，如此說那道德學問每個人都不一樣，都無友了嗎？彼此互相擋住，不以為友，甚至講學也不願有朋來了。如此說講不通。



## 「過則勿憚改。」

「過則勿憚改」，師友都好，自己有過錯，怕人知道。凡是怕人知者，都不是好事，事無不可對人言，怕人知道，就怕改。知道有過錯不要怕改，過是私慾，人有私慾，學問如何能好？求學在去除私慾，做功德。佛家的懺悔，要發露懺悔，知羞恥，下次就不能再幹了。

今日的監獄與以前不同，從前主張懲罰，今日是「自由刑」，就是剝奪他的自由，連報紙也不許看，為什麼？因為報紙所登載的多是殺盜淫妄的事情，犯者在獄中已深入研究為惡的方法，再看報紙反而增加他為惡的資訊，將來出去更造大惡業。若重犯三次，非死刑必是無期徒刑，今日還可以重犯七、八次者。所以佛家的出家戒不讓白衣居士看，一則恐怕白衣居士不知戒而輕視出家人，再者戒中有許多事我們不知，看了反而增知惡事。一切事佛都知道，一事不知，便是塵沙惑啊！

學「主忠信」

(一) 不重(四重)言、行、貌、好。

(二) 固 鄭注(蔽)

皇注(堅固)

學 求 兩方

所

(三) 主 鄭(親)

皇(主宰) 朱注

勿「友」，說文同志。

不「如」己，如，同也。指忠信。

「孔」蔽也

蔽  
「鄭」（蔽塞）

固  
「皇」（包括）（當）

堅  
「皇」專采。皇侃疏原主二說，然專採取「堅」義以釋文。

吾的解釋法，至今為止，因吾所採取的兩種解釋，罵人的少，吾若是每次都釋疑，那全部論語講完了都要這樣。再者集釋所採取的內容比較廣，可以參考，集釋比較折衷，不偏漢，也不偏宋，你們對於二百餘注看不了，縱使看了也會採取。宋儒開啟罵人的風氣，但宋儒注的比較容易懂，又能得功名，所以明清人士多看宋代注解。你們學論語，注重學行為，只要能言行一致就好，進一步可以在日後弘揚，多少讓人懂聖人的意思。其實吾不懂聖人的境界，只是求千分之一，求不走錯路而已。不是聖人說錯了，而是注解注錯了，可是大家尊注不尊經。你們不可狂妄，不可以為已經會

論語了。

集釋，列在前面的為考據，多半為漢學。漢宋的優劣，吾不知，但是漢學有師承，所以毛病少。宋儒多半無師承，自己的新發明，並非不好，只是隔了孔子千餘年，未曾親炙，能都不錯嗎？

論語是聖人與弟子的問答，比較純粹的聖言量，能懂一句，就受用不盡。

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段，有很多字有爭執，而且句讀也有爭論。

固，有二義，一者蔽也，孔安國、鄭康成、皇侃都主張這說法。但是說「蔽」，不可挾帶其他字，因一字有多意，孔安國只注蔽。鄭康成當「蔽塞」，阻礙住了。禮記云，蔽塞而不知禮，一竅不通，不夠通達，所以不懂禮。

皇侃的主張有兩個意義，蔽也，堅也。因為作「堅」解釋，比較好講，所以他後來主張這個。他又主張「蔽」之意為「當」，如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」，蔽，全當也。其他注子作「包括」，一切都包括起來，三百篇一句話都包括

起來。但解釋這章全文就難講，所以專採取「堅」的說法。

宋代朱子采皇侃說，當「堅固」說，後人議論皇侃不該去「蔽」而取「堅」。

主忠信，漢學「主，親也」，宋學「主宰也」。漢人講解分成三段，宋人分為二段。先說漢代人的注解。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為一段，一不莊重，就無威儀，沒有威儀由不莊重而來，這是一事不是二事。必須給與治病，「學則不固」這句是一段，後三句為一段。有注子云「學固即擋不住」，這種講法難懂。鄭注的意思，君子不重即無威儀，為什麼呢？禮記云：「蔽塞不能達禮」，蔽塞因為不通達，「學，則不固」，蔽塞是因為未學的原故，一求學蔽塞就打通，不蔽塞了。

學什麼？「主忠信」等三句。忠信是推動修齊治平的動力，不學這個，學任何東西都不成功。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，學習先要親近老師，曾子三省，就是忠信，先求師，有師必有友。說文解釋，志同道合為友，社會應酬的人不是朋友，只是交際禮貌而已。同門曰朋，朋友在五倫，不能天下人都在五倫之中，所以要泛愛眾，眾人要普遍愛護。「而親仁」，仁是朋友，交友必須志同道合，想學那一種事必得

立志，結交與你同志的友才能成功。若志不同，縱使他所辦的事好，也不成功。例如現今國家承認的宗教，儒、釋、道、耶、回，但是你學佛，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學佛者，那就不是朋友。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，可以離開他，近朱則赤，近墨者則墨，與他常來往，必得學壞。其他教宗縱使好，道不同不相為謀，如道教也好，不問來源如何，但是他也崇奉老莊，道藏中有的四庫全書都有，大宗旨是清淨無為，因犧牲性少，一般人評論他近於楊朱。佛家近於墨子，佛家犧牲自己，為別人，若清淨無為，則不慈悲，有失佛家的宗旨，因佛家慈悲為懷，方便為門的原故。他若學慈悲，也失道教清淨無為的宗旨。或許都是佛教，因修法不當，也不會成功。（舉白骨觀，數息觀故事為例）

交朋友要交與你同道的，一樣的道才好，志向不一樣不與他為友，但可以與他交際。

「過則勿憚改」，有人說，過是交錯友，不能作這種解釋。因為雖有師友，人非聖人，孰能無過。師友說你的過錯，你能改過嗎？怕人知道，便不能改，有過則

痛快改便成乾淨人。不重則不威，學問則不堅固，如何辦？以忠信為主，找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過則勿憚改。

研究這一章經文要學什麼事？

(一) 須學重。重有二層，其實有四重，言、行、貌、好（個人嗜好）。言守信，貌思恭，行必須有忠信。人都有嗜好，必須改，嗜好有壞、有不好不壞、有風雅的嗜好，如嫖賭為下賤的嗜好，如琴棋詩畫是風雅的嗜好，如吸菸是不好不壞嗜好。若說到莊重，憲兵、警察，開會主席若吸菸便不莊重。聖人莊重，不愧衮影，要慎獨，日久天長練習，自然莊重了。能夠如此，做了外在的壞事就難過，但千萬別試。

(二) 者主忠信，是聖人所主張，必須學必須行。

(三) 者有過速改，有過則三業不清淨，不能生淨土，但是必須自己改，因為別人不好意思說。

【一·九】

曾子曰：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（21）

這一章簡單，但是能作到，就是善了。

這一章是對在上位、國家領袖說。上學，是自天子以至庶人都必須如此，領導人自己必須做個樣子，才能領導人。在上者領導時，不可敷衍了事，受領導的人才願意領受。領導者做錯了，受領者可以敷衍，不使他失面子。如中國節日端午等節日及現今的雙十節可以隨順，若爸爸節等開會，可以去敷衍，至於情人節、愚人節不合國情，中國主張民無信不立，怎可愚人欺人，這個節日可以不用。

孝道為首，當領袖要百姓好，上一章說的「重、威」都是厚。外在威儀穩重，內在也能厚重。一切莊重威儀，自己都是厚，學問、道德、待人都必須厚，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。每逢紅白事，「先來薄，後去重」，雖不是加倍還禮，也必須



較原來多。婚禮喪禮都有禮簿，也有簽名簿，簽名簿有什麼用？因為有人「禮到人不到」，若人家曾來參加或送禮，他有事時再忙也必須去，但九十歲的人例外。

## 「曾子曰：慎終追遠，」

孝道十分要緊，孟子所謂的大事，就是父母之喪。若一不小心，後悔晚了，縱使後來知道了也無法挽救，所以必得「慎」之，這是大事。從前的巡撫出訪，平時走大路中間，人們都必須「肅靜」、「迴避」，若遇到有出殯，巡撫也要迴避，因為他是為人父母之喪的原故，如此可以收到上行下效。子路早年窮困，後來作官，見鼎則哭，因為再也不能讓父母吃了。

「終」是指父母死後殮殯時，慎終並不是裝上珠寶玉器，怕「慢藏誨盜」，這是害父母；自古以來皇帝的陵墓，沒有不被掘墳。喪禮都做到了，便不須要太多的珠寶玉器等物品，這叫做慎終。慎終之後不是就算了，還要「追遠」，有子孫永遠必須上墳，這是厚道的表現。事死如事生，今人「弔者大悅，孝子亦然」，由此可

知這個人家的未來了，後代必不能久享。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，讀書多了自然可以先知，並不是神通。

## 「民德歸厚矣。」

領袖如此慎終追遠，上行下效，百姓便漸漸學慎終追遠。從前的法律也分民法、刑法，人事、財產都屬於民法，都是依聖人的規矩而定。如殺人，在街上殺，誤傷可不判死罪，但是對父母沒有「誤傷」二字，就算誤傷，也必須死罪，因為父母教養他，還殺父母，這是無人性的人，處以凌遲之罪，後來改為大削八塊。縣官必須撤職，因為他為民之父母，如何教的？今則殺父母如宰牛。民情對家庭澆薄，如何能愛國？自古求忠臣，必於孝子之門，中國能存在五千多年，不是有錢、或武力，而是文化的心理作用。你們必須往「厚」處學，外國人對我們有恩，我們也可以厚待他，若對我們不好，我們只要報之以直。

你們必得學「厚」，學「主忠信」。美國高華德議員來臺灣，吾預備送他幾件

中國古董，並不是巴結他，而是他彼對中國好，吾是為國。

【一·十】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；求之與，抑與之與。子貢曰：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以得之；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（23）

「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」

子禽，有注解說是子貢的學生，有說是子貢的同學，也是孔子的學生。從前男子二十歲，師長或朋友會給他冠字，師長應叫他的名，朋友都稱他的字號。今人稱「你我」，如路人一般。若這裡是師生並列，子禽是子貢的學生，就必須寫陳亢的名。由此可知二位都是孔子的學生。這無關學問的宏旨，但是要學稱呼人的禮貌。

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」

夫子，稱孔子。老師一到那個邦家，那國的政治風俗都知道。孔子周遊列國，為救世救民的好心，那時的人只求功名利祿，對於這個話聽不進去，這必須有毅力，因為事情不是一辦就成。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，但是中國文化二千餘年，是孔子的功勞。人們的稱譽，我們當不起；人來毀謗，有則改之，若沒有那就不是毀謗我，可以不管。

「求之與，抑與之與。」

孔夫子到那一邦國，必須契機，必須知道該國的風俗，所謂「入國問俗」，所以要「必聞其政」。子禽奇怪而問，是夫子到處採訪求人告訴他，或者是本地人或者國君，見孔子來而自動說給孔夫子聽的？

「子貢曰：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以得之，」

子貢答覆他，夫子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以得之」，子貢不答是求來的，也不答是人來告訴他的，孔夫子因為有這五條，到那個地方，該國的政治風俗就都得到了。這句像是詩，意在言外。

漢注，或以爾雅、說文，有師承，宋注則多新發明。有可從有不可從。

溫，溫和。見面不嚴厲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這不是裝的，而是久修涵養誠於中而形於外的。溫帶點厚，刻薄人是一團狡猾的氣息，無溫厚的氣氛。

良，善良。儒家以善為第一好字，如武樂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」的善，如佛家的「妙」字，善是對一切動物都不妨礙，善是靜態消極，仁是動態積極。

恭，恭敬。外敬內恭。

儉，儉約，不奢侈。所做一切，到相當度數就止住了，如學校搖鈴上下班，搖鈴就須上班，沒有搖鈴就下班不行，過度為奢，不及為吝。

讓，謙恭。一切尊重他人。

現今的人反對這五個字，辦事自以為值得驕傲，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也不行，同學可學這五字。聖人是吾師，我們學他，孔子以此五字得聞一國的政治風俗。

宋儒把良解釋「易直」，與善不同，比較難講。

### 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」

子貢恐怕子禽不悟，下面再說，仍是用幽默的語氣，如此才有趣味。夫子的求，是以這五字求，夫子的求，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」。諸，之於也，在的意思。如「在明明德」，重要是「在」某某之上。夫子能得到政情，在於這五個字之上。與，同與，活口氣的問題。

真正中國文化，在十三經，大文章皆自六經來，左（傳）、國（語）、班（固）、（司）馬（遷）都不如。

研究這一章，你們可以學夫子這五字。

【一·十一】

子曰：父在觀其志，父沒觀其行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（24）

有注解說，「其父在，觀其父之志，父歿，觀其父之行。」

有說，「父在，觀其子之志，父歿，觀其子之行。」

以下二句，有注解說，父親好固然可以三年不改，父親所行若不好，比如其父為賊，能夠三年也做賊而不改嗎？又有人說，上二句為古時成語，下二句為孔子語。說法不一。又有人說是指國君，其父死，依例三年不問國政，國政暫時交給宰相。殷高宗居喪就是如此，宰相很好，就可以；若宰相如王莽之流，如何可以？我

們觀書可同也不可同，無可無不可，唯義是從。

**「子曰：父在觀其志，父歿觀其行；」**

吾幼年時是大家庭，年年死人，所以喪事吾知，八九歲吾就會念經，家中老規矩，喪服未滿，不許改老規矩，行之自然。

父在觀其子之志與父同否，真孝順要繼承老人的志向，如禹王，他父親治水，結果很糟，禹出來治水，立刻改變父親的方法，但是仍然是治水，結果成功了，這就是繼父之志。

父歿觀其行為，不好的行為可以改，好行為而且不妨礙人，雖對家庭不便，也可以不改。

**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**

三年無改者是「父之道」，並非不改其惡。若父作的業為惡可以改，善業可以



改得更善，所謂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，何必改作」，能改父的惡過，增加父的善行都可改，不違背父母的善道，就是孝。今日主張家庭革命，革命是要順天應人，弔民伐罪，今犯上作亂，如何可說是革命？如此說來，那父母成了桀紂嗎？

## 【一·十二】

有子曰：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（25）

禮是定住規矩，在家庭、兒童、胎教時期都有規矩，日久天長如此。吾十歲前後，鄉間人雖沒有多少讀書，卻都有禮貌。如：外客到莊上，懂得下車的，則人人恭敬他，問他：客人要上何處？到家喝水吧！若不肯下車的，莊上的人會說：今天不知那裡來了失腿跛足的病人路過，不然為什麼不下車？或者有人騎馬，也要下馬，若不下馬，莊上人便說：屋子會震動，受不了。總之，莊上的人會找麻煩，甚

至擋住去路。當時的人都懂，因為幼時有教。

「有子曰：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小大由之，」

禮雖有禮節，但是用的時候，以和為要緊，和是出於自然溫和。有注解說，和指樂，學禮難，再學樂更難。說到和上，要恭敬、溫和。禮必須注重溫和，禮是從前聖人帝王所立，代代增減變化而來，總是以和為最美，不問任何事，大小都一樣。吾上學時，出門必須向父母稟告，回來也必須說，小事也是如此。

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

若和重於禮，就喧賓奪主了。一見面就笑，那是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有人說「熟不拘禮」，但是京劇中，夫婦還彼此互讓，仍有禮節。或有人說：顛沛時，也不可離了禮嗎？子路是直爽人，固然不迂，但是臨死仍結纓。又如曾子臨終危急時，仍堅持易簣。這都是有道的人。

知和，但是和是為了幫助禮，不能超出禮的範圍，若不能以禮節之，和也行不通，禮也行不通。五禮以祭禮為首，祭孔、祭天（郊祭）吾幼時都見過。有一回，天下著雨，當地巡撫也必須穿著盛服親自去祭孔，主祭者為一縣的首長，年紀都在五十以外，侍者為他撐傘蓋，司儀說：「去蓋」，縱使下雨也不許有傘蓋，不許人扶持。巡撫轉眼瞪司儀，司儀說：「失儀」，因此降級，祭祀時不許左顧右盼。

講前也必須先講話，你們必得準備會箋、正義，一是偏宋儒，一是偏漢儒，再者必須準備集釋，前二者都主張一種道理，所以還容易，若看集釋，則說法複雜了。但是還是必得看，看了才知道不可僅信一家之言。從前國家主張一種注解，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佛經注解還沒有這麼多，比較容易。所以古人甚至主張不看注，因為書讀千遍，其義自現，可自圓其說就可以了。吾酌量選擇某個注解，也有吾的意見。

## 【一·十三】

有子曰：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；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（27）

「有子曰：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」

這一章經文雖不是孔子之言，但是有子是親炙孔子，有說到孔子之言，本著老師的意義而說的。學而篇不離忠信等，吾多本著古人的說法，但是方法不同。先解釋字義。

近，意思是與某件事差不多，差幾分。比如桌上的毛巾，由門旁來就差不多，若由對岸來，就不是差不多了。信要與義融合，如何用法？言是體，信、義是用。

信

言

義

信由什麼而來？由言而來，說如何辦就如何辦，不欺騙人。言為體，信為用，雖然是信實還必須合於義，合乎道理。義者，誼也，對了的事，辦得正確。說出的言語正確就照辦，言而有信。若不合義，辦不辦呢？信中有義有不義，義中有信不信，但是都由言來。吾依漢學，唐代為中心點，前後不同，唐代以後起大變化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漢儒所講都必須有師承，必須依爾雅等書，有根據。若宋儒只會其理，連字也自己改，查書上沒有這個說法。自宋以後都是如此，若為了求學，那修孔子之道就遠了。文以載道，字有錯簡，道如何寄託？只為好說好聽，這怎麼成？

復，反覆也。既然是信為何反覆無常？反覆為來往的意義，如你們來聽書，下課往返回家，過來過去。宋儒解釋為力行，爾雅、說文沒有這樣的說法，「復」當來往講。

中庸云：「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」，可解釋「攻乎異端」章，也可以解釋這一章。

取信不必義，取義不必信，二者相合就好辦。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唯義是

從」，講信而無義，硜硜然小人哉！如借刀給人殺人，雖守信而無義，就是異端。

「信近於義」，信的本體作用與義差不多，離不開。所以沒有辦事前，必須謹言慎行。儒家也戒人多說話，所以金人三緘其口，今人興講演，開會那有那麼多話，言多必失，為政者不必多言。今選舉前先發表政見，選上不兌現，有什麼希望？禮記說：「安定辭」，有人與你說話，當時或許一時想不開，可以考慮之後再答應。答應錯而不害人，可以實行，若害人則不可，孔子說：「可以適道，未可以行權」，行權，唯有聖人可以，例如孔子遇陽貨的事情，孔子行權，孔子趁陽貨不在家前往拜陽貨，是欺；又說「吾將仕矣」，也是欺，但是這就是義之所在。

復，來往也。話說錯了，可斟酌，也可守信，也可守義，就是執其兩端而用中。說錯話，可來回想想，來回想想就是「言可復也」，想好了再採取行動，便不害事。

「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；」

禮是恭敬人，仍依例如上解釋。「恭近於禮」，恭敬人是禮貌，禮貌是恭敬人。恭和禮也相近，不能離，恭必須禮，不能過與不及，如今人行鞠躬，實在是鞠躬而已。雖不能九十度，也須六十度，恰到好處。恭與禮須配合，若不如此，恭而無禮則勞，如七十度鞠躬，到九十度便勞苦了。若不及則太草率。恭敬不到，人為驕慢，若恭得太過，人以為諂媚。千夫所指，無病而死。恭能適中合禮，則能「遠恥辱」，遠離恥辱，不受羞辱了。

## 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

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」，吾說有二義，你們隨意採都不會害事。唐以前的注解，因同姻。親戚與朋友不同，因為男女婚姻為人倫根本，故詩經首篇，易經乾坤二卦都說夫婦為人倫的開始，今人三言兩句便結婚，三天兩天就離婚。九族，普通都說是從本身算起及上下各四代，另有其他說法。父族、母族，恭敬父親的父母，還必須恭敬母親的父母。所以臺灣母舅最大，家中有事，舅舅主持，見舅如見母。唐以前注解，因指親戚，由結婚而來，中國人結婚六禮初成，十分繁雜，因為

婚姻是大事的原故，今人卻有人主張一杯水主義。若六禮中有茶葉，茶必不許移植，表示夫婦不可移。今日不管這樣，若門楣相當，並不是錯，如念書人不與殺豬者結婚，不是為了對方有錢，而是為了志同道合，所以須不失可以為親戚的條件。

「亦可宗也」，宗，指歷代宗親，如此訂婚，雖是外親，與內親差不多，都是九族。臺灣有連宗，有同宗會，同姓連宗，另外古來有關係的宗族，都可連宗。劉關張桃園結義，關張趙馬黃為一家，以民族主義的觀點，說到極處，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，大家都是同胞。

姻親如此重要，母族、妻族都有關係。同學若未婚者須慎重，女子不必說，若男子休妻，人們都恥笑他，在因果故事上，常見該男子因為休妻該中舉的而不能中舉。

宋儒的說法，因，依靠。宗，恭敬。若所依靠的人，不是僅指親戚，若依靠不錯人，則也可恭敬，跟他交際來往。



【一·十四】

子曰：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（30）

「子曰：君子」

君子，不是普通人，有二說，一者沒有褒貶，在位者稱君子，不在位者稱小人。二者有學問道德，一求學就是君子，不求學者為小人，因求學求有道德的原故。人生觀，人生的觀念不外二類：二十年前的讀書人不同於今日，若學問通達，不論是科學等等，一切都貫通，如佛學與科學，以今日科學來講佛學，不相妨礙，若還講天圓地方，便是呆板。孔子云「吾道一以貫之」大小事都能貫通。人到社會，有分利、生利的差別，禮尚往來，彼此都必須有貢獻，如吾在此喝一杯茶，是萬人的功勞，吾須報萬人的恩，這就是佛法的報眾生恩。人到社會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，所以在社會不能當分利者。有人不

懂，只是志在溫飽，這是小人。另一類為社會做點事，如范仲淹一天所作看是否與薪俸相等，否則心不安，這是君子，對得起大家。志在溫飽就是沒學問，社會的害蟲，掃街也能不虛度此日，幹工友也須盡力，做得比別人響亮，敦倫盡分。有人說生為享受，誰應該享受？為何單單你享受。吾來此講書，求得心安，吾過世了也對得起臺灣，儒佛都如此，這就是道。

### 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」

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」，並非叫你吃不飽，穿不安，而是有比這更重要的事。周公令他的兒子伯禽到封地，教訓他一切人都必須見，周公說：我的父親是文王，兄為武王，成王為我的姪子，上中下都是皇帝，你比起我來如何啊？我尚且一飯三吐哺，一沐三握髮，你必須這樣學。這是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有比吃飯居住還重要的事必須去辦，而且還有比死更要緊的。

### 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」

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」，慎言才會守信義。敏事，敏，速也。如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，孔子教他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諸？」聞斯行之就是敏。唐代以前注審是迅，審，考慮，考慮考慮又要快。考慮慢是學問、經歷都不夠的原故。

## 「就有道而正焉，」

如此還不行，「就有道而正焉」，就，到那個人的住處去求學。有道，什麼事有什麼事的道理，都必須找懂局的人，如問建築師有關烹飪的事不行，問錯人那要怨自己找錯人。正，是為你定是非，定標準。

## 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
以上都辦到了，「可謂好學也已」。你們求學必須如此，學而時習之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如有人請你去當教授，若有名無實，就是誤人子弟。

【一·十五】

子貢曰：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子曰：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子貢曰：詩云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」其斯之謂與。子曰：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；告諸往而知來者。（31）

「子貢曰：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」

子貢問，貧窮人遇有錢人而諂媚，有錢人驕傲，若能無諂無驕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聖人教人，不到這個程度不如此教，因為子貢還能進步的原故。若是吾如此問，孔子不會如此說，孔子會說「你怕是辦不到。」例如另一回，子貢說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，孔子說，你辦不到。

「子曰：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

子曰，不如貧而能樂道，如顏淵的安貧樂道，因為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未證道，死不得。富若再懂得禮貌，雖然是對肩挑負販，也必須恭敬。

「子貢曰：詩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其斯之謂與。」

子貢曰，詩云，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治骨曰切，治象曰磋，治玉曰琢，治石曰磨，好上加好，沒有止境。例如以木頭做桌子，已成形了，上頭還須刨過，加漆，加花飾，要求好上加好。

「子曰：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；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
子曰，賜也，這才可以教你作詩。若上學就必須念詩，學詩開竅快，會作詩便會作文，就知道人的心理，也知事情的興衰存亡。告訴你以前有人如此辦，你就可以預先知道未來。因為你能拿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這個當比喻。

【一·十六】

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（33）

「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」

人情多半是知人容易，責備自己差。你有能力而人不知，你以為大憂患，這還算是小事。這一篇一開首便說：「人不知而不愠」，你有大學問人家不知，不必生氣、發牢騷，不能行得出去也是天命，如姜太公渭水遇文王，為帝王師，開周家八百年天下，孔子周遊列國，人不知用，但是為木鐸，開後代的文化。

「患不知人也。」

可要憂患的是不認識人，你自己的事，家庭的事都辦不了。今人娶妻娶色，要男人的財產，都是不知人。開店用好店員就會發達，否則便完了。明崇禎自殺前說：「吾非亡國之君，惜所用為亡國之臣。」但是那些亡國之臣不是你舉用的嗎！

學會做詩就能知人了。

## 學而篇提要

吾有學而篇提要，為什麼原故呢？恐怕你們聽不清楚，因為只從一家之言，便沒有其他說法，但是漢、宋都有長短。集釋參考二百餘家中採若干家，自漢魏到清代都有，程樹德先生有按語，所採取的也很多，所以吾都看，有採取的辦法，採數家的長處，若還有不妥當的，吾若不解就闕疑，若可解吾便補充。吾學佛採佛學中的方法，但仍就儒學而說之，講什麼說什麼。

第一篇吾已經說完了，恐怕你們仍不懂，所以作提要。這篇中爭論很大，吾以提要來說明，古來爭論都是斷章取義而起爭論，每一章都有他的格局，依文法說就可以了。

## 學而章三段為知行總說

### 第一段 受業始終

「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。」

學是求學者接受教育。習是溫習所學的事業。悅是學習成功以後，心中得的愉快。

學習的甚麼事業？這裏指的是中華聖賢文化。大體就是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等這些事。也是人人離不開的事，必須學纔會辦。怎麼個學法？說來很不簡單，在開始必先有個印象，使心專一。只可將孔子走的路線舉出來，作個標準。人類都有無聲無臭的天性，純真純潔，卻是一切理想思路的主體。只要不失純真面目，就叫做「道」。禮記中庸篇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」這是道字的正解。其中有自然知覺，稱曰良知，就是性「德」。又有自然能力，稱曰良能，就是性的「仁」善。這三種事是內在的本體。



本體具備，自然發起作用。「藝」術百工，一切事物，有形無形，都是以他為原動力。藝術這一句，凡儒家的六藝四教，典章文物等，都包括其中。不過因時增減而已。這是外在的大用。

孔子的學行準則，就是「志於道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、遊於藝。」中華歷代聖賢文化，經孔子一番整理，才有系統，所以稱曰集大成。孔子自己學行準則，就是中華文化的中心。以上說的本體，必須深研，說的大用，必須精學，纔能發揚日新，能夠真得。這一段「學」字，雖然為讀書士人說的，但是各界各業都可以採用。所學有了真得，纔能愉快。這卻不分彼此，一樣的心理。

## 第二段 名顯道宏

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」

學有成就，名已遠揚。倘有志同道合的，遠來求學，或來訪問，就能把自己所得，廣益人群社會，豈不是很歡樂的事。

## 第三段 時機不合

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」

假若時機不合，不逢知音，空懷大才，無處去用；既是學有所得，自然知命，不可牢騷不平，自傷中和。應該養氣持志，不怨不尤，完成宏量君子，天爵更為尊貴。

## 其為章二段孝悌為修齊治平基礎

### 第一段 孝悌為行仁開源

「有子曰：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前章舉的六藝。第一件就是禮。禮記的第一句話是「毋不敬」，這是禮的總綱。除了禽獸，凡是人類都有禮敬，不過精粗的分別而已。人有禮敬必吉，家有禮敬能昌，國有禮敬自強，若無禮敬必亂。所以政府要先端正禮俗，繼續又提倡「莊

敬自強」，在世界惡劣環境中，我們反而日漸繁榮，更得國際多助。可知禮敬的重要。

禮記說：「毋不敬」，但也有先後輕重的區別。至親者、位尊者、有德者，自然居先。父母親又是尊貴中的尊貴，更要先之又先，必須孝敬。兄長同胞，又先我生，必得盡到悌道。這是天經地義絲毫不許懈怠。然後推及一切都要加禮敬。凡侵犯侮慢等事，一概不能作。尊敬父母兄長稱作「孝弟」。禮敬一切稱為行「仁」。這是修身至平天下一貫的路線，從始至終，有先有後。

人知禮敬，纔行孝悌，人都有父母，彼此一禮，自然禮敬一切，普遍行仁。既然行孝悌，便是知禮敬的道理，那有侵犯長上的事，所以無禮不敬的動作，孝悌的人是深以為恥的，所以少有這樣事了。再者凡是不守家庭規矩，破壞社會秩序，違犯國家法律，都不是禮敬行仁，稱為作亂。因為這些事都有層級主管，深恥侵犯長上的人，再去為非作亂，是不可能的，這是治安的根本辦法。

## 第二段 行仁為達道之本

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」

上一段孝悌定亂，事雖易知，理卻深密難明，因為這是聖賢的大道。所以有兩段解釋，舉出內在的本體，人用孝悌去求，自然能夠容易進入，否則多言悟少。

辦事徹底，必須通理達道，若一知半解，不能成什麼大事。這裏忽然提出「務本」來，就是事情應該追求根本，只要立住根本，大道自然會發生，要來說他還得繞個彎子，必須先說出孝悌的根本，更說明孝悌是仁的根本。要知行仁，便是修道的路程，道已在近前，既明且達，事就一貫成功了。所以孔子志道依仁。在禮記中庸篇有解釋——「修道以仁。」

每篇講完後，做個「提要」，對於難解的，才做提要。做了提要之後，吾又有新發現，那些注解互相爭論，是撇開全文，只講其中的一句半句，所以不可如此。

有子曰其為人也章

「有子曰其為至未之有也。是一段。君子務本四句，乃引孔子之言。」

有子曰：其為……至未之有也。古來的疑難，首句以「為人」末句「為仁」。上段為有子的話，下段引孔子的話。所以不同。孔子曾說：「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為大」所以有關。

「子曰：弟子入則孝至而親仁。是一段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張南軒曰：『言當以是數者為本，以其餘力學文也。』其義可從。」

子曰：弟子入則孝至則以學文。分兩段，上段說事實，下段有難，若待上面的行有餘力，才學文，那一輩子也行不了，文就不必學了。張南軒「言當以是數者為本，以其餘力學文也」不行孝弟等事時，就是不做其他事了。行孝弟時，都有餘力，不是整日離不開父母，也不食不飲。譬如當公教人員上班時，公文批完了，餘力還多。上頭這數條以外，都有餘閒。而且孝弟等「行」，學文是「學」求學。到老來，家有父母則「入則孝」，出到社會上，只要有人，則「出則弟」。有人兼日求學，學到老。學也是為了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。

##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

「子夏曰賢賢易色至有信。是一段。陳祖范經咫、以及論語述何、劉氏正義等，皆云此四皆明人倫。劉申受謂賢賢是關雎之義。可從。雖曰兩句，四書辨疑、謂是子夏假設之言。劉正叟謂其人既能此等之事，而自言未學。皆可從。」

子夏：賢賢易色章。也分二段，下段發議論，上段說事實。有兩個難處，首句「賢賢易色」，好賢不好美色，無頭無腦。又「雖曰未學」不是子夏說的。上一段的宗旨在於「此四皆明人倫」在家夫婦、父母、兄弟，在外君臣、朋友。五倫中，經文只說明四倫，其實也包括五倫了。劉申受謂：「賢賢是關雎之義」，關雎是文王未結婚時，為將來的治國齊家，思想找一后妃。古來國家亂，都是先內亂，例如褒姒，妹喜，乃至武則天，楊貴妃等。文王思想找賢妻后妃，因為夫婦是家庭根本。如此解說，這一章的章法就具足了。

接下來：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」，上句是能行這等事者說的，下句「吾

必謂之學矣」才是子夏說的。四書辨疑說：「子夏偽設之言」。劉正叟云：「其人既能此等之事，而自言未學」，這些說法都可以接受。

###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

「子曰君子不重至主忠信。是一段。上二句是病，下一句是治。次段是環境防範。上句防染，下句自省去非。凡能去非，皆可曰如己者。」

君子不重則不威章。這必須作一章書解釋，不可分開句句解釋。可以分二段，子曰至主忠信，為上段，後二句為下段。求學的君子，既然求學，重要在學問道德，這二者的有無，完全是誠於中形於外，都可以看出來。為什麼呢？主忠信的人穩重，沉得住氣，不穩重就不威儀，那他所學的，斷定是不堅固，漂漂浮浮。那要怎麼辦呢？「主忠信」孔子的主張，全在忠信二字。忠是誠。這是服藥。只要有忠信這二字，就必能穩重。但是只有這仍不行，「無友不如己者」以下是環境防範，不如己者的惡環境，不與他來往，就要擋住。為什麼來惡環境？萬法都是自招，所

以下一句是「自省去非」，「過則勿憚改」。能如此，那任何人都可以結交，孔子是有教無類。凡是能夠去「非者」，都可以說「如己者」。能改過的人，都與我一樣，或許比我好。從前子路為太保，段干木為強盜，晉朝的周處，後來都為賢人。能改過，善莫大焉。

這一章一氣讀下，唸他五十遍，就可以講了。

###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

「父在觀其章，（按）旨有論孝觀人兩說，余可論孝。觀志觀行，有爭，余從觀子之說。其父之道，只言善與常者，不及其惡。經有繼志與幾諫之訓，知孝者決不順惡繼惡。但善與常者，亦自萬殊，如父子大小不同，無妨三年後變通。」

父在觀其章。有人問難：父有善行，可以不改了，父的惡行，要改嗎？這一章旨有論孝與觀人兩種說法，依本文來看，決不是觀人的說法，所以吾認為單論孝就可以了。



觀志觀行，也有爭論，有觀父與觀子兩種說法，吾從觀子的說法。「其」指子。「父之道」，只說父的善與一般常行（平常而不善不惡的行為），不必論到父的惡行。經典有云：「善繼父之志」、「事父母，幾諫」可知孝順決不是順惡繼惡。就善行與家常不善不惡的事，這二樁也有千萬種不同。例如父親喜好飲凍頂，兒子也喜好喝茶，若是喜好鐵觀音，難道就是不孝了嗎？善行也有若干種，或者喜好放生，或者喜好音樂。這些善事或家常事，何妨三年後、服喪以後才改換？

父在時，觀其子的志向與父相同與否，這當中沒有惡事。父放鳥，子放魚，父在時，父作主，那就放鳥，雖所好不同，也順從父親，也用不著勸諫。父歿以後，觀兒子的行為，是放鳥或是放魚，若還放鳥，那是善繼父之志。因為服喪期間，志在孝。從前服三年喪時，不吃魚肉，不行樂，要齋戒。齋中必有戒，心中時時刻刻想著父母如在眼前；三年後，慎終追遠，祭祀時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」，祭祀就像父在眼前，這是觀想。在外祭神也是如此。佛家說這能感應，儒家說，如此祭祀，神才能來格。萬法唯心，凡事誠則靈。

所以三年以內，終日思想父親的事情，父親既然喜歡放鳥，若是自己喜好放魚而放魚，那就是將想父親的心拆散了。又例如：父親吃月餅、粽子等平常的事，或者不善不惡的風俗，等待三年喪期結束後，改變就可以了。

父喪三年後，子夏還不肯為樂，但是孔子為他解釋說，如此禮必壞，樂必崩。雖然子夏也彈琴，但是八音中，奏的不成音，必有餘哀。當時的人心厚道，所以災難少。

## 為政第二

注解必須參考，若只讀會箋不可以。會箋雖然不罵人，卻偏宋儒。宋儒不是沒有好東西，但是毛病太大。一者改經文，二者注解不依從說文、爾雅。宋朝以前，已經有十三經，都是依說文等注解，比較難懂。宋儒所說，雖然容易講容易懂，卻不是論語一經原本的事，這樣如何可以？所以要真正研究論語這一門學問，那問題

太多了。你們在聽講之前，先看注解，然後對照聽講的，就能知道很不容易，不講，不覺得他的難，一講才知道論語的難。

這一篇為政篇，不是專講為政，只是歸類而已。其餘各篇也是如此，一章就是一條事情。

【三·一】

子曰：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眾星共之。（43）

「子曰：為政以德，」

「為政以德」，為政，指領袖而言，現代人說民主，我們都是民，能做主嗎？雖有民意代表，能代表嗎？當選後所做能與競選時的政見相同嗎？不是只有這個地方，全球都是如此。美國總統選舉，前一日凍死多少人，這是什麼徵兆？領袖的政

治以德為原則，德政與暴政相反，處處為百姓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利國富民，如此辦政治就好。如何好呢？

## 「譬如北辰，」

「譬如北辰」，北辰，指天體。北，北方，北邊的天空。辰，我們平日說大星叫星，小星叫辰，這有各種說法。有人說，北辰是北極星；有人說北斗七星，柄轉其餘四星不動，北辰指這四星；有人說北辰指紫微星，吾不認識這個星。廿八宿星，四方各七個星，一個星一個名，吾沒有學天文學，今人說天文臺，其實周朝就已經有觀星了，例如說「夜觀天象」等等。要懂得分野的星也必得所認的星不錯才行。有人說北辰不是指星，而是北方的「空天」又云（如空地）。諸說紛紜，必得是專學天文，如張衡等才知道，但天文學家各種說法也有不同，吾只說是比喻的意思，因為吾不是教天文，你們也不是來學天文。孔子則沒有一事而不知，孔子知道，但是注解者不知。自古以來某種學問要精，必得盡其一生的心力。從前注疏的人不是專門研究天文，吾也不知，但是大都主「北方空天」。今人說八大行星，不說八大

星，因為都在動的原故。太陽為恆星，今人有主張太陽也在動而不是恆星。可以就說是沒有星星的空天。吾也不是主張這種說法，只是可以免得爭執而已。北方天空不動，其餘的星都動，領袖如北辰，而諸侯等都繞著他動，因為他有德的原故，大家替他工作。

## 「居其所，而眾星共之。」

「居其所，而眾星共之」，居，安住不動，他在那個地處不動。共，拱也，如圍繞而拱抱著他。

當國家領袖固然是領袖，大小機關，商業、家庭也都有領袖，臨時舉代表也是領袖。他所屬的部屬出了事，都是你的罪過。如帶人去旅行，必須其他人都吃了，你才可以食，帶兵必須與軍士同甘共苦。

有人說：「無為即為政以德」，但是領袖無德，雖然無為，國家仍是亂。有人說，所用的人好，你便可無為，但是紂王大臣如比干、文王等都是聖賢，為什麼會

亡國？所以必須本身自體好，壞人用好人，好人也行得通，好人用壞人，壞人也能漸漸改好。若是自身主體不好，人們必定離去。

【二·二】

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思無邪。」（44）

這一部經有歸類，如何為政，第二章也是討論政治。這一章說的詩，不是今日的新詩，也不是今日詩社的詩，不是僅有風花雪月而已。政治是替百姓辦事，必須知道百姓的景況，民之所好好之，所以首先必須知道。例如知縣、知府，他的能力能知道一縣，才能為一縣之主而為知縣，才能為一縣的人辦事。人人都有七情六慾，喜怒等情感可以唱出歌來。從前的詩歌是百姓喜怒哀樂的情趣，從前有采詩官，采詩而知百姓心理，時間久了而成為風氣，而且可以配上樂。祭祀用樂，歌功頌德，闡述祖先開國之德。所以立國首先要制禮作樂，讚頌他的祖先之德，例如祭

孔歌「大哉孔子」。詩在各國互相流通，人們都知道，辦政治者可以引用，便知道百姓的意思，兩國辦外交時，以詩為證，便以可出分勝負，所謂「聽詩知國政，觀易見天心」。吳季札觀樂，連詩也要聞。

## 「子曰：詩三百，」

「詩三百」，詩原有千餘首，今日有三百零五篇，風雅頌的內容包含很廣，什麼都有，有男女等。詩都是在說各地民情，可以知道一國的興衰存亡。

## 「一言以蔽之，」

「一言以蔽之」，「蔽」有很多種說法，或說是蓋，或說是蔽塞，很難講，只採其中一種「概括」意，概括的意思。一句話就全包概括。會箋說，如今所稱「總而言之」。

## 「曰：思無邪。」

「曰『思無邪』」，「思無邪」是魯頌駟篇的詩，這是魯僖公使人牧馬，牧馬有方，在荒郊放牧，不踐民田，不傷害人民的莊稼，百姓歌頌功德。比如曹操割髮代斬首的典故，便可以知道這首詩的意思。魯頌駟篇末句說「思無邪」，音為「思無『徐』」，邪即徐，徐，緩的意思。唐以前「思」不是指思想，而是語辭，如中庸「神之格思」的思，「思無邪」的思是引起的語辭。詩中雖有男女、戰爭的事情，都沒有不正的。若思當「思想」解釋，則「邪」不能當「邪惡」解。

你們可以查集釋、詩經，思無邪是「思想誠心誠意，沒有一點虛假」。詩三百都是作詩者的真性流露，不是假裝，全是人間真情。（依此解釋，邪音徐）。

政治與詩有什麼關係？有人說某人辦此事，「可歌可泣」，歌泣都是本性內的事，真性的流露，如禮記：「歌于斯，哭于斯。」歌與哭，都是人的性情流露。李太白〈客中行〉：「蘭陵美酒鬱金香，玉碗盛來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處是他鄉。」這是一首詩可歌可泣，不在酒上，好在下二句，說主人不是普通的主人，凡是做主人，能待客如此，那我李白何處是家鄉，你就是我的家鄉。主人聽



了，真是可泣可歌。

【二一·三三】

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（46）

這一章分二段，一反一正。

「子曰：道之以政，」

道同導，政治是治理百姓，若以政治治理百姓，訂出章程來領導，能聽從便罷了，不聽應當如何？須令他看齊，都須聽從，若不看齊如何？如今日太保自是太保，員警自是員警，仍我行我素，怎麼辨？

## 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」

「齊之以刑」，以刑法治他。從前的刑法重，今日的刑法輕，與古人不同。從前刑法嚴，百姓怕受刑法，政治他不怕，還能和平，如秦始皇令人民幹什麼便幹什麼。百姓可先受刑罰，但不是心理服，百姓不知服從政治為義務，受刑罰是羞恥，人若沒有羞恥，刑法鬆懈便會再犯。其實若有警察來取締，就是我們的羞恥，因為不守國家規則，才來取締。禮與羞恥大有關係，管子說：「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」無恥則國覆，人民便不能治理，家不知恥家不能興，無恥之國，可斷定未來的命運。以上是貌恭而心不服。

## 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

「道之以德」，導之以仁義禮智。不聽也使他看齊，用禮貌來整齊，名譽也是禮貌，知羞恥。眼前遭白眼，後頭遭指頭，如此便活不下去，這種罰就太重了，所以須「以禮齊之」，沒有禮貌，是太可恥的事。今日的學生，不懂禮貌，這是誰之

過？「教不嚴，師之過也」，教成無禮無恥，那罪過大了。

說文，格，至也，來也。有恥且格，羞恥之心漸漸來，已有禮，有禮便有道德。

又注，格，正也，糾正、端正。一糾正就端正。

### 【二·四】

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（47）

這是孔子自述。

「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」

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」，以前原來是六週歲上小學，十五上大學，更早以前是廿歲才上大學，所以有爭執。神童如唐初四傑王楊盧駱，又如何說呢？事情沒有呆板的。孔子不到十五歲就上學了，十五歲就專心致志於學問上，心無旁騖。孔子年少幼時，以俎豆為遊戲，可知孔子早上學了。

## 「三十而立，」

「三十而立」，立，學有根柢，立住不搖動，如佛學的五根五力。你們有有三十歲的，紮住什麼根啊？

## 「四十而不惑，」

「四十而不惑」，四十不疑惑。有人說，立而後不惑，應該是不惑才能立？如孔子另一章說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立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」，權者可以變化通融，權便是不惑，來了好事還可以辦，若來了壞事敷衍可以，這便是行權，如孔子觀察陽貨不在時而回拜。立，僅僅是可以辦就可以辦，不可辦就不可以辦；不惑的

權，則是無可無不可。

## 「五十而知命，」

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天命，天的命令，進退都是由天的使然命令，不是由自己。這點一般人信，讀書人不信，天是什麼東西？宋儒說，自然的道理，孔子說的天不是如此，王孫賈曰：「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若天是自然的道理，如何禱告？宋儒口裡逞強不信鬼神，說是陰陽二氣的良能。「死生由命，富貴在天」，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」，詩書易講天命的地處很多，我們聞天命，「樂天知命」，這是聞而不知，佛家講天就太多了，多數人也是聞而不知。佛說聖言量，信這個人所講的可靠，儒家也說：「群言擾亂，折中於夫子」，俗話說：「萬般皆有命，半點不由人」。左傳歷史記載觀天象，就知道將要換朝代了，天象的星辰變化就是人事的異動，心變，星也隨著變，周敦頤、邵康節就是講究這一套。孔子讀易，周易全講天道。

## 「六十而耳順，」

「六十而耳順」，有人說，「耳」原作「而」，以為是韓愈改的，其實不是他改的，韓愈筆解這本書不可靠。天地間的事情很複雜，話聽懂，本義卻不懂，如一般人不懂詩。從前是亡詩旨，今日是亡詩文、詩法。孔子到六十歲，不論聽到什麼，好事、壞事，微義都聽得明白。佛家的戒，有殺盜淫的方法，沒有根柢的人，一看便學壞了。耳順則是一聽用意就都明白了。

## 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

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，從，有人說是「縱也」，並不是如此，而是「順從也」，順從你的心。聖人必須慎獨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孔子心起念頭，隨順這個念頭而辦，因為心念所起的沒有不好的，都不違規矩。這一章書，在於令人求學不可錯過年齡，過了年齡就來不及。但是也有活到老學到老的，老來求學如秉燭夜遊，也有好處，可以不墮入坑洞、墜到澗裡。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」，求

學應當搶著學，過了年齡就不可以了。學很重要，岳武穆「滿江紅」說的：「莫等閒，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」就是這個意思，要大家好好幹。

清儒將這章經文分三段，如同佛學。「四十不惑」以前，是求學的因，求學的階段。「五十而知天命」是開悟，「耳順、從心所欲」是證。顧憲成四書講義：「曰志、曰立、曰不惑，修境也；曰知天命，悟境也。曰耳順、曰從心，證境也。」

### 【二·五】

孟懿子問孝，子曰：無違。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，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，無違。樊遲曰，何謂也？子曰：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

任何學問沒有學前都以為容易，或許以為學過了，但是學問原本是四面八方的，只學一方面也不能自圓其說，呆板，所以必須圓觀。最大的學問為儒、佛，孔子是世間聖人，佛是出世間聖人，這很難學。我們只學語言文字，本應學其中的義理，但是我們知的少，若知的多就成就不退了。如果還會退轉便是還沒有入到裡頭，未得其味，所以必須做得圓滿。

吾教論語的目標，不是僅僅教你學了能自己實行，也須要你們將來再去教人。儒學你們所學尚淺，吾若只選擇一種而說，其餘的你們就不懂了，所以必須變化方式解說。

## 「孟懿子問孝，」

孟懿子，魯君有三大支，孟仲季三家，與魯君原是一家人。公私必須分明，國政本應由魯君作主，若政出多門則亂，一人作主尚且亂，有朝令夕改的事情，所以辦事必須分科負責。魯君不能做主，由三家掌權，其實古今同一道理，如今也是如



此。魯君祭祀以君禮，三家也以君禮，他們以為自己也是周公的後代。當初武王駕崩，成王立位，周公攝政，有流言說周公想篡位，管叔、蔡叔造反，平定後，成王為報答周公的恩德，封於魯，周公未去封地，派他的兒子去。周公死後，成王以天子禮祭祀，而且永遠以天子禮祭周公。這是錯誤，這不是吾的臆測，而是孔子說的話。魯為諸侯，如何能以天子禮祭太廟？三家祭祖也用天子禮，不像話。

開國第一代都吃苦，創立天下，第二代多為大少爺，不知創業之苦，三家也是如此，所以魯家政治辦不動。孟懿子的父親孟僖子，孟懿子為孟家的長子，孟僖子臨死覺悟，自己不懂禮，要孟懿子跟孔子學禮。

孟懿子、孺悲，在後來的弟子傳都沒有被列入，原因後來再說。

孟懿子問孝，孔子弟子問孝、問仁的不只一人，孔子因病與藥，答覆也不一樣。孔子答「無違」。你讀孔子書、佛經，只要依所知道的說，不懂的存疑。「無違」父母的教訓不可違背，父親讓你來學禮，如此便是無違。宋儒注的意義很多，孟懿子尚且不知，宋儒如何知？多是造謠言。

「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，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，無違。」

「樊遲御」，樊遲為老師趕車。「子告之曰」，樊遲沒有問，孔子主動告訴樊遲說：「孟孫問孝於我」，孟懿子問我什麼是孝？文以載道，得魚忘荃，得意忘言，「我對曰無違」，我對他說「無違」。

「樊遲曰，何謂也？子曰：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

「樊遲曰：何謂也」，我不懂是什麼意思？孔子不直接與孟懿子說，而為樊遲說，有用意的。

「子曰，生事之以禮」，父母活著，事奉父母別錯了禮節。從前什麼身分，著什麼衣冠，飲食幾盤幾碗也有定數，自己減少可以，若多加則不可，都有一定。今日武勝于文，今日的軍隊反而服裝整齊。住屋幾間、顏色、瓦門等也有一定。今日是亂，以為是平等，其實是另一種不平等。生，事父母衣食住行都有一定的禮節，

葬時棺的長短厚薄都有一定，祭也都有一定的禮節，必須依禮。有注解說，他的母親還健在，因為三家處處不盡禮。

如今國家沒有訂定禮節，因為來臺灣三十餘年，是巡狩之時，必須收復大陸，再制禮。今無禮，禮從俗，喪事在臺灣還保存古禮，但也不及從前了，喪事若不如古禮，要如何對父表示哀傷的情感呢？所以此時不能到酒館，或去不好地方。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」，首先必須對父母厚，而後對兄弟、朋友能厚，這種風俗很要緊。婚禮並不是胡鬧，原本是喜事，新娘如何能穿白衣呢？公婆死後，媳婦不許擦胭脂。

### 【二·六】

孟武伯問孝，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憂。（54）

「孟武伯問孝，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憂。」

「武伯」是懿子的兒子，孟家三代：僖子，懿子，武伯。

會箋說：「武伯蓋多病而不謹身之人。」這是沒有根據的話，犯了宋儒的毛病。講演可以，注書不可以。注疏是注經，必須有根據。

「其」指父母憂子女，是代表詞。若代表父母自己，很難講通。孟武伯是少爺，是想當然爾。他問孝，孔子以孝答覆。一種人犯一種人的毛病，要說出來叫他改可。

有一說，指子女憂父母。可憂愁的地方很多，不合禮就要憂，父母犯過要幾諫，父母不聽也當憂愁。吾採用的注解很多。重要是文理不可離開漢儒，馬融、鄭玄儘是依著爾雅、說文，都有根據。若所說的是微言大義，揣測聖人的心意，不離譜的還可以採取，若是離譜的就不可信。

孟武伯問孝，子曰「父母唯其疾之憂」，只有一句而已，重要的字在那裡？「唯其疾」是也。「疾」的意義，包涵很多。子女所衣、所食等等，凡是在子女身

上的，父母都以為不滿意，像文王視民如傷，沒當過父母的不知道。不教父母憂愁，這便是孝。父母有什麼憂愁？父母獨獨憂愁你長病，因為人要生病，誰辦得到？除了長病無法避免，讓父母憂愁之外，其餘一切事不讓父母憂愁。太保不懂這個道理，所做不好的事，父母必定耽心。多說便是贅語。

不論父母在不在，無處不是行孝的地方，父母與你的關係很大，也與國家有關係。

這一章再與學而篇第二章對照看，就可以知道。

## 【二·七】

子游問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，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！（55）

音聲與意義有大關係。吾講華嚴講到佛的六十四種梵音，很有感觸。吾以為從前是大作文章，那是錯了。吾從前七、八歲便學詩，詩為文章之祖，不學詩無以言。詩之吟誦，我們不能。佛家的梵音，聽聞後能讓人落淚，雖然不知其中意義，但一聽梵音的高低，就能感動人。

詩有詩眼，文章也有。這章經文的詩眼在「能」字上。意義可以省略，何必這麼多爭吵？

講義：

犬馬之喻：

喻子（唐前皇疏）

喻父母（朱采）

喻父子並（包咸）

喻父母所畜者（禮內則）

喻大夫有疾稱（公羊傳）

此章兩個「能」字很重要。

「喻父母所畜者」（禮內則），「愛屋及烏」，「打狗尚須看主人」。

「喻大夫有疾稱」（公羊傳），一般人耕讀傳家，耕連帶必須采薪，所以人子生病了稱「采薪之憂」。伐冰之家、畜馬乘，不問雞豚，否則是國家待官員太薄了，若一般人做官就稱「犬馬之憂」，所以為人辦事叫做盡犬馬之勞的原故。

朱子采「喻父母」，這個說法太不恭敬，不恭敬得像待父母如犬馬，話太粗野。唐以前皇侃疏采「喻子」，吾採取皇疏。

**「子游問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，」**

子游問孝，孔子答覆，現今行孝的人，不是指不行孝的人。能行孝的人說，指

為人子者說，我能孝養我的父母。以上是說現在行孝的人，以為能養就是行孝了。以下為議論，佛家說體相用，宋儒卻斥為異端。

## 「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」

你能養父母，犬馬也能養他的主人。犬有義，看屋照顧主人，馬拉車，犬馬的主人死了，也有人以馬殉葬的，說到犬馬上，它也是「皆」能養主人。

## 「不敬，何以別乎！」

人能養父母，犬馬也能養主人，但是犬馬不懂得敬。禮記云，唯有人能學禮，「事之以禮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」。鸚鵡、猩猩能言，不離飛禽走獸，禽獸與人不同，在於牠們不懂得「敬」，沒有禮節。若不學敬，不懂禮，則與犬馬有什麼分別？

出家人接受供養，若沒有財物，只要敬禮也是供養，這是敬養。所以必須具有



為對方種福田的資格。

【二·八】

子夏問孝，子曰：「色難；有事弟子服其勞，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為孝乎？」（57）

中國的學問，隔行如隔山，一知半解沒有用。從前吾上法律學堂，考時出考試程度的題目，學生最低程度為秀才，高等小學堂畢業就是秀才，人們譏笑是洋秀才，輕視他。一班有七、八十人，半年上下來，戲稱「天書」，沒有一個人能學起來。當時的教師都是司法界的高等職員，那時候的職員當地本省人要迴避，講話的口音聽不懂，法理的發揮很難明白，到了考試時，限定範圍出題目，往往還是牛唇不對馬嘴，受教一年之後，開一個假法庭，方才似乎明白一點。經過這一套，看卷約略明白，吾是吃過大苦頭。

你們所學的論語，也是一偏之見，只知朱子注解，其實清朝初年的阮芸臺、紀文達公（曉嵐）就提倡漢學了，在閱微草堂筆記就有罵朱子，十三經注疏更是一字不提，所以才有後人的研究漢學。

昔日吾講論語只讓你們實行，今日則不同，為你們選擇正義、會箋，會箋沒有黨派，但是稍偏於宋儒注解，至於漢儒的優點、宋儒的劣處都沒有採取，但是他罵人。你們如同是法官要判案，但是沒有判斷的學問，所以再要你們看集釋。集釋也有長有短，但是曾經吃過大苦，二百餘注都看過了。吾只看廿種，而且沒有全記，一種吾也沒有全記。吾無學問，所學得雜亂，但是吾有學佛的原故。把梵文佛經翻譯成漢文的佛經，都是高僧，精通儒學，而高僧教人也不允許人看注子。因為佛家以心為主，愚人信佛不信心，智人信心不信佛，一般儒者不說心為主，孔子就不如此。天下的事情，不容易，若只看注子，卻沒有自己，那如何可以？

佛家志在證道，證了道自然懂文學。講經不了生死，引導別人得利益，講經是犧牲自己。阿難多聞第一，佛涅槃時，還沒有證果，就像儒家只能讀書，會作文章

便可以了，但是孔子不如此。若說孔子證道，有人會以為異端，學儒懂道、證道的人，沒有幾個。他們也不知道孔子證的什麼道。若有證道的人，都是學佛以後，證了佛家的道，一般儒家證道者少，所以能證道的也都是外儒而內佛。

論語這本書說人天二道，除了集釋，其他的注解家不敢注，縱使注解也不對。孔子懂人天道，子貢云：「夫子之文章（文化）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言外之意，就是孔子懂，今日要讓你們懂得人道。

幫助吾的學問，一是詩學，一字三年安不上，字字珠玉，懂字、文、方法、音韻，詩是文學之祖。再則是學佛，佛經有科判，八十華嚴，一體到底。再者是法律的嚴苛，也有幫助吾。這三種學問幫助吾，所以講論語有所不同，就集釋之中，採取之後才說，吾吃的苦也很大。

## 「子夏問孝」，子曰：「色難；」

「子夏問孝」，子曰：「色難」。實行孝的方法，要「色難」，色，臉上的顏

色，今日叫動態。對父母，首先必須能養，這是普通情形，養不僅是養身，還要養心，讓父母終日高興，孝以順為貴，到此是一段，下文是另一段比喻。

### 「有事弟子服其勞，有酒食，先生饌，」

「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，有酒食，先生饌」，饌宜作「餽」，餽，都食盡了，沒有剩餘，可見所準備的飲食很合父母的心意，如曾子養他父母。

為何說「弟子、先生」？這一章是問孝，說到「弟子、父母」，這是比喻舉例子。生我者父母，與我慧命者老師，所謂「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」，老師和我沒有血統，但是對老師的情形，道理和孝事父母相同，只是事情有變化，例如為老師心喪，為什麼不服五服？因為老師是在九族以外，既然與孝事父母道理相同，所以孔子舉例。

### 「曾是以為孝乎？」

「有事，弟子服其勞」，「有酒食，先生饌」，對父母也要服勞務，有酒食也饌而有餘，但是這是對先生恭敬，這樣還可以，對父母就要加上「色難」。

烏鴉會反哺，都能養他們的父母，唯獨鸚鵡不養父母，但是動物後來都會離開父母。人因為知禮，所以不會離開父母，即使作官，也要游必有方，人離而心不離，過年要返鄉團聚，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像狐死必正首丘，天性如此，不忘根本。所以中國人死于外地，骨灰必定要返回家鄉，這是民族精神，不必宣傳。禮記說，姜太公雖然封于山東，三代卻都埋于陝西，就是全為公，人有公有私，姜尚是公而忘私。

漢儒依爾雅、說文而注解，不錯，只解釋其中的文字，沒有解釋書中的道理。不是《說文》就可以遵循，而是因為《說文》聚集了古代六書而作成的。

## 【三·九】

子曰：吾與回言，終日不違如愚，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不愚。（60）

吾的講法將改，不再解釋疑義，擇要說而已，所取的注解比較穩當可靠的，至於筆墨官司，你們自己去看集釋。吾每章都有結束語，旁聽同學採取吾的結束語去實行，就可以了。

這一段的句法有不同的句讀，應該是「吾與回言」一讀。

這段的意思是同門都知顏回好，但是不知所以然。學到「如愚」，愚，愚癡如愚就不是真愚，所謂「大智若愚」、「大奸似忠」。

「子曰：吾與回言，」

「吾與回言」，孔子對其他弟子說，吾與顏回談話。

「終日不違如愚，」

「終日」，這一天。事情如果是偶然那不行，只談二、三分鐘的話也不行，孔子是與顏回談一天。讀聖人書，學聖人事，孔子如太陽，我們像香頭，學孔子也不夠資格，還有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賢、十哲也還不懂，我們能嗎？所以懂得這一點，可以減少貢高我慢。

「不違」，有疑問才會提問題，提問就是違。無違，是不生阻隔。這樣講就可以了，至於為什麼不違，下文自有解釋，不必多事。顏回聽完呆頭呆腦，沒有答沒有發問，有如愚癡人。這是孔子對顏回的同學說，顏回當時不在場。音聲和意義有關係，聲音高下，意思便有不同，如今文化雖然凌夷衰敗，但是否極泰來，到了冬至交九，冬至陽生春又來。

### 「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不愚。」

「退而省其私」，孔子與顏淵兩人談完話，退下去後，「而」轉折詞，隔一段時間。「私」，不是和孔子談，而是顏回與同學談的時候，老師與朋友都很重要。

孔子暗地省察顏回與其他同學談的道理。我和他說時，他只是一言不發，私下與同學談，「也足以發」，能發揮我所說的話。哦！「回也不愚」。

這一段書的意思，不是孔子讚歎自己的學生，也不是對後人誇獎，而是對其他同學誇獎。因為同學中程度不齊，或許有人對顏回不瞭解，以為顏回如愚，所以孔子讚歎他。

你們必須學穩重，學佛學儒，甚至學一切學問必先靜下心，吾幼時讀書，三兩行書坐一天，這是大學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」的用功方法，仍須要入定，定後才能靜、才能安、才能思慮，才能思想得到。顏回少說話，易經說：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」，有些人見面說了，送到門外還談，斷定他所學無成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求道者東看西看，不穩重，沒有希望，斷不會有成就。



【二·十】

子曰：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！（61）

先前說過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」。必須知天命，學有成就而人不知我，於我有什麼害處？知我，我也學成；不知，我也要學成。要真通達，必得專精其一，通一經則通全經。學問真有成就，則無人理你。一知半解，門門不通時，反而人都懂得你。學問真有成就，便無人理會。想要真通達，必得專精一經，通一經就通全經。例如會了彌陀經必通三藏，圓融無礙，華嚴是大彌陀，彌陀是小華嚴。

「患不知人也」，不知人才是大麻煩，寸步難行。與一人交往，不知尚且不行，家庭也是如此，夫婦不瞭解，必定是整天吵嘴。一個商店領導三人，若不知人，也領導不了。既使你待人厚，是你自己好，但是用了壞人就糟，佛也有感化不

了的眾生，所以必得「慎其初」。從前介紹人要「品學兼優，老成諳練」，若沒有「品」字，那是故意支支吾吾，介紹者可以不負責任，交友也是如此。看人有方法。

## 「子曰：視其所以，」

「視其所以」，平素看「其所以」，看不重要平常的事情，看近處的事，好壞都不足為憑，只是一方面而已。

## 「觀其所由，」

再「觀其所由」，遇到非常的事情，或看遠處的事情。觀之中、視之中都有察的意思，不是漫不經心，佛經就有「妙觀察智」，觀要加上察。吾講論語引佛經比喻，採取佛家的方法，為了幫助你們明白而已。遇到特別事情看他為什麼如此辦？根據什麼如此辦，如曹操想篡漢時，司馬懿還勸，為什麼後來自己也篡位了？這不容易知道。

## 「察其所安，」

「視其所以」，「觀其所由」，都要「察其所安」，一動就觀察他的用心，做完事再觀察他的心情：幹好事，若覺得不滿意，或是感覺很得意。幹壞事後，觀察他的心是憂還是喜。經過這三個步驟就夠了。

## 「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！」

「人焉廋哉」，重複說，是絕對如此，加重語氣。除了是大奸若愚、大智若愚的人，其他人都藏不住，不是偶然藏不住，而是絕對藏不住。

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」，不可因人有一、二事不好就摒棄，這樣會失去很多人。舉事實容易懂，卻會傷道德。例如美國卡特落選後，還說早就想不幹了，這是無恥到極處的人。一杜魯門，二尼克森，三卡特，這是美國的「三豎」。

【二·十一】

子曰：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（64）

「子曰：溫故而知新，」

溫，溫習的意思。所有學過的都叫故，沒有學過的都叫新。學過不溫習，久了就忘；若是未學過的不學，那學問就止于此了。學無止境，活到老學到老，不死就要天天都必須上學。

另一種解釋：今人講新發明，肚子沒有學問，發明什麼？孟子離婁篇說：「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」，左右都是源頭，源源不斷，所以溫習舊的，才能發生新的，這是教我們求學必須如此。

「可以為師矣。」

「可以為師矣」，能溫故知新，有新發現，只是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，必

須舉一反三，才可以為師。曾子三省：「傳不習乎！」就是溫故。當教授教學生前先給自己先上課，為什麼說這個呢？因為儒道必須代代相傳，孔子在時，子貢等也有學生，所以將來必當人師，必須如此才不會誤人，孔子的用意很深。

另種一解釋也可採取：能溫故知新，溫故知新就是你的老師，孟子說：「夫道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」你們當老師必須先預備，然後再去上課，半年後同一段講就不同，又可以生出新意。

吾希望你們學會，出去再講，造福桑梓。吾老了，希望有後人，今日臺灣只須要有二、三位通儒，臺灣的風氣必變。你們弘法，淺講不要緊，若邪講就是誤人，近惡知識就是跳火坑。你們求往生，也必須先有公據。

## 【二·十二】

子曰：君子不器。（64）

## 「子曰：君子不器。」

君子有兩種意義，一是指有位者，如今日的稱某公。一是指有德有學者，因為求學第一，學問之中以求道德為第一。所以必須求學求道德學問才算是君子，才能為社會謀求幸福，這一章指求學的人。

器，器具，一種器具有一種作用。扇子扇風，毛巾擦臉，一器有一用。你們不必提「一體萬用」來質疑，這裡指一器一用。

君子不器，大小事都能幹，大事由小事而成，幹小事也必須盡責任。有了學問，凡是利益大家的都可以幹。既然要做，就應當盡心盡力做好，不必問薪水。

吾學佛，為什麼講論語？

子貢問君子，子曰：先行，其言而後從之。（65）

「子貢問君子，」

「子貢問君子」，子貢問的心意是什麼？孔子必定瞭解，不必你擔心，也不必你來代答。

「子曰：先行，」

孔子答「先行」，孔子聖之時者，春秋那時候必定有「言而行」的人，也有「言而不行」的人，所以答應人的事要先去做。

「其言而後從之。」

「其言而後從之」，行了之後再說。所說與所辦的相同，辦十分說五、六分，說多便是矜誇自己。

這一點你們可以學，好事先辦，辦後再說，不必說也行，因為事實都做成了人自然知道。又如其他國家的競選，選上後食言而肥，說而不辦，這是小人。吾學硜硜然小人哉，吾一諾必定辦到底，誰叫我說錯？答應錯了而不害人的事，吾必辦到底。「有麝自然香，不用大風揚」，不須要宣傳，不言最好。你不宣傳，有陰德，比陽德更大。

自元代到今日，上學者都是順從宋儒朱注，因為考舉的原故。但是宋儒朱注有長有短，漢儒的注子也是如此。從前只是注解經文，後來因爭執，意見便雜亂了，學者茫茫然無所適從。程樹德集釋，採漢魏六朝以來各種說法，「按語」是程樹德先生的主張。今日你若依集釋一段一段講，必須講三次才講得完，所以吾從集釋撮取擇要。吾在這本集釋還有採取的方法，或者各採其半，甚至吾有吾的講法，方法就另外採取了。除了儒家之外，有其他講法，吾雖然學佛，卻是內佛外儒，人們不知道我學佛。



【二·十四】

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（66）

「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

君子、小人，指有沒有道德，有褒貶的意思，意思在於使人學君子。周與比的講法，有很多說法，有公與私，義與利，有普與偏，有同與異。

漢儒注書都有根據，根據爾雅、說文，宋儒依著自己的意思說，連字也改了。例如周、比，依今日的言語容易懂，但是若沒有根據，那自己就成聖人了，我們連君子也夠不上。

出世的佛是聖人，世間法的孔子是聖人，孔子自己說述而不作，他的學問都是前人開創的，他只是述說而已，所說的道理都沒有自己的創作。孔子到了老年還上學，他以誰為師呢？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」，差不多都是他的老師，所以孔子能成

就。而且孔子說：「假我數年，五、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人五十為艾，髮就白，也就是衰老了。人身有陰陽二氣，頭為諸陽聚會之處，所以能抵禦寒冷，髮是「血之餘」，所以年輕時頭髮黑，陽氣上去時頭髮變白就是衰老。

求學然後再做事，萬不可一知半解便去做，或做了再說，講究少說話，說了一句不對的話，便駟馬難追。孔子「五十而知天命」那就是老的時候，孔子說：「加我數年，五、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多活幾年，使我學易，難道孔子沒有學過周易嗎？他學易經曾韋編三絕，孔子學易經多少年了，愈學愈難，所求能再多活幾年，學後可以無大過矣，但是還有小過。我們滿身是罪，若有形象，連虛空都不能容受。不學佛，如行屍走肉。你們若知道自己不行，才能進步。

淨土是易行難信，你們實行了嗎？諸位要學伏惑，今後要學直心平等，一切不知道的，不說也不做，好人可以親近，壞人敬而遠之，孔子也說「吾誰毀誰譽」。依這實行，境界就會不同，等到你們真正真心平等了，吾才教你供養十萬億佛，因為直心是道場，才可以聽得懂供佛的方法。

看板書：

(一) 周：公，比：私。

(二) 周：義，比：利。

(三) 周：普，比：偏。

(四) 周：同，比：異。

這四種說法大同小異，大不同的說法，該如何抉擇？這四說有好講的，有不好講的，你們可以在「公私」上著眼，遇事必須怨親平等按公辦事。公就是周，縱使親兄弟無理而怨家有理，也不可說自家兄弟好。小人辦事則是私心，比也。直心無曲，心曲折不但人格不立，念佛也不靈。

這一章吾摘要說說，你得其中的要點就可以了。你們聽論語必須當佛經聽，吾學佛沾了中國文化的光，再來研中國文化又沾佛學的光，佛學中體用事理等的分析

法，幫助很大，所以中國文化有吾的斷定法。

【二一·十五】

子曰：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（68）

這一章紛爭很多。朱注以前沒有如此複雜。

「子曰：學而不思則罔，」

罔，包咸注，罔然無所得。你們沒有學，因為沒有經過三到。學很重要，所以論語首篇為「學而」。學必須用心，否則罔然無所得。

皇侃作誣罔，無此事誣告也。不正確而誣罔聖人之道。你們講孔聖人的書，若孔子沒有這個意思，你卻如此說，不是誣妄聖人嗎？

（按）：包、皇所說雖然不同，都對。學而不思，就自己而言是罔然無所得，對方則是誣罔聖人，兩方都有關係，都合理。

## 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
「思而不學則殆」，今人注重新發明，今人所做的錯誤，在論語之中都有。殆，何晏曰疲怠，只思而不學，如王陽明的「即物而窮其理也」格竹子吐血，就是疲殆。

朱注，危而不安，但是也有不危的時候，作疲怠解釋就可以了，危則談不上。

王念孫引公羊傳何休注，史記倉公等傳都當「疑」說，依這個說法比較合理。

聞思修是佛家的學思，儒家的學思是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。只學不思，不研究就不能明辨，自己枉費工夫而且誣罔聖人。若思而不學，不免於疑惑，孔子四十而不惑。只思不學，一輩子疑惑，你們求學，必須思學才能有新發明。你們必須舉一反三，必須具備真知灼見，必須明辨，才能篤行。你們要能辨明，講經

可以依照祖注，不可以隨便談。今日佛家的毛病，沒有學禪而妄談禪，吾學八年，才一知半解，知道他們是妄談，誣罔聖人。沒有學淨土，如何講解彌陀經？禪淨沒有學，你們頑空還不會，何況第一義空？沒有學般若，千萬別講空。佛講金剛經，須菩提尚且落淚，以為沒有聽聞過，這些人能超過須菩提嗎？

【二·十六】

子曰：攻乎異端，斯害也矣。（70）

這一章爭論紛紛，誣罔聖人，從元末到今日，所說異端都是指佛教，吾從前學佛，也是以異端自居。

「子曰：攻乎異端，斯害也矣。」

攻，漢代何晏、梁朝皇侃都注釋為治。學叫治學、攻書。攻，治理也。范氏也

是採這個說法，而且說是專治，專治一條。這個說法也通。治木、治玉、治石的工匠都叫攻，如做出桌子後，還必須平穩、上漆等等，雕之琢之，一層加一層，愈進步愈精緻。攻，集說當攻擊說，如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」。

這二種解釋在這一章必須活看，要看這章文字如何說而採取那一種解釋。好事當「治」解釋，壞事當「攻擊」解釋，好事有反對的，可當攻擊講，壞事有人反對也可當「治」講，如彎曲的木頭應該治理使它平直。

異端，集解：「善道有統緒，故殊途同歸」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，而異端是不同歸趣的。

以上是發議論。下文皇侃就事上解釋。異端指雜書，諸子百家。諸子百家暫且先別看，先讀六經。諸子的五子是讀經有餘暇必讀的書，古人用典，出自莊子中有一半，莊子出自老子，老子為異端，那莊子不就是異端嗎？

公羊傳注，他技奇巧為異端也。今日的聲光化電是真異端，奇技淫巧，對民生

沒有大好處，而且會出大麻煩。禮記大學注（宋儒取出禮記中的大學、中庸二篇，在禮記中就缺這二篇文，而且大學、中庸經文前後顛倒，如此改經，這是誤人。）異端也指其他技術。論語後餘說，異端，他技也，即小道也。荀子中有非相、相面、看陰陽、算卦等都是小道，無關大體。

戴東原集，端當「頭」解釋，開端就是開頭。凡事有兩頭叫做異端，學任何事，按著一頭學，要專門別亂雜，若同時學兩樣，就為害了。現今學校便是學兩頭，學若干科目，科科都不精，從前人讀書不會同時看兩種，必得溫故而知新，下午以後溫熟書。若不如此，那八月十五到冬至要上燈書，過二月二到五月初五也要上燈書。（上幼稚園的年紀晚上讀這個，就叫『上燈書』，咱家塾裡『上燈書』就是『背正書』，一字一字、一句一句背。）以前的讀書法，都是通本讀；再誦讀生書時，務必溫習熟書，第二天背書時先背生書，再背熟書，因為從前的書都是木刻板，趕考能帶多少書？所以必皆都背起來，知之深，左右逢其源，下筆千言否則李白如何能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？知之深則左右逢其源的原故。朱子集注繼承他的老師程子的說法，認為「佛氏之言，比之楊墨尤為近理，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



之。」佛法既然有理又為何批評？這是宋儒偏見，認為學者應當把佛法看作淫聲美色一般離得遠遠的。

自范氏說異端不是聖人之道，如楊墨等，程朱卻以佛為異端，而改論語以前的解釋，以後便有很多紛爭，學者應該詳讀集釋後段的「發明」及「按語」及「論語足徵記」，可得到簡要的結論。

明白以上各種解釋，依著前人的注解來說：

攻乎異端有兩種解釋，攻是學習；異端是雜技小道。正功課耽誤，心不能歸一，不能學得精細。再一種解釋，端是兩頭，事有兩頭，先考究一邊，明白後再考究另一頭。雖然兩頭相反，也要先一頭再另一頭。例如先看六經，再讀五子。只知己還不可以，必須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戰百勝。孔子不但是學一端，而且學多端，所謂「有周公之才之美」有才可多學，若無才，按著一頭學就可以了。

一事不知儒者之恥，孔子會農、會稼、會打戰，我祭則得福；不會陣戰，如何

墮三都？夾谷會，如何我戰則克？不會稼，樊遲如何問稼於孔子？必定是老師會，才跟他求學，我們沒有這些才能。孔子，天文也行，否則如何說「譬如北辰」？

學兩端，「舜執其兩端，用其中」，採取中道，非色非空。程子隨邵康節學佛，望文生義，沒有內功，他一定不懂三細六粗。格物，來了東西，動了初相；再有能所，能是知，所是境界相。韓李隨筆是宋人所假託的，沒有聽說韓愈注解四書。唉！宋儒講究主敬存誠，如此這誠在那裡啊？

再一說：攻擊異端，自己受害，所以不許攻擊異端。

每次因為時間的原故，還有未盡之意。所以第二次再補充說明。

上次說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矣」很重要，一般人只依宋儒程朱的說法，不是孔子的意思。並不是因為吾為佛教徒所以偏向佛家，如此則為小人，比而不同，偏私了。

異端的講法，程朱開了頭，才改變漢以來的說法，應該以舊說才對。異端不是

只有論語說。異是不一樣；端是頭，所謂異端者指兩頭。自漢到宋有二說：攻，治也；求；治理；學。按一頭學，學任何功課，都要依一頭來學，學會再學另一頭，如學一本書，學到底才換本，若同時看兩種，就是攻乎異端，受了害，都不專精。

另一解釋（其實是同一個意思），「舜執其兩端，用其中」，兩頭都聽，採用中道。這可以佛法比喻明白，孔子也用比喻，如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」，又說：「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」，現今卻顛倒了。五四運動，黨國元老都不贊成。佛學不講空，不講有，用中道，若僅執一端，斯害也矣。不執兩端，也害，因為有偏見。

再者，異端本為兩頭，程朱才說是異，不同；端解作端正。程朱以為異端指的是邪教，但是爾雅、說文沒有這種說法，這是造謠言，這是誣罔聖人之道。他們說孟子闢楊墨，孔子時沒有楊墨，孟子如何闢？因為他們擁護禮樂，楊墨反對禮節，喪重節約，不必三年之喪，而且政治思想與墨子有衝突，不能不闢，但是孔子是「君子無所爭」。

攻，原來是治的意思，沒有說是攻擊。既然是異端、邪教，那就必須攻伐。但是孟子沒有說楊墨是異端，而是說楊墨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宋儒根據孟子闢楊墨，稱為異端。若說孟子所罵的異端，也不是孟子的意思，反而減輕楊墨的罪過。因為異端指小道，並不是禽獸，只是小道而已，這不是減輕楊墨的罪了嗎？

子貢說：「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」，程朱學佛而罵佛，以為佛比楊墨更近理，所以為害更大，有理反而不行，有這個道理嗎？孔子沒有見過楊墨，也沒有見過佛，這種解釋是誣罔聖人。

### 【雪公講義】

「攻」義。何晏、皇侃皆曰治也，謂學為治。范曰：攻、專治也，故治木玉金石之工曰攻。集說攻擊也。

（按）：治與擊大異，須視解文而采。

「異端」義。集解：善道有統，殊途同歸，異端不同歸者。皇侃注，異端、雜書也，雜謂諸子百家。公羊傳注：他技、奇巧異端也。禮記大學注：他技、異端之

技也。論語後錄：異端即他技，謂小道也。戴東原集：端、頭也，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。言業精於專，兼攻兩頭，則為害耳。

朱子集注，宋程子曰：佛氏之言比之楊、墨尤為近理，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。

（按）：自范氏謂異端非聖人之道，如楊、墨是也。程、朱遂以佛為異端，而改論語以前之解。以後紛爭甚繁矣。學者宜詳讀集釋後段「發明」及「按語」，可得以簡要結論。

### 【二·十七】

子曰：由，誨女知之乎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  
(72)

「子曰：由，」

由，子路的名。我們不知道孔夫子為什麼對子路說這章經文，但是宋儒懂，說出其中的微言大義。阿難不知迦葉境界，更不知佛，我們怎麼知道！數千年後的宋儒怎能知道孔子？宋儒說，因為子路好勇，強不知以為知，所以孔夫子告訴他，對他有好處。這種見解，我們不可學。孔子說性與天道，性與天道，是分出兩條說，宋儒講性與天道，程朱往往合起來說，叫「性天」，一路模糊下來。宋儒首先開這個端倪。將來或許以佛學講論語，以論語講佛學。

## 「誨女知之乎，」

「誨女知之乎」，孔子說，我教你的道理，知道了嗎？知，有讀音作「智」與「志」，在這章可就讀如「知」這個字。知這一字不簡單，若簡單，為什麼孟子、王陽明講良知良能？我們不要輕易的說「知」。知是吾人本性的靈知，佛家說是眾妙之門，佛法有「離念靈知」，一念不起，不看就知道。如張良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知，為眾妙之門。

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

「知之為知之」，怎樣才是真正知道？聽聞以後，要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。佛法稱為聞思修。其中的味道都知道了才能說「知」，否則就是說食數寶。縱使吃了，也是像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」，篤行才算知道。博學等五層工夫沒做到，就是「不知道」。不知道就說不知道，這是有智慧，才是真知道。

同學們可以學這點，否則讓人看笑話，你們必須舉一反三。吾不注解佛經，也不翻譯佛經。今人都是小偷，東抄西抄，強不知以為知。你們要學真知灼見，不學真知灼見，便不能往生。不真知，三藏看破也是枉然。

【二·十八】

子張學干祿，子曰：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多見闕

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

(74)

「子張學干祿，子曰：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」

干祿，求祿位。孔子答覆子張，必得廣學多聞，天下事很多應盡量學，不明白者不說，你們必須學這點。親眼見了才說，有疑惑可以從闕不談，知道十成只說七、八成，謹慎別全說，胡說便是誣告人，造口業。只要說得恰到好處便停止不說，多說會惹出枝葉，能如此者，過錯自然少。

「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」

「多見闕殆」，殆在此勉強可當「危」，不安的意思。所見雖然不少，但還有不安、有疑慮之處，則從闕，不但不說，也不要去做。就所知道的只行個十之六七，不過與不及，「過猶不及」，孔子講中道，所知道的行之六七，自然會減少後悔的事，辦錯事就會後悔。



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

若能說話少過錯，行為不後悔，如此去當公務員，便是當到恰到好處。

中國古來講究禪讓，決不像今日的選舉。

【二一·十九】

魯哀公問曰：何為則民服？孔子對曰：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（75）

「魯哀公問曰：何為則民服？」

哀公不得意，從這一章便可知道。魯哀公問，如何做才能使百姓信服政府？你們雖不當國君，但是你的家人信服你嗎？你尚且不能服自己家人，何況別人！早上

你的心理與下午都不同。

「孔子對曰：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

舉，派使他在職位。舉用人第一必須直心，直者，有便說有，無便說無，不欺騙人，要舉正直的人。

枉，不正直。「錯」是另加安排，枉人不必就換掉，不是去除枉者。若將枉者去除，如崇禎末年就是因為過於急切，換人很多次，所以人們離心離德。只要舉正直的人，權位在枉者之上，枉者無作怪，給枉者好名譽就可以了，如此則民服。否則民不服。

你們必須謹慎交友，「毋友不如己者」，否則別人以為你是屬於某一黨，就受影響了。

【二一·二十】

季康子問：使民敬忠以勸，如之何？子曰：臨之以莊，則敬；孝慈則忠；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（77）

【雪公講義】

★孝慈則忠句，各解紛紜。黃氏後案曰：「孝慈則忠」。諸家說甚費解，式三謂「孝」當作「孝（音教）」，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。

★按：黃氏所云，本句可通，但與全文不貫，且他本罕見，姑備一說。孝經云：「夫孝，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」細審季康子之三問，皆在使民；而使者在君，從乃在民。君能莊臨，而民自敬。教民以孝，民始孝親；中則忠君，如子孝父矣。然君必以慈臨之，如親慈子，故曰：「孝慈則忠」；否則犬馬路人，草芥寇讎矣。舉彼善者，教他不善者，民自相觀而善；是不勸之勸。此章三答，有直接，有雙用，有旁通，言與文，婉轉入微。

★（犬馬草芥二句，引自孟子離婁篇：「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。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引文略為變更，以便解說而已。）

### 「季康子問：使民敬忠以勸，如之何？」

季康子問孔子，「使民」，使用老百姓，因為大夫有土地，當宰官領導人民。如何能使百姓恭敬、盡忠？若不能做到，如何能使百姓學這二條？

### 「子曰：臨之以莊，則敬；」

臨，在上對在下，或少數對多數叫臨，如臨山、臨水。對多數百姓與他們見面時，必須莊重，非禮勿言等，臨之以莊，對方自然對你恭敬。

### 「孝慈則忠；」

「孝慈則忠」，有人說，你上孝父母，下慈兒女，則百姓忠，此說勉強可以通而已。各種注解紛紛紜紜，黃氏後案說，孝慈則忠，諸家所注講不上來，他以為

「孝」當作「𡥉」（音教），引導人民使人可以仿效，如引導人慈，人民自然忠。本句可以說得通，但與全文不貫通，而且其他本子罕見，姑且聊備一說。

「孝慈則忠」，不必改字，懂文法便懂了，學文法最好學唐詩。孝經云：「夫孝，始於孝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」，一到社會，一做事就可以說是「中」，孝經為孔所說（以經證經也），孝子應當終於立身，立不是立志，而是立行，身有所成立。向上引導國君成堯舜，向下化導百姓，上致君，下澤民，以顯父母。

仔細審查季康子的三個問題，都在使民，教百姓如何敬，如何忠，如何鼓勵勸獎百姓，都在使民。使用百姓是誰來使民？是國君，使民在君，順從國君的是人民，順從在民，君能臨民莊重，而人民自然恭敬。這一處的文法，單說國君而已，國君只要莊重便可以了。今日教人學笑，脅肩諂笑是阿諛的小人。

人民自然恭敬，一方面，以孝教導人民，始於孝父母，中於孝君。教百姓孝親，首先是教孝養父母，到社會辦事自然忠君，忠君就是孝君，好比兒子孝順他自己的父親一樣。在上者是人民的父母，所以說子民，視民如子。縣官是父母官，只

有七品，官不大，撫台是大官，但是稱縣官要稱「老父台」。若平時，縣官到撫台衙門，見撫台必須跪拜。國君必得以慈面臨人民，視民如子，必須拿出當母親的態度來對百姓，文王視民如傷，那是真心。你們學直心，別彎曲。國君如父母親慈護孩子，故曰「孝慈則忠」，否則就是犬馬路人，孟子說，君視民如犬馬，民視君如路人，毫不關心；君視民如草芥，不愛惜，民視君就如寇讎，當仇人。

這一處的文法有兩方面，孝慈是一上一下，上位者教你行孝，乃至忠君，上位者就必須慈，視民如子。

### 「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」

第三句如何勸？不是自己也不是他人，指第三者，舉用那些善者，那一人好就舉他出來，讓百姓看了效法。「教不善者」，也不說不善者不好，只要去教導他，一邊舉用善人一邊教人民，都是第三者。這一處的文法又變了，舉好人又去教不好的人，人民自然相視而勸，這是不勸而勸。這三句三答，有直接，有雙用，有第三旁通，孔子的說法及文法，婉轉微妙，懂文法，就能講下來。

【二一·二十一】

或謂孔子曰：子奚不為政？子曰：書云：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。施於有政，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？（79）

你們學一章，若能講，能領略其中味道，又能改變心理，才不白學。吾懂中國文化，才真懂佛學，懂佛學才懂中國文化。

宋儒滿嘴說理，攻擊宋儒的人以為四書五經都沒有說理，這也太過了。凡有事，就有理，有理就有事，二者不可分。說十三經中無理，就是不對。吾因為讀過中國文化，才能以此來讀佛學，後來研究佛學，回頭再讀中國文化的書，才能懂得。宋儒對於經文還不能解，道更是不能了了分明。儒家很昌盛，道反而隱晦，佛家不如儒家昌盛，反而有懂得道的人，不可思議。

「神乎其神」，「微乎其微」，「親者不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其為故」，「爾

為爾，我為我」，「君君，臣臣」，這都是同一種筆法。

這幾段說理的地方少，漢儒小心不敢說，宋儒也說不出所然，所以只說考據。考據吾不說，因為其中有些是臆測的，如詩經中的草木鳥獸，日本有圖，但是所畫的多不相同。中國人造的謠，多是虛擬假設；西洋的造謠，卻是以今日的動物模擬，例如麒麟西洋人以為是長頸鹿。

「或謂孔子曰：子奚不為政？子曰：書云：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。」

這段的句讀，古來有所不同，宋儒程子說：「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」，朱子繼承，他們以為這時孔子沒有作官，而且有理由。書中沒有的，我們不說，可以說孔子不出來作官，至於什麼理由？不知道。有人問孔子，為什麼居住在魯而不出來作官？如陽貨所說：「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」孔子敷衍應付，這一章則答的很懇切。你們讀一章，必須學一章，否則吾何必受此辛苦，吾老了，你們現在學雖



也晚了，所謂「幼而學，壯而行」，但是如今學還可以，將來薪盡火傳要靠你們。

「書云」，這一段經文已經佚失，經過秦火到漢代，山東的老伏生，將書經讀誦出來，後來又在孔子屋壁中發現古代的書經，用蝌蚪文寫的，但是這一節在那一段，已經找不出來了。

「孝乎，惟孝」，這是讚歎語。「孝乎！孝乎！」，就如「人焉廋哉！人焉廋哉！」居家首先必須孝，百行孝為先，這句話語出自孝經的意思。孝順以外，便是「友于兄弟」，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為八德，例如一棵樹，孝為樹根，其餘為幹、枝、葉、花，這些都是由孝生發出來。「孝就是孝」，沒法說，天然如此，如佛學「性就是性」。儒家最好的字為「善」，佛家是「妙」字，你們必須知道。這二句就是孝友。政治有兩種：一者為文化，所謂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，就是這二句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」的意思。第二種是法治，所謂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」，今人只知這個，結果是「民免而無恥」。

## 「施於有政，」

「施於有政」，在家對長上孝順，對平輩友于兄弟，就是辦政事，出去也不過如此。「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」。你們必須溫習，必須能用。書應當溫習多少遍後，知道了，自己遇事才能變化。

## 「是亦為政，」

「是亦為政」，我這樣就是辦政治，這是政治的根本。

## 「奚其為為政？」

「奚其為為政」，還有什麼算政治呢？孔子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出去也是行這一套。為什麼不出去？有障礙，沒有重用。

這一章講孝弟乃為政之本，自行如此，化他也是如此。

【二一·二十二】

子曰：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；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！（81）

「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」，考據很多，所考據的不對就不論了，縱使對了也無關宏旨，所以吾只約略說說。

「子曰：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；」

信在八德的中間，特別重要。前一篇說「主忠信」，曾子三省有「與朋友交信乎」，信如何重要啊！人們輕視這個「信」字，差不多都患了這個「不信」的病。學佛受菩薩戒，最難實行的是「不妄語」戒，但是「不妄語」極為重要，一般人都沒有看重，孔子以為這個「信」字不可看輕。人若無信，「不知其可」，不知他除

信以外還有那一條不錯？注意孔子的口氣。言下之意，是說其餘的都無可取了。這必須在社會上辦多少事，碰多少釘子，有經驗閱歷的人才能領略。

## 「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」

大車，指牛車。輓，是連接牛與車的木頭。小車，指馬車。軌，鉤住馬和車的鉤子。

## 「其何以行之哉！」

「其何以行之哉！」沒有這些輓軌，如何能使車子走動？今日之下，就要說車子沒有汽油，怎麼能使車子行走呢？「何」字，「可」字，用這些字可體會其中的不同意味。

你們要學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」就可以了。但是「信」容易失信，容易妄語，心則不直。你們要謹慎守住信，好好學，便是希聖希賢。

程朱理學也不是沒有好話，所謂：「滿街皆聖賢」，但是這還是由佛家「眾生皆有佛性」而來的。

【二·二十三】

子張問十世可知也？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（82）

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？」

「十世」，三十年為一世，或者說一朝代為一世，有多種說法。「子張問十世」，問十世的什麼事情？看孔子的答覆，自然知道子張所問為何，不必重複。

「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」

「殷因於夏禮」，殷是商代，因為商遭洪水而遷於殷，所以又稱殷，叫殷紂王，不說商紂王。因，搜求原因。殷朝立國搜求制禮的原因，原因就是夏朝，在夏朝的禮制中。子張問十世，孔子答夏禮，可以知道子張所問為何。殷的禮樂制度，就是指政治，殷的政治還沒開創時，將夏禮拿來參考，殷用不到的去除，沒有的則增加，因此定出殷禮來。孔子為周人，為什麼知道殷禮？下文還有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文獻不足故也」。

念誦的力量很大，書讀千遍，其義自現，神奇極了。

### 「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」

周公定禮制，也是因於殷禮，加以損損益益，而制成周家的禮制，他制禮的來源，孔子也知道。

### 「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

「其後繼周者」，這章書是講三世，自古以來國家必亡，人也必死，佛家說：成、住、壞、空，正、象、末、滅。後來再接再繼周家的朝代，也必得要參考周家而定。

今日沒有禮樂，刑法用的是外國法，將來國家穩定，一統國家，還得參考制禮作樂。今日提倡三民主義，與四書五經有關係，只是改變名辭而已，若全不要，就是不要民族了。如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，不就是四維八德嗎？這些不就是「其或繼清者」也可知道嗎？

### 【二二·二十四】

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；見義不為，無勇也。（84）

有人說，這一章應分為二章，吾依一章來解釋。

普通人的大毛病，多是見利忘義，見有利的事人人爭；見義，犧牲的事就不肯去做。禮記說：「臨財毋苟得，臨難毋苟免」。祭而得福所以願祭，見義，沒有利益便不願為。因為能得好報，才願去做。

這關係到君子小人的差別，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，就是這章的意義。

## 「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；」

鬼與神，合起來說也可以，若分開說，鬼指家裡的祖先，神指外頭天地山川的神祇。「祭如在」就是祭祀祖先，指鬼；「祭神如神在」指山川等神。

為什麼中國講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中國講五倫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兒女，你孝父母，父母對你慈愛，你也必須慈愛兒女，推展出去為九族，九族以外稱「無服」，九族以內為「五服」範圍。由本身上推五服，下推五服，老師不在五服以內，所以對老師之喪不穿服制，而是心喪三年，因為沒有血統關係，中國重視這個。所以同姓不婚，否則為亂倫。天倫，天然如此，不是人造，但是君臣、朋友是



人造的，夫婦一半人造的。若不要五倫，那與禽獸相同。所以接續香煙，大有關係，這與家庭與國家都有關係，以「血統」關係來說，「非其族類，其心必異」，沒有家庭，國家便不能堅固。夫婦居屋，有孫子就是家，三、二家便是鄉黨，再組合起來就是國家。

別人的祖先，不可以祭，他自己有子孫，人死後而到喪家弔喪，弔是弔生，祭是與死者有交情，靈前祭拜就可以了。他有子孫，我們可不過問，若沒有後人，「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於我殯。」身為朋友就必須負責。若不如此便是諂媚別人的鬼，希望求得鬼賜福。實在說，在街上也不要撿拾別人的物品，不義之財的原故，不必亂祭希望得福。

## 「見義不為，無勇也。」

但是這不是叫人做自了漢，「見義不為無勇也」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平時各有他們的監護人，若有須要幫助的必得幫助，甚至為朋友報

仇，為朋友死都可以，這是民族主義，要義務去做。這一句就是「臨難毋苟免」，犧牲自己而去做。

勇為三達德的一端，智仁勇，有勇就不要利，只要合義的事就去幹，「知恥近乎勇」有恥的人才有勇氣。

### 八佾第三

【三·一】

**孔子謂季氏，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**（87）

後面的鄉黨篇，不能說，是孔子飲食起居的事情，縱使會了，也用不出來，所以不說。

書中所說，不是單指在上位的人或在下位的人，而是一體萬用，可對上也可對

下，必須能舉一反三。

你們必須記住，這些話現今的人不在乎，若不在乎，那就可預知未來的結果了。凡事有因、緣、果，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」，這是真正中國文化，講民族主義。西洋人說的話有他的內容，今人用他的名詞，但是不瞭解他的真義，用中國語，說西洋物，望文生義，社會必將混亂。學哲學必須學中國哲學，學莊子也可以，公孫龍的白馬非馬，學這些只會增多怪脾氣而已。白馬非馬，這是分別觀。若說「天地一指，萬物一馬」，就是圓融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們凡事不要悲觀也不要樂觀，我們是人，一切可以盡其在我，幹什麼像什麼，我們都是在夢中，在戲中。我們學佛多年，仍看不出好現相來，因為人格還不足的原故。我們在五乘之中，人格尚且不夠，天尚且不能升，其實人身也保不住，若能保住人，來修淨土，求往生就可以了，一定要專精執持這一法門，不要腳踏兩隻船。

你們學論語，對你們學佛幫助很大。做人的根本，凡是初皈依印祖，印祖都開示要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敦倫盡分，自行化他」，再來就是「誠心念佛，求生

西方」。敦倫盡分是中國文化，真學問自五倫始，五倫有十義。敦是敦厚、加厚、篤誠，很簡單卻做不到；盡分，盡自己的職分，范文正公每天反省，一天所做的事若不及所領的俸祿，必須第二天補足，這一點你們好好想。

周成王年幼，周公攝政，全國都以為周公不懷好心，欺負小孩，等到成王長大，周公將大位還給成王。周公死後，成王感念周公的大德無法報答，周公既為文王的兒子，武王的弟弟，成王的叔叔，成王就以天子的禮祭祀他。其實不可以如此，但是魯也不能推辭。伯禽為周公的兒子，祭周公用天子禮，但是周公以外的國君如何可以用天子禮？伯禽還有兄弟，傳到後來，魯的後代嫡長子這一支以外還有仲、叔、季，因為伯禽這一支用天子禮祭周公，三家祭他們的祖先也用天子禮。後來三家把持魯國政治，若在金錢、土地上爭還可以，若爭用天子的禮樂就不可以。

### 「孔子謂季氏，八佾舞於庭，」

「八佾」，吾幼年曾見八佾，每行八人，有八行，八八六十四。吾見曲阜的祭

孔，天子禮八佾，諸侯六佾，大夫四佾。季氏祭他的祖先也用八佾。

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」

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」有二說，都合理，都可採取。

這件事季氏能忍心如此幹，忍指季氏而言，還有什麼不好的事能忍心不幹？這是犯上作亂的事。另一解釋，忍指在位有權力可以管者，這件事能忍著不管，什麼事不能忍心不管？

這一章教我們敦倫盡分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黔婁為山東大窮人，齊請去做官，他不願意去，魯來請也不去，窮極了，死時所蓋的被子太短，蓋不住，但是他妻子不肯邪（斜）蓋，謹守本分。

【三·二】

三家者以雍撤，子曰：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（90）

編論語的人有略加歸類，這一章仍與上章同一件事，只不過不是同一時說的。

祭孔有六章樂，首為迎神，初獻、亞獻、終獻、撤饌、送神，撤饌時，隨舞隨歌。祭孔的音樂，起首為大哉孔子，先知先覺，奏咸和之曲，有辭，贊辭必須合乎所祭者的身分。

「三家者以雍撤，」

這一章是說撤饌時唱詩經的雍章，雍章是贊天子的頌辭，撤饌要奠酒，主祭者是天子，辟公是陪祭的諸侯、卿大夫。

「子曰：相維辟公，」

「相維辟公」，陪祭是諸侯。

## 「天子穆穆，」

「天子穆穆」，穆穆說是美善，很難說得通。應當指溫和，又莊嚴，例如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。溫和而且威儀充足，又莊嚴又溫和，這是說天子的態度。

## 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」

「奚取於三家之堂」，奚，何也。那一條夠得上用天子的禮，在三家的廟堂祭祀。無論所說的是什麼事，都是由於僭越國君的禮。

## 【三·三】

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（92）

禮樂做什麼用？用禮來整齊，使社會平平和和，但是必須有仁。「道之以

德」，道德走不上，「齊之以禮」，再以禮來使人們整齊。

### 「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」

仁者，二人，不論辦什麼事，必須替對方想，妨礙別人就不可幹，替對方想就是仁。禮尚往來，彼此互敬，彼此不妨害。

### 「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

樂是情，彼此交換情意。對人不仁，那音樂有什麼用？沒有音樂，還可以，萬萬不可以有桑間濮上壞人心術的音樂，從前村中演戲，必須與老先生商量，若有傷風化的戲不許演。樂很能感動人，像佛家的梵唄為清淨音，沒有喜怒哀樂等染情。今日的洋樂，害人不淺。人而無仁，則禮樂有什麼用？

若禮樂不行，則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」，如此人民只想免受刑罰而不會有羞恥心。



【三·四】

林放問禮之本，子曰：大哉問！禮，與其奢也寧儉；喪，與其易也寧戚。（93）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喪與其易」，俞琰書齋夜話，易字疑是具字。檀弓云：喪具君子恥具。群經平議：戚當讀為蹙。禮器篇：三辭三讓而至，不然則已蹙。說文：蹙，迫也。言居喪或失和易，或失迫蹙。包曰：易，和易也。本郊特牲「示易以敬也」。朱子集注：易，治也。引孟子「易其田疇」。

（按）書齋夜話及群經平議，兩說意皆從順；惜涉疑改，文獻不足，宜待後徵。但包氏所引郊特牲和易以敬，則義較長；謂喪與其禮和嚴敬，不若哀有餘也。集注引孟子「易其田疇」一句尚可；其下不貫，則費解矣。

## 「林放問禮之本，」

林放問得不錯，孔子還答覆他，可見問的不錯。禮有吉凶軍賓嘉，吉禮祭祀最重要，這裡舉吉凶二端以包括其他禮。

從前有五禮，祭為五禮之首。這一章是問禮的根本，孔子執其兩端而答覆林放。

## 「子曰：大哉問！」

「大哉問」，人們多是問花果枝葉，你卻問根本，真是「大哉問」。祭祀時的酒為白水（玄酒），祭海神、河神，要先祭河神，因為海的本原為河的原故。

## 「禮，與其奢也寧儉；喪，與其易也寧戚。」

「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喪與其易也寧戚」，上句是奢與儉，下句是易與戚。

「喪與其易」，俞琰書齋夜話，看文講不下去，便懷疑改易為具。禮因為奢華，不如儉省，為什麼不如儉省好？因為祭在「誠」，祭神如神在，全在心誠，若奢華便少了誠心。若有誠心，誠是禮的根本，如此就可以了。周鄭交質，有人質也無益處，若心誠，白水、水草祭祀也可以。學佛莊嚴佛淨土，佛不希罕好東西，心淨則佛土淨，心莊嚴是真莊嚴。

「易」古來就很難解。「易」，俞琰疑作「具」，禮檀弓篇云：「喪具，君子恥具」，喪事一切具備，君子以為羞恥。從前孝子若喪親，語無倫次，心思全在父母身上，若備妥喪具，便去掉了哀傷的心。

群經平議以為戚當讀為蹙，迫也。意思是說，居喪或失之和易，或失之迫蹙。

包咸曰：易，和易也。本郊特牲「示易以敬也」，有客來，奏樂；和和順順，有禮又恭敬。示，表示。易，和順。喪與其禮樂和順，不如哀而有餘。

朱注：易，治也。引孟子「治其田疇」，田地有草而除去。這一句還可以講，但是下文便不能連貫。

（按）書齋夜話及群經平議，兩種說法的都是從「順」，可惜涉及疑經改經，文獻不足，應該等來日得到其他資料才來證明。

上回「孝乎惟孝」，我們平時說：「神乎其神」、「微乎其微」、「親者不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其為故」、「爾為爾，我為我」、「君君」、「臣臣」的句法都可以證明。

包氏所引「郊特牲」，和易以敬，這個意義比較恰當。意思說：喪與其禮和莊嚴，不若哀而有餘。

編書的人也是同類的聚合在一起，連續數章都是責備季氏三家的僭越過分。

【三·五】

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（96）

從前主張鈔書，有大用意，味道不一樣。這數章都有同類的意思。

亡音「無」，若數種意思都能解釋，除非孔子再來，後人無法知道，程朱的微言大義，絕不是孔子的微言大義。顏子曾子等弟子尚且不知，何況是其他的人？

## 「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

這一章有數種解釋，吾採一說。夷狄指中國以外，諸夏指周時的列國。那時無父無君，雖有禮樂規矩，卻管不住，臣弑其君者有五十餘個，所以孔子感歎說：夷狄外國人還有酋長，弑君的還少，雖然不懂孝悌忠信，沒有禮義，但還有上下。諸夏有禮義列出來，但是大家不遵守，子弑其父，臣弑其君，沒有上下的分別，那禮樂有什麼用？

今日的社會就是無父無君，你們能來聽，要作難得想，吾講的目的，為了讓你們能改造社會，例如選舉選君子，社會就安定。你們聽從可以長學問，若不改心理，為德行，只為名利，那有什麼用？你們必須學退下去後而省其過，過則無憚

改，無過則勉之。

你們往後學曾子，自我反省，為社會謀幸福。若只是長學問，不改變心理，而與外面爭名利的人相同，就大失吾意了。

【三·六】

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女弗能救與？對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嗚呼！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！（97）

季氏為三家之一，冉有為孔子的弟子，三家為大夫，也有封地。「季氏富於周公」，周公指魯君，季氏財土都勝過魯君，冉有、子路都做他的家臣。

「季氏旅於泰山，」

旅，祭祀的名稱。祭天下山川為天子，諸侯祭他封內的大山。例如祭孔，孔奉

祀官住在台中又是特任官，台中市祭孔的主席是什麼人？不是孔奉祀官，而是台中市長，因為他是主管的原故，即使大官也不行。「旅泰山」應該是魯君，但是泰山比較特別，泰山在魯齊境內，所以兩國都祭泰山，若衛宋等國便不可以祭。天子也祭泰山，為什麼？因為五嶽泰山為東嶽，日昇於東方為五嶽長，天子祭泰山不是僭分，季氏不是諸侯，為什麼祭泰山？太僭越本分了。

另有一說，季氏不至於僭越到如此，魯君派季氏代表，因為這一章不是講僭分，而是說奢侈。季氏尚且敢以「雍」撤，吾不信他不僭越，所以這種解釋沒有根據。

**「子謂冉有曰：女弗能救與？對曰：不能。」**

孔子見季氏旅於泰山，就找在季氏家做家臣的學生，問冉來說，你不能救他的過錯嗎？冉有答，不能，可見季氏聽不進去，冉有也沒辦法。

**「子曰：嗚呼！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！」**

孔子感歎說，難道泰山不如林放嗎！為什麼提出林放？因為林放問禮之本，而且是泰山附近的人，所以說，難道泰山不如林放嗎！這樣文理才通。林放知禮，泰山的神為大神，泰山神沒有求季氏來祭。「非其鬼而祭之諂也」，這是指祭的人，而且是沒有仁義的人來祭，「神不來格」，神不享非禮，神不來享用不合身分祭祀的禮。難道泰山不懂禮嗎？

不責備季氏而責備泰山，溫厚婉轉到極處了。

【三·七】

子曰：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，揖讓而升下，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  
(99)

「子曰：君子無所爭，」



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」今日沒有射藝，所以不必考據。這一章的句讀有若干種，吾講其中的意義，重點在「君子無所爭」。

外國人講究爭才能生存，今人也爭名奪利，而且是明爭。自誇已經是過失了，何況毀他！今日的選舉，多是自讚毀他，佛家以為「自讚非他」是大毛病，這是學洋人，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沒有這樣的事，這等風氣必須換，否則國祚不久。你們別爭，中國是禮義之邦，主張禮讓，相信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一爭便生名利心，君子的品德就滅了，名錮利鎖，爭就不能往生。

## 「必也射乎，揖讓而升下，而飲，」

「集解」孔曰：「言於射而後有爭也。」那麼不射就沒有爭了嗎？打戰不爭是無勇，是不孝。從前人打戰，不怕死，願死，怕不死，怕不死就可以不死。

「皇疏」說：「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，使人負子出門而射，至長以射進仕，擇士助祭，若射不合禮樂，則不預祭。」諸侯進薦能人賢者給國君，先考核

射箭。這與打戰不同，而是考核如何上下等等，射箭都有禮節，失禮便不行。

兩人比賽，敗者罰喝酒。每年都有祭祀，有陪祭，陪祭的必須射箭合乎規矩，若不合規矩，連諸侯也會受責而被削地。

「射儀」曰：「射，仁道也，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。」

「集注」云：「惟於射而後有爭，然雍容揖讓，則其爭君子，而非小人之爭矣。」

## 「其爭也君子。」

這一章的重點在君子，君子是學而能立的士人，有一定的目標，在道義上，為利國富民，凡是功利名位，有違背道違仁者，自然不會去爭取。

孔子講「志於道，依於仁」，有違道與仁的自然不去爭取，小人則是志在功名利祿。若是關係道德仁義等，君子又應固執力行，並不是不爭。對道德要擇善固

執，力行近乎仁，經文不是說「當仁不讓於師」嗎？當仁固然要爭，老師做好事，學生怎能不做好事？「見義不為無勇也」，對於義的事也不能讓人。所以這一章「其爭也君子」，更須細細體會。

你們要學「君子無所爭，其爭也君子」，注重上句與最末一句，中間的可以省略，雖爭也不失君子的風範。

### 【三·八】

子夏問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，何謂也？子曰：繪事後素。曰：禮後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（101）

這一章分三段，如集釋所分，但解釋有所不同。

## 「子夏問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，何謂也？」

子夏讀詩經，其中有三句，二句是詩的本體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，何謂也。」為一段，重點在「素以為絢兮」。

「集解」，馬曰：倩，笑貌，笑的容貌。盼，動目貌，眼活動。這二句是讚歎女子。周幽王為褒姒戲諸侯有「一笑烽火臺」，一笑值千金。盼，動目貌，眼睛可以傳神，所謂「傾城傾國」，眼一看傾城，再看傾國，再看傾天下。絢，文貌，質是本來，文是文飾。

「集注」，倩，好口輔也；盼，目黑白分明也；素，粉地，畫之質也，畫的本來；絢，采色，畫的采飾。

（按）這一章，事分三段，其中第一段三句，僅是子夏問詩的意義（詩人做詩的意義）。集解言簡而扼要，頗得其體。集注說，口輔目盼也不錯，大可以相從。但是將「素、絢」以為是畫質、畫飾（素之本質，修飾），孔子還沒有說畫的事

情，朱注未免說的過早了。你們學文章必須用心致意，不可像朱注在這裡說的過早而沒有根據。

因為素只說是人的口與目，為女子的本質，目、口本身長得好。絢是說笑倩盼動的美姿。至於有注解說，可加粉黛、衣裳等服飾為絢，就嫌這種言語有枝葉。若能想到西東二施的顰蹙，自然能了悟質姿的大不同。

## 「子曰：繪事後素。」

孔子所答只有一句，「繪事後素」。

「集解」，鄭曰：繪，畫文也。凡畫先布上眾色再畫「白粉」，以粉分佈其間，來完成畫的文采，畫畫有這種畫法，但論語所說不是這個意思。

「集注」，繪事，繪畫的事情；後素，後於素，先用素底再畫色彩。引考工記：「繪畫之事後素功，謂先以粉為質，而後施五采。」素地與素功不同。

（按）第二段是孔子指事喻詩，因為子夏問詩，所以要指出事情來比喻，舉出繪的事情來說明詩的意義。素在考工記作「素功」，就是先畫五采色，然後繪上白粉完成一幅畫。考工記在周禮，可自己去查。禮記禮器說：「素言白地，而後施繪」，孔子所說，是禮器所說的意義。口為素質，笑為絢，笑就如文采。

全祖望氏「經史問答」：「問禮器，甘受和，白受采」五色、五行等，中間為土，而且四方都有土，四方的四角落為土。六月為長夏，在西南，坤為土，所以六月為土的本位。五臟最難治的為胃病，胃在中央，周身把脈若沒有胃脈就會死，周身分陰陽，胃有二十五陽，心肝等都有五陽，五五二十五，所以頭髮黑全是陽氣，不足便會發白。五味之中土為甜，所以什麼病都可以加甘草，人稱「甘國老」，能調和大家不打架，甘加上任何藥味都能調和。

「甘受和」這一句是陪襯，「白受采」，白色是根本，畫紅為紅，畫黑為黑，能接受各種色采，與考工記「繪畫之事後素功」是兩回事。全氏又說，古人注解論語，繪事後素引考工記，到楊龜山解論語時，才引用禮器。朱子合起來引用，所以

近代人多不以為然。因為論語這一章是指素地，不是素功。

楊氏、全氏所根據，都可以相從。素比喻口輔美目，繪比喻笑倩盼動。

「禮後乎」，楊氏說：「甘受和，白受采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，苟無其質，禮學之無用，禮不虛行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。」（意思是說要以忠信為本）

（按）第三段為子夏所悟，忠信為主，禮在質後，忠信是素，禮比喻繪事。

必須再略略談一下上回說的。吾列出三本注解。集釋，集各家的注釋，有好有壞，知對知不對，由此可以比較，而後知道其中的意義，這是一種讀書法。用此來比較，漢儒注解規矩，程朱有做比較，程子開啟以自己意思解說經典的開端。

以前吾講論語，志在教你們學禮貌，這一次就不是了。有總別二義，先說總，你們以前上學沒有學過道，孔子有孔子之道，所謂「士志於道」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我們沒有聽聞道，既使望道也沒有見到。

若懂孔子之道，學佛比較容易。你們有跟隨吾學佛三十餘年的人，頭十年確有

往生的人，其次十年則漸衰，後十年便更衰了。佛法有正、像、末法三期，如今好似末法，聽聞雖然很多但是沒有工夫，唯有增加迷惑而沒有伏斷煩惱，因為心不能改的原故。今日猶如蓬蒿滿頭，再下去恐怕荆棘滿頭了。你們心理不改，所以吾講說論語。吾因中國文化而有助學佛，又因學佛而有助於懂得中國文化。吾依經而說，你們是人，要以修身為本，命終求往生，不必再來。

今日毒很多，唯有聰明人能解毒，解毒必須事先準備。準備什麼？論語與佛法。可惜的是，你們未能信。共有不共，必須自己有解藥。首先必須找老師，學佛與學孔子，除佛說以外都不聽。佛、孔子為我的老師，論語就是孔子之言，依著論語來實行。

其次，你們都有障礙，所以學不入，因為你們的文學不行，二百餘注，你們能選擇嗎？歧路中又有歧路。若文理好，比較能不入歧路，所以必須懂文理，如「至於犬馬」章，懂得文理，便知犬馬不是指父母。

第三，考據，理能講得通便可以了，若要窮究他的源頭，則吾不能，說了對你



們也沒用。你們要諦聽，吾沒有為你們說的，你們不可信，如「禮後乎」章，所講的意義為禮器上所說的，而宋儒引考工記，有這個道理嗎？

八佾這一篇多半採講禮的事情，禮有五種，最重要的為祭禮，今日用的祭器、樂器等等都已經不是古代的，如何考據？漢儒距離孔子時代才數百年，已經有講不對的了。我們今天距五四還不遠，誰能說明白？

## 「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

「子曰：起予者商也」，孔子的意思就是禮器上的意思，禮器云：「忠信之人，可以學禮。」這個意思就很完整了。有人以為忠信與禮是同一等的種種說法，那是無事生非，多生困擾。又有人說，忠信與禮，經傳之中有分開說，有合起來說，其實不必爭。如素都說是白，但也有分開講的，有合起來講的。

我們不必像後儒批評子貢子夏的高低，我們夠不上資格批評。子貢說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孔子使他更於樂道，而子貢說：「詩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

磨』，其斯之謂與？」，孔子告諸往而子貢知來者。子貢問的那一章，孔子是直說。這一章子夏說人，孔子說繪，子夏悟到禮，這是橫的，豎窮橫遍，平等平等。

只就意境高遠而論，漢詩不如周的詩經，周朝的詩不如擊壤歌的渾論元氣。但是就文理的明白來說，當以唐詩為最。你們每天學一、二首詩，研究他的作法，預備將來自己看書，吾就是用佛經的科判、與作詩的方法，研究論語。

「巧笑倩兮」，這一章分三段，其實是四段，首先子夏只舉詩經，其次是孔子承接著舉繪事，再次則轉為「禮後乎」，最後合起來說「起予者，商也」，又合於最初所引的詩經。

【三·九】

子曰：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

若考據文法，大小文章都有起承轉合，具有一撇一轉。例如：上一章子夏問曰，分四段，最後合起來就可以知道，這一章也是如此。最後一句都合乎開始那一句。

**「子曰：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」**

三代為夏商周，自夏開始，文化漸漸有統系。夏家的禮儀，孔子說：「吾能說之」，可見孔子書讀得多。夏已經亡了，周朝立夏代的後人於杞，祭祀夏代，孔子到杞查考夏代的文獻。文化有什麼人知道？有人知道文化，這種人叫獻，所以說「文獻」，指知道文化的賢才。杞地的人不足以當憑證。

**「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」**

殷朝比較接近孔子，孔子也知道殷文化。我們已知民國元年的事情，能夠見到明、清的事情嗎？孔子能說殷代的禮儀，但說了誰信？要有證據，宋為殷代的後

人，但是要有學問、才能、能知殷朝國家文獻的人很少了，例如漢代的老伏生。若果真有這種人才，就能證明孔子所說，沒證據便有疑惑。

這一章是什麼意思？吾可以說說，但是不是孔子的本意不得而知。文獻與民族主義，大有關係，否則是數典忘祖。佛法在世間，有多少年了？有文獻在，依眾聖點記，就可以知道。

中國翻譯經典，在漢朝以後，但是在周代以前就有眾聖點記這本書了，可以作為文獻證據。但是在現在有用處，今日臺灣的文獻有幾人知道？三國的吳曾在臺灣開闢過，再早就知道了。如今大陸淪陷來此，其實是一家人，文獻與民族大有關係，今日的臺灣人都是從前的內地人。

你們要自重，要深入學問，才能有所作為。

子曰：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（108）

「子曰：禘自既灌而往者，」

禘為祭祀的名稱，吾沒有見過，注解所考據的很多，吾不信。因為漢代距孔子大約千年，也沒見過，五四運動至今不到百年，你們還不知道，縱使真知道「禘」，如他們所說的，五年的大祭，祭天、祭太廟，既使知道禘的意思，你往什麼地方祭？今日故宮裡的祭器很多，你們知道它的名字嗎？以佛家來論，樂器就很多了，密宗的音樂，今人也不知道。

灌，有二種，一者奠酒，在當日三獻後，撤饌時行灌禮。二者明日祭祀，前一天宰牛，在正午時，擺香案，不奏樂，有行牲官祭，吾曾當過；行完禮，以酒灌牛耳。這章是在初獻的先前。今所說灌究竟指什麼，不知道。

今日救死都來不及了，那有餘暇考古？最急切的，在於學以致用，若是考古的學問，那是太平時候的事。

## 「吾不欲觀之矣。」

禘祭，自行灌禮之後，孔子便不想觀禮了。

研究這一章有什麼用？這一章確是有所為而說。禘禮是天子之禮，魯國也行禘禮，所以孔子說不願看。從前不教有三，無後為大，魯國本來是傳兒子，到僖公時傳給兄弟。諸侯宗廟五祖，天子宗廟七祖，一個宗廟之內，中間為始祖，左昭右穆，輩份不可亂，祭祀時要一一有次序，不可嫌麻煩。到僖公時就亂了昭穆次序。有注解說，既灌以後，本來是恭恭敬敬，到此便疲乏懈怠了，其實這是托辭。

不論什麼事，不可以越禮，不可亂了次序，該做就要做，不該做就不做。從前商人為四民的最末，但是商人也知道「事忙先上帳」、「動物歸原」，你們要學「動物歸原」，一亂就亡了。有次序，依規矩，就可以往生，否則歧路之中又有歧路。

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！指其掌。（111）

凡爭執大的章節，有作講義解釋，沒有爭議的，便不作講義。另外有注重考據的章節，吾也不費事考據，因為講的聽的都難，初學的人沒有這個眼力，而且對於實用也未必有益。例如孔子對於夏般的禮，都能說，但是因為文獻不足夠證明，也沒有辦法。讀書必須注意這一點，不宜呆板。

禘的意義，我們不能清楚知道其中用意，只好隨從古人的說法，不敢強作主張。

「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不知也。」

有人問禘禮是怎麼個辦法？子曰：不知也。

孔子懂，卻不能答覆，問的人不夠程度的原故，因為祭祀的人就不懂禘禮。

### 「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！」

若知道禘禮是怎麼個辦法，那對於天下就像這個（記者說：指其掌）。「示」表示，擺在眼前。

### 「指其掌。」

指掌是什麼意思？一般而言是容易，這一章不是如此解。孔子自己說「不知也」，後人怎能說「知個禘禮便能治天下」？這種說法不可跟從。

祭的人連禮器都不懂，何況是禘禮！什麼禮器有什麼用途，分量如何，都有一定。

只要牢牢記住就可以了，不必妄作聰明，不知而強作注解。



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（112）

這一章的官司也打得很大。上頭無祭的對象，推論下句說的是神，上句說的必為鬼，家中祖先，名鬼，也稱神，外頭的也是如此。

吾講了半天，你們不開智慧，什麼原故？私欲重的原故，昨日講經講四種作意，當知「見」為最重要。唯有將私欲放下而後可以開智慧，開智慧而後知見淨。

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」

祭鬼，要恭敬，是報恩，本分中應作的事。祭，得福。佛家明說有鬼神，儒家則不說鬼神，但宋儒硬說無鬼神，所以受很多人罵。參加祭禮要想得降百福，必須齋戒，齋者，齋心，心中唯有這一件事，無他念。你們吃素，並非吃齋。祭時「如在」，這個就是觀想，不論到那兒，「觀想」祭時鬼神如在目前，靠觀想的力量，

如祭關公時，眼前就是關公。你們燒香，如打電報給佛菩薩，要觀想，才得感應，所謂「神其來格」，如此，早晚課才靈。

上祭鬼，下祭神，祭祀不是祭自家的鬼，叫諂，外神也祭為諂，故孔子說：「泰山不如林放乎？」用這話來說季氏的諂而無禮。祭什麼，行什麼禮，有一定的，而且祭時須全神貫注，故孔子說他祭一定得福，我祭則得福，我戰則克。

### 「子曰：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

如上祭祀場面，他當作主祭，但是或許忙，或生病，由我代表，他沒參加祭祀，則這一場祭禮像沒辦一樣。看看人家的誠心。

怎麼如不祭？吾學佛，故懂中國文化。自己不參加，就是沒祭。他人如何觀想法？所祭的對象如在目前，才能感召，別人代替則祭不如在，神不來格，不等於不祭嗎？

阿彌陀佛，光照十方國，無奈你不接受。

【三·十三】

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灶，何謂也？子曰：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（113）

我們的筆很拙，若是我們來寫，必定先敘述一段事實。但是這章經文一上來說王孫賈問，怎麼回事，下文便有解答。

「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灶，何謂也？」

這句「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灶」，不是王孫賈的言語，或許是古人的話，或者是古言語。若王孫賈自己的話，必不如此說。只有師長對下輩可以這樣說：「何謂也？」朋友平輩尚且不可，對上輩更不可以。

孔子在衛國，值逢靈公的時候，靈公非常恭維孔子，但是沒有讓孔子出仕做

官。南子召見孔子，想借孔子的名聲，其實另有私心，何以見得？否則何必邀孔子一起出來遊街。這一件事有人瞭解，有人不瞭解，子路就不高興，王孫賈，何許人也，他自然瞭解。王孫賈這個人極會鑽營，靈公極聽信他，凡事以死的因果來權衡，但是這一次他就誤會了。

這個時候孔子沒有出仕，王孫賈以為孔子是走內線求官，所以問：你想作官，沒找對路線，找南子行嗎？但是不能直言：你怎麼放著我王孫賈呢？所以用比喻。

從前居家坐北朝南，西南角是房子最尊貴的地處。又有人說家有主祀的神，叫奧神，是住宅的神。又家中必有灶，有灶王，今日已撤差了，灶王最小，但是權力大，他生火才能吃飯，不生火，就無法煮吃的了。

媚，巴結人，說好話求人。當時有句諺語，與其巴結奧神，官位大，還不如巴結灶神呢？就如唱戲的說：「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纏。」要送紅包，先拉線。王孫賈假裝不懂，問孔子。

「子曰：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

孔子也明白，答話也裝糊塗。

辦事答話，靠平常練習，要當機立斷。

「你說的話，不對不對」怎麼不對？對方不問也可以解釋。

若得罪了最高的天，向誰去求禱呢？

這話一點也不錯，必須分治世亂世。你們到機關做事，受過教育，知道貪贓枉法不好。若到任以後才知道長官貪贓枉法，這雖是長官的事，你也要有眼力，長官多少要拉攏你，或給予你利益，他以為天下人都好利，如果你一上來不接受，但是你是部下，接受了又良心不安，怎麼辦？財是糊塗蟲，賊怕第一次，久了就成習氣。這時必須當機立斷，一走了之，否則破家敗名。這只是世法花報而已，還有果報呢！脫得陽間罪，如何能脫得陰間罪？

【三·十四】

子曰：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

(116)

這章說政治，儒家的學問，在於政治之學，因為人道敏政，必須求人民公安。

文，表面的制度，包括一切制度。凡事「不到與過」都不行，難得的是「中」。孔子是聖之時者，無過與不及，恰到好處。文，表面；質，本質。質夠了，沒有條理也推不動，文質平衡了，好不容易，例如政平訟理，這好不容易。文高了，質未到，文太複雜，例如今日的會計法，就是文太甚，反而不清楚。賦稅法太複雜，人民不會納稅，漏稅的人自然很多。質太過，手續不完備也不行。

「子曰：周監於二代，」

孔子談政治，要文質相平。秦法繁苛，文太過。高祖入關後，約法三章，百姓

大悅，若只此三章，不能有四百年的天下，只有質而已，後來蕭何再制律法。若法律只有三章，一家小店也弄不清楚。六經、十三經都是史，史都有因果報應。所以周參考夏商二代而損益之。監，考察的意思。

### 「郁郁乎文哉，」

「郁郁乎文哉」，文，文化；郁郁，無過與不及，到達和的時候。所謂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，可是文王一完了，也不行了。

### 「吾從周。」

孔子說，若我從政，則跟從周的辦法。

世間法，可以直報怨，君子不為己甚，過甚了，就會出大毛病。

## 【三·十五】

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孰謂鄫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太廟，每事問。子聞之曰：是禮也。（117）

這一章有起承轉合，要細細按著層次。

「子入太廟，」

孔子所進入的太廟，必定是魯國的太廟。

國家一建立，先立太廟，魯國的太廟是周公廟，按時祭祀，不舉行祭祀時，廟門關著。

「每事問。」

每事問，問事與器。孔子尚且每事問，宋儒卻說都知道，可以相信嗎？真是狂誕。



祭太廟時，如何能每事問？祭祀時要清淨莊嚴，講究肅敬，執事不許移動，這時如何允許閑人發問？這一章必定不是在祭祀時問，大概是在演禮時。史記世家太史公曰：「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」曲阜儒生每月得演禮幾次，否則就忘了。

「或曰：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

或曰，不說那一個人說的話。孔子是名人，孔子的學問，人們都知道，孔子是實至名歸，不求而自得。若不要名，唯有逃名，跑得遠遠的。

「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」，孔子的父親叔梁紇，封於鄒，所以說鄒人。鄒人的兒子，指孔子，避諱，以免直稱孔子。鄒人之子以懂禮聞名，為什麼要每事問？誰說他知禮呢？有人說：你問，當然是不懂，知道了何必問？這個說法似是而非。

「子聞之曰，是禮也。」

「子聞之曰，是禮也。」這是結語，孔子聽了以後說，是呀！我每條問，這就是禮呀！孔子為什麼這麼說？這是孔子的修養，我們必須學。

演禮與祭祀一樣，只是容貌不同而已，演禮重在練習。孔子前往觀禮，正是「學而時習之」，也是「傳不習乎」。孔子答話不亢不卑。

【三·十六】

子曰：射不主皮，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（120）

論語原來不是一時說的，也不是一人的筆記，更不是一篇文章，但是編論語二十篇的人也曾歸類。例如八佾這一篇，說的都無法講，這篇都是說禮樂，禮有三禮，不懂三禮如何講禮，樂就更難說了。我們都不懂禮，聽這篇很費事，我們重視實行，懂這個禮也不行。禮樂有頌詩、有吹彈歌舞，禮樂都是國家所制定，今日反共第一，所以還未制定。詩是樂的詞，今日國家也還未制定，如何歌頌？

這一篇是孔子的時候，禮樂都亂了，孔子說的都有用意，沒用意不會隨便說。吾不得不講，你們知道書的皮毛就可以了。在孔子時代，論語說的如同報紙，當時人聽聞後，知道不合禮，就會改，有部分的人不肯照著改。今日有所不同，必須合乎今日的使用途。考據不可錯，但是考錯的地方很多，對的很少。從前只依據朱子的集注，不辨好壞，以錯為正，其實多半是錯的。但是為了參加國家科舉考試，人們也還是遵循朱注。今日學論語是為了學問，但是注解有二百餘家，如何看？你們對於文句也必須知道，不是學制度，而是學文字，學了不是去治別人，是為了治自己，知道其中有不合禮的地方，我們也不去做。

你們學佛，知道禪淨本一家，禪主悟，起疑悟後才看經，未悟以前不許看經，淨宗沒有明說要悟，其實論語也必須悟才能領略。你們修淨土法門，除了學成老太婆以外，還必須悟，否則既不是上智，又不是下愚的人，那往生就無望了。證大圓鏡智才得到無分別智，老太婆就是無分別智，這個話若聽者沒有實在工夫，無法對人說。所以你們必須學悟，論語也是如此。看看「射不主皮」，注解有多少，吾須

挨著看，然後裁決，其中有很多廢話，但是不得不看。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，秦始皇、李斯也知道書害人，所以焚書，若讀書不會悟，那秦始皇、李斯不就是跟孟子學的信徒了嗎？

民國五四運動以前，生男孩懸弧，生女孩懸悅（悅，佩巾），男子必須學射箭。射可以觀德，國家以射選拔人才，每月練習射禮，會射禮的人，祭祀時才能當陪祭，祭祀完畢可以分到胙肉。魯受齊國女樂，孔子必得等到祭祀完畢，沒有得到胙肉才肯離開魯，並不是孔子窮的想吃那塊肉。

### 「子曰：射不主皮，」

鄉射為文射，還有郊射，那是武射。射箭必須和顏悅色，心平氣和，再觀察他射箭的禮貌，合不合乎禮貌。第三再看主皮，看射到皮靶的位置。文射只要「中的」射中目標就可了，不中也不要緊，禮都周到了便可以。從前用布當箭靶，後來改用皮，著重射箭有沒有貫穿皮革，郊射就必須貫革。這是鄉射演禮，禮樂射御書

數是讀書人應該練習的藝術，不須要貫穿皮革，貫革是壞規矩，一條不合規矩開了端，往下條條都壞了規矩。

考據不能不要，不能不考，但不能深信，只能當作有此一說而已，可以存疑。

孔子說，射箭不主張貫穿皮革，全在文飾的禮儀上。

## 「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

科，等也。因為每個人的力量不同等的原故。自古以來就是如此。

今日的鞠躬，多是鞠項而已，沒有敬意，心中不恭敬人。今日學校只是鞠項而已，你們想想，這樣做合禮嗎？今者學界的人，反不如武夫糾糾的老粗。

## 【三·十七】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

(121)

今日沒有這個了，子貢那時，也已經不行。現今有日曆，比以前算是退步了，這就是鄉下百姓來說。鄉間都有供灶王爺，上面有灶王爺的像，下面有十二月分，有天干地支，有二十四節氣，有這些個，一年的節候就都知道了。現今的日曆沒有，不是退步嗎？再者凡是讀書的家庭，都有黃曆，這是國家欽天監所製訂的，才知道什麼時候過年。中華民國六十年來，有兩次的過年時間都亂了。從前「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」就必須殺頭，因為誤了民時。「山中無曆日，寒盡不知年」沒有日曆便不知過年了。

從前的君王頒布「時憲書」給諸侯，諸侯藏在太廟，正月初一，百姓會供一隻生羊給諸侯。這一天，諸侯到太廟告廟，再上朝開會議，宣布這個月的政務，第二個月也是如此，月月都是如此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大作用，諸侯先拜太廟，再上朝，宣布政事，假如不拜、不上朝，諸侯便各自為政了。周幽王、厲王就是如此，所以

國亂而亡國。魯文公時，有閏月，有病沒有告朔，沒有上朝，後來沒有病了也懈怠不告朔，不上朝，所以有三家之亂，凡事都是自找的。

### 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」

很多年都沒有告朔，但是這話很難說。魯文公雖然不告朔，不上朝，可是送羊的人仍然照每月送來。子貢稟告孔子，不如廢去告朔的餼羊。有人以為子貢愛小財，其實不是，子貢有他的用意。

### 「子曰：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

孔子說：端木賜！你愛惜羊，我愛惜禮。有這隻羊就知道必定要告朔、上朝，這個禮還沒有廢除。如果廢去這隻羊，那連告朔的禮也都不知道了。

我們不是天子，也不是諸侯，對國家幫不上忙，唯有少為國家添麻煩，就是愛國，這也是理所當為的事。

【三·十八】

子曰：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也。  
(124)

「子曰：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也。」

看這一章書，可以知道大家都亂了禮，大家多不合禮。孔子所說有如禪話。人都不講禮，孔子不僅教人行禮，孔子自己就是盡禮。自己先做到再說人。

【三·十九】

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  
(125)



「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」

這必定有緣故纔問。定公問，君使用自己的臣子，臣事奉自己的國君，應該如何？

「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」

孔子回答說：國君在上，要按國家的規矩辦，不可亂指揮。例如年歲好時，用百姓一年可以用三日，不好時一年只用二日，再不好時就只能用一日。又如對待老人的待遇，要像對待年輕人，而且更加超過，尊重老人。用人的時候，老人不做粗工，處處要替百姓想。

「臣事君以忠。」

「臣事君以忠」，當公務員，遲到早退，開著電燈領薪水，這算是盡忠嗎？

「君使臣，臣事君」這有兩方面，若君使臣不以禮，臣必不會真心辦事。若是

臣不能盡忠，則如何對得起自己的國君？

沒有讀書的人，與真小人，情猶可原，既然讀書是君子，如何能如此？這些講了都可以自己受用。

【三·二十】

子曰：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

(125)

「子曰：關雎樂而不淫，」

詩經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易經起首也說「乾坤定矣」。中國注重五倫，一人為匹夫、匹婦，孤陰不生，孤陽不長，一夫一婦名「室」。易經這「定」字很好，八卦有老陽、老陰、長男、長女、中男、中女、少男、少女，共八口之家，五倫規矩定了之後，不再更改。從前嫁女兒時用茶葉，就

有不再改嫁的意思。（案：因茶樹不能移植，必須用種子種植，所以以茶葉做禮物，祝種植不移之子，暗寓女子堅忠不渝。）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從前朱買臣因為休妻，而被廢頭名狀元，社會上也不理他。

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、兄弟，這是天倫。結婚，要得一有德的好女子，如齊宣王娶無鹽女鍾離春，就是因為鍾離春有婦德，娶得有德的婦人，然後可以教國人。周朝八百年的天下，是太太幫助的，賢內助很重要，所以文王思得賢女幫助治國。夫婦是倫始福源，不可以隨便。「樂而不淫」樂得后妃之賢，不是因為后妃長得漂亮。這是幸福的源頭，豈可隨便！

## 「哀而不傷。」

求之不得，輾轉反側，這是憂慮國家有誰能來幫助治理。參差荇菜，是採荇菜供太廟。

哀，哀賢女未得，哀國家還沒有得到賢才。

詩經三百篇的第一章就是「關雎」這一章，大家可以學學。

【三·二十一】

哀公問社於宰我，宰我對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，使民戰栗。孔子聞之曰：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（128）

【雪公講義】

○哀公問社於宰我，至曰使民戰栗。

「鄭氏」云：田主。主、社也。

「邢疏」：先儒或以為宗廟主，杜元凱、何休，用之以解春秋。

「拜經日記」經文明云「使民戰栗」：以社稷為民而立，故曰「使民」；若「廟主」，與民何與？

「潘氏集箋」讀書證疑，引墨子云：聖王建國營都，必擇國之正壇，置以為宗廟；必擇木之修茂者，立以為敢位。

「半農禮說」謂：樹主、木主，必兼兩義。

（按）以上各說，只就一「社」字，紛爭若是，迄今不已。究以何說為正？後人各附各非，議論繁雜，歧中生歧。若細繹全文，似以「社主」可從。拜經日記所云「廟主與民何與」，義極分明。且哀公、宰我問答，非初建國立社，何能不知樹主之理？隱然有寓意焉。

「蘇子由古史」：哀公將去三桓，而不敢正言。古者戮人於社，其託於「社」者，有意於誅也。宰我知其意，而亦以隱答焉。曰「使民戰栗」，以誅告也。

「容齋五筆」：「使民戰栗」為哀公語。又曰：或謂「使民戰栗」一句，亦出於宰我；記之者，欲與前言有別，故加「曰」字以起之。

「韓非書」言之詳甚，可參。

（按）據上諸說，於此章各解，大有借鏡，可洗宰我千古之毀；而孔子之答宰，亦知非各注者之儻侗語矣。

○子聞之曰，至既往不咎。

「包曰」：事已成，不可復解說也；事已遂，不可復諫止也；事既往，不可復追咎也。

「集注」：遂事，謂事雖未成，而勢不能已者。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意，又啟時君殺伐之心；而其言已出，不可復救，故歷言此，以深責之，欲使謹其後也。

（按）蘇子由古史、容齋五筆、韓非書諸記，此章經文，大有事在。孔子曰三句之解，包與集注，語皆含混，殊無義意。竊以初句謂哀公失政，三家僭越，局勢久成，不可復說。次句宰我進諫，無補於前。三句孔子自謂宰我言雖失宜，然既往矣，吾亦不再咎也。夫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乃孔子所訓；今知宰我所答，恐不如是。

「哀公問社於宰我，」

注解有人罵宰我，開了殺伐之心，另外也罵宰我晝寢，這不可以。

國家有宗廟社稷，社稷露天，可得風雲雨露的氣。社有二種：

一說，社為田社，社主壇所埋的祭物，自古就有安社稷壇，如封禪，祭泰山，埋玉等。社有「主」，這是社稷的木頭。社主要用那一種木頭？不一定，看在那一個地方祭就埋那一地方的木頭，就當地山上長的樹木，用這個樹木做主，後來也有埋石的。

二，社有人以為主是宗廟的神主，神主用木，普通都用栗木為主，也有少數富有的人用檀木，就古代而言這不合禮，不必用好木。

今采社主的說法。社主稱主，廟主與社主不同，這一章是哀公用社主不是指廟主，若指廟中神主，那與百姓有何干？魯哀公為什麼問社？宰我所回答的四句，其中有用意，宰我、子貢都是言語第一的賢哲。論語為孔子與諸弟子問答的記錄，都是有所為而發，不是無因妄發的議論，否則豈不是神經病嗎？當時魯國政出三家，魯哀公不能作主，也無法做主，因為魯國的社稷壇遭受火災，哀公趁此問宰我。有如參禪，指這個說那個。

宰我的言語、武功都好，曾經領兵戰勝齊人，是文武雙全的人。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，宰我知道哀公問的心意，但不敢明說。孔子說話含蓄，孔門弟子也是如此，往後吾也含蓄說話，你們必須善聽。

「宰我對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，使民戰栗。」

宰我答三句，上二句陪襯，重要在「周人以栗」。而且恐怕哀公聽不明白，再解釋說：「使民戰栗」，使百姓對國家害怕，要使三家戰栗。

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為什麼周要埋栗？曰：「使民戰栗」，有人主張這句是哀公所說，所以說「曰」。這是懂文法的說法，但是沒有明說是什麼事。在蘇子由的古史、容齋隨筆說的很詳細。

「孔子聞之曰：」



可見孔子不在眼前，宰我沒有與孔子商量，孔子聽聞後說。一般注解以為孔子責備宰我，而且認為三句是一個意思，有如「一個孤僧獨自歸」的重複囉嗦，孔子會作這種文章嗎？並不是如此，因為孔子為宰我的老師，老師與學生說話，不是這樣的口氣。經文中的諫，是以下對上才叫諫。

## 「成事不說，」

「成事不說」這個話很含蓄，事已成定局，不必說了。這是說哀公失政，三家僭越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，再說有什麼用？

## 「遂事不諫，」

「遂事不諫」，這是宰我進諫哀公，勸哀公立權威懲罰三家，但是事情已經順遂三家的心願了，事先為什麼不諫？再諫也於事無補。

## 「既往不咎。」

「既往不咎」，咎，一說是指哀公與三家的大錯誤，不必再責備了。另一說是宰我的咎，宰我為哀公出主意，言語既已說出，不合時宜，雖然失言，我也不再責備宰我了。

那就不管了嗎！若不管，孔子又何必說「三家者以雍撤」等話？又何必墮三都？這是因為宰我所說不是時候。孔子的辦法是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，辦事不成功，又害人，那有什麼用？

孔子說話和平，宰我說話不和平，孔子也想削去三桓，不是不管，而是不須要再諫，諫了無用，可以另想辦法。古事今辦，可以做前車之鑑。

【三·二十二】

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。或曰：管仲儉乎？曰：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然則管仲知禮乎？曰：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

樹塞門；邦君為兩君之好，有反玷，管氏亦有反玷，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。（133）

孔子必定是有原故而說話。

「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。」

當時管仲名聲大，齊強魯弱，有人說，齊國有管、晏的王佐之才，以為管仲有王佐的大才器，所以孔子說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！」。

「或曰：管仲儉乎？」

有人聽到孔子這句話，以為器小格局小必定是節儉，所以問：「管仲儉乎？」。

「曰：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」

孔子也不承認，說：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」。三歸的說法有很多，其中以三處住宅比較妥當，管仲有三處歸宿。而且「官事不攝」，攝是兼差，家臣各司其職不兼差，一切事都具備。「焉得儉？」管仲如何稱得上節儉？因為管仲聲名太大。

從前的出家人先讀中國書，再看佛經，再到北京禮部受戒，才住叢林，所謂「天下叢林飯如山」，內地的叢林規矩極為嚴格，超過儒家的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曾國藩見叢林用齋無人咳嗽，比軍隊還整齊。如今叢林的規矩如何？古代叢林規矩今日已經不復再見，外不淨內如何有淨？今日三壇大戒一鍋熱，沒有叢林的規矩，不足道也。

我們修淨土法門，其實佛法都要「淨」，唯佛一人居淨土。學論語有助於學佛，因為成佛要以人天為基礎的原故。

「然則管仲知禮乎？」

又有人以為三歸是國君所賜，長者賜不敢辭，所以問「然則管仲知禮乎？」管仲應該是因為懂得禮節吧！

「曰：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；」

孔子再回答這種誤會。孔子說「邦君樹塞門」，古時候的規矩，今日已經變很多，例如鴻門宴中的「項王按劍而跽」，跽是長跪，日本如今還保存著，臺灣也還有樹塞門，門處有木頭當屏風。屏，諸侯設在門外，大夫設在門裡，這是禮貌。邦君應該有屏設在門外，管仲為大夫也可以設屏風，但必須小一些。但是管仲樹立的屏風與邦君一樣。

「邦君為兩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，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。」

「邦君有反坫」，坫是兩楹間的土臺，可以放酒器。國君用反坫，普通人就放置在桌上。反坫，是表示尊敬。至於反坫如何造，考據也不準確。「管氏亦有反

玷」，這與貧富無關，與禮有關，管仲有反玷是僭禮，所以孔子說：「管仲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。

另一時候，孔子又說「微管仲，吾其披髮左衽矣」，孔子認為要是沒有管仲，中國便亡國了。或許有人誤會，孔子說話矛盾，其實孔子說話是一以貫之，會說不如會聽。

聽這章經文，必須舉一反三，知道如何對待人。人有長有短，古人說「君子各有其長」，若直接說就是人才有長有短，全短為小人，全長為聖人，這兩種人很少，多數人是有長有短。孔子說：「不以人廢言，不以言舉人」，賢者就要鼓勵他，不肖者可以引誘他走上好的路。所謂「蓋棺論定」，活著時能不變心的人極少，唯有到死時才能論定，不能一概抹殺，否則不能得人才。所以孔子說「吾未見剛者」、「得見有恆者斯可矣」，永遠不變心，要有好大的學問！全天下無道很久了，惡的人要擯除，善的人要嘉獎，為的是給人留一條自新的路，有勸告勉勵的用意。

【三·二十三】

子語魯大師樂曰：樂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。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。以成。（136）

「子語魯大師樂曰：樂其可知也。」

大師的「大」，音如字，音ㄉㄞˋ、ㄉㄞˋ、ㄉㄞˋ，都可通。樂師有大師、小師的分別。

朱子改成太（三公中一），其實是大。孔子自衛反魯，制禮作樂。

你們寒假可看阮元十三經注疏的詩經。先有樂再有禮，七情都不是正常的態度，所以天下大亂。中庸說：「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」，七情要用禮來節制。病由於七情，愛為主因，有愛才有喜，不愛就惡。因為愛，有人來討取便發怒，故楞嚴經說：「愛為生死本」。樂能調和七情，使心情中正和平。這一章很難講，因為現

在的熱門音樂，靡靡之音都是令人死的音樂。

### 「始作，翕如也。」

始作，開始演奏。奏樂不是一種樂器，例如平劇有連奏，祭廟為合奏，又例如祭孔有歌詞，唱「大哉孔子」。各種樂器都必須同一個音，如琴用「宮」，其餘樂器也必須用「宮」，笙則是連續不斷，其他樂器則有板眼。

「翕」，鳥的翅膀有兩個，兩個翅膀合飛為翕。剛演奏時，如鳥的翅膀原來是止靜的，演奏以後才徐徐奏出。

### 「從之，純如也，」

「從之，純如也。」從，音樂發展開後。例如吟詩首字不入韻，到第二字才合起來。純，絲清一色為純，樂曲一放開後，笙管琴瑟都是一個音。吹「宮」，就都是「宮」，不是一種樂器吹一個調，但是有笙管簫笛的不同。若說是異，則所有樂



器卻都是同一調，例如「商」調，所有樂器都奏「商」。音樂的道理，只可與知者說，所以孔子說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

## 「皦如也，」

「皦如也」，有如日的潔白，又如石的清楚，雖然同一調，但是各樂器的音都不同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

## 「繹如也。以成。」

「繹如也」繹，抽絲。絲越抽越長，綿綿不斷，音樂演奏到最後有尾聲，唱了尾聲，還要絃外有音，餘音裊裊。

做人、說話、作事、對朋友，都可依這個辦法。朋友久而敬之，朋友數，斯疏矣，要留空間，死後仍是朋友，如杜甫對待鄭虔的詩云：「九重泉下盡交期」，不能同年同月生，但願同年同月死，就是「繹如也」。做事也是如此，要圖長遠，例

如諸葛臨死時，還安排蜀漢的國事，就是要綿綿不絕。

【三·二十四】

儀封人請見，曰：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從者見之。出曰：二三子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（137）

八佾篇多是說禮，所以很麻煩，吾只說取其只一種說法，若一定要詳細考據，縱使考得正確，今日也用不上。吾每說完一章，必定會說我們今日應該如何學，大家必得在此多加致意。

「儀封人請見，」

儀，衛國地方，現今河南的地方。封人，做官的人，是什麼官今日已經不知道

了。為什麼沒有提到儀封人的姓名？因為他是一位隱者，自己不願意露出姓名，他也是高人，不肯顯露名字。儀封人，人想見他不願意見人，孔子來到此地，他卻想見，可以知道他的為人。長沮、桀溺耦耕，以及孔子的老友原壤，他們其實都是高士。有人以為孔子罵原壤，這是讀書不通的原故。你們學習論語，實在是能幫助學佛，但是萬萬不可貢高我慢，學了佛後就輕視儒家，目中無人。孔子也不輕易見人，大家必須揣摩這裡頭的文字。

「曰：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

儀封人請求見孔子，說什麼話？「君子之至於斯也」，凡君子來「儀」，「吾未嘗不得見也」，我沒有一次不得拜見的，讀書必須有這種眼力。因為遇到擋駕，才說這個話。

「從者見之。」

「從者見之」，隨從孔子的弟子才領著他去見孔子。見到孔子所談的內容沒有

說，因為沒有知道的人，所以文字也沒有記載下來。

## 「子曰：二三子何患於喪乎？」

出來，跟孔子的隨從弟子說：「二三子何患於喪乎」，「二三子」，看口氣這也是老先生的派頭。吾看這一章的文氣，儀封人見孔子出來後必定有問答。你們隨從孔子的弟子不必憂愁，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」，他們所憂愁的不是名利。孔子周遊列國，到處講演，當時天下亂，孔子志在救度眾生，你們犯什麼愁？

喪，喪失，患愁喪失了什麼東西？有注解說，孔子喪失官位，以為做官才能行道，大錯！不是做官才容易行道，反而做官不能行道，但是沒有輔助的人道也不行不通。孔子的聖賢之道沒有人願意聽，孔門弟子所憂愁的是大道將喪，孔子說：「天將喪斯文」，憂愁大道不能通行。

周朝十一月（子）為正月，殷朝十二月（丑）為正月，夏朝一月（寅）為正月，今日說夏曆，就是建寅。

## 「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

「天下無道久矣」，天地人都無道，冬天開桃花不是好徵兆，冬掌收藏，冬天開花就是冬官失權。書經胤征曰：「每歲孟春，道人以木鐸徇于路。」鐸，金口木舌，叫木鐸。每到正月時，道人掌管宣布國家政令，以木鐸在道路上巡走，宣揚政教，夏商二代都是如此。

這時候周天下的無道很久了，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」，將，將來、現在都沒有聽，道就不能傳，現在傳道也沒有人聽，將來才有人聽，本國也不能用。孔子為魯司寇，齊人饋女樂，孔子行，秦火後，到了漢代，儒家才通行。數千年以來，都是行五倫，直到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為止。

聖賢之道，萬古不冥，萬世滅不了，今日的批孔，吾也不患愁。今日也是無道，這是今人倒楣，不久將來大道必定再行，那是誰來再傳孔子之道？你們應該思之，思之。

【三·二十五】

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  
(140)

這一段關係著音樂。國家穩定後，先蓋太廟，再建社稷壇，民為邦本。再者國家必得有禮，制禮必得有樂，太廟的樂最重要。祖先是立國的根基，所以要立祖先的廟。有太廟就有祭禮，祭禮為吉禮，祭祀時歌功頌德，用的禮樂必須與事實相符，詩經有風、雅、頌三種體裁，頌就是祭宗廟的音樂，各國都有比較。所以孔子說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為。」詩都是辦政治，那裡是風花雪月。到了今日，連風花雪月也不會了，詩亡然後春秋作，今日春秋也亡了，因為今人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為之。笑罵也不行，只有用原子彈才有辦法，要想不挨原子彈唯有改心，而且僅僅臺灣改還不可以，因為天下無

道太久了。

「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」

韶，吾未聽過。若說韶樂是「翕如也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。」現今的人聽了，必定也不會喜歡。今日寺院的梵唄也不如以前了，從前板眼規矩，今日玩花樣，有如打花鼓。

樂由時令而來，要配合節氣，冬至陽生春又來，在冬至這一天黃鐘管的葭灰會飛起來。冬至日是黃鐘，屬於銅中最重要的，所以黃鐘是純陽的音。不懂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黃鐘大呂，依黍（豆子）排定十二個月，有六律六呂，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」，再配以宮商角徵羽；再配五臟六腑，心肝脾胃腎，所以樂可以調和七情。從前朝廷有六部，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，所謂「滿城桃李屬春官」，春官是學官，秋官則是主刑殺。

孔子聽韶樂，韶樂是舜王的樂，很美，「又盡善矣」，佛家的「妙」字，儒家

的「善」字，都是極至極盡的好，孔子稱讚韶樂盡善到沒話講了。

### 「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

武，周武王的樂。夏、商及周文武（文武合為一，父作子述，父子相續）稱做三王，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仍以臣禮事奉殷紂王，到了武王才討伐紂王。這一章有筆法，盡美矣，是政治好，未盡善矣，是沒有完全好。因為舜王禪讓得天下，武王是伐紂，在孟津會師，用干戈得天下，所以沒有盡善。

若如此說，那湯伐夏桀、周武伐商紂，弔民伐罪，不可以嗎？不是救民於水火之中，順天應人嗎？孟子說：「民為貴」，孔子也說：「民為邦本」，但是孔子溫和，孟子就說「吾但聞武王殺一獨夫，未聞弑君也」，孟子說的也不算錯。從前有人以為這一章經文是孔子責怪周家伐紂，這是書呆子的注解。

學這一章必須知道，祭太廟時的樂，在於歌功頌德。韶樂歌頌舜辦的政治，說國家如何開國，說如何作揖禮讓，一切都好，宮調比較多，商調比較少，自始至終



樂曲都是平平和和。若武王的樂，講文王視民如傷等等，也是和和平平的宮調。但是唱到紂王的無道，文王武王為救民於水火，於是興師討伐，而紂王抵抗。為了減少傷害人民的性命，速速殺了紂王，因此樂中不免有商調的殺伐之聲，所以孔子說：「未盡善也」。但是這也不會傷了文武的聖德。

【三·二十六】

子曰：居上不寬，為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？  
(141)

「子曰：居上不寬，」

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地位，在家中、出外都有上下的差別。所謂「平等」，不是現今人們所說的平等，如今的人講平等是視父如兄，稱呼為大哥，父親稱呼兒子

為老弟，現今的人以為這是「父子平等」，這是邪說。

日有盈昃，月有圓缺，天然就是如此。「居上」不必一定是作宮，一家之中，一個團體中，都有分上下。上下，這是自然現象。只要位居上位、在高位，對在下的人，都必須從寬。居上如何寬？人都有過失，人不是聖賢，誰能無過，小過裝聾就過去了，大過才要糾正，若大小過都管，太過嚴，那就不勝其多了，漢朝的劉寬一生不生氣，婢女端的羹湯潑到他的衣裳，他還問女婢的手有沒有燙到？大家不必學到像劉寬的寬，能赦小過，就是寬了。

## 「為禮不敬，」

「為禮不敬」，這是指在下位者，禮在於尊敬人，沒有恭敬心還算行禮嗎？禮必須敬，如今的人鞠躬大多是「鞠項」只鞠脖子。敬是把事情當真事幹，不敬的人，不能辦事。敬是對於事情真心做，決不苟且。

## 「臨喪不哀，」

「臨喪不哀」，父母的喪事是大事，所以喪事最重是要有哀痛的心。

## 「吾何以觀之哉？」

「吾何以觀之哉」，這三條是應該辦的事，他卻辦不到，那些不應該辦的事，他也必定不會辦好的，所以孔子說，我不願意再看其他的了。

你在上位，比人高一級，例如「里長」見到里民，就要處處幫助，這便是寬，有小過可以寬待。禮尚往來，大小事都必須敬，要用真心做，要真心辦事就必須辦得實在。家有喪事，或到喪家，不許有笑容，必須有同情心。孔子就是「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」

## 里仁第四

### 【四·一】

## 子曰：里仁為美，擇不處仁，焉得知。（142）

論語各章不相連貫，但編者將意義相同的彙編在一起，這一篇大多說仁。仁比較難懂，禮有外在形式，所以比較容易，而仁在內心，所以難懂。

這一篇說完後，仁大概就可以體會了。今先略說仁。仁者其恕乎，恕接近仁，而仁並不是就是恕。仁者二人，你們學佛，知道要「無我相，無人相」，人我要一律平等觀，仁是人在社會上對人的心態，雖然仁不在外，但是言語行動可以表現出仁的態度。言行不離仁，才是學仁的人，例如說話不只為我，不可傷人，做事為我，也必須為他人，而且不是只為張三，而不為李四，對張、李都如此，如對張三平等，對李四不平等就不行，對好人、壞人也是如此。

今日學佛者看不起儒家，學儒懂學道者很少，能懂得求學問便不錯了，到清代只求會寫文章，今人連學文章也沒有了。從前有學問、道德，今人連文章也不會。說出來很好聽，在注解上卻說苛薄話罵人。

孔子說「志于道」，志向定在道上，而孔子「志于道」依次為道、德、仁、義，道為首。道是什麼？中庸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道者天然的本性，「率性之謂道」，本性守住不變樣便是道。「修道之謂教」，修道才能教化人。孔子雖志于道，而提倡第三層次「仁」，因為道難懂，孔子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誰知「道」啊？我們沒有一人有道的，人無道、家無道、社會無道、天下無道，道也有根本，根本在人的心，心正然後說脩身，心有道，身才是有道的人，才能家有道乃至天下有道。我們不懂道，所以孔子說仁，道附帶說，我們不必做到仁，做到恕就可以了，而且「力行近乎仁」肯行便是近仁。

## 「子曰：里仁為美，」

這一篇因第一章「里仁為美」，所以以「里仁」為篇名。里為道里之里，二十五家為一里，今日已經變了，一里是一處的一段落，居處為里。

## 「擇不處仁，」

擇古作「宅」音同，文字有六書，宅、擇古來同義，很難講。漢鄭康成改「宅」為「擇」，古宅、擇通用，如「說」古時有二音，其中一個念「悅」，所以也可作「悅」。宅為什麼音讀成「擇」？其中有含義，宅不可隨意住，必須選擇，如孟母三遷就是例子。如果是水肥公司、瓦斯公司的街就妨害人身，風化街則妨害人心，都不能住，故宅有選擇的意思。

只是研學而無道，縱使學富五車也不可行，如注解中罵人，罵人就不是好人，隱惡揚善，能罵人嗎？孔子、佛罵人嗎？罵人不好，從前注解中不罵人很少，都是門戶之見，例如清人喜好非議人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，罵人，將人壓下去，不過是自己想沽名釣譽而已，存這種心便不能注解仁。仁者愛人，逝者已矣，不須罵，既往不咎，孔子何嘗罵人？吾對於罵人的注解，大不以為然。

## 「焉得知。」

「知」作「智」。

「里仁」，這一個居住的地區不止一家，自古便有「千金置宅，萬金買鄰」買房子費千金。只是房子好不算好，必須看看鄰居好不好，若鄰居不好，房子縱使一千元也貴，若鄰居都近仁、學仁，一萬元也不貴。你們學論語在篤行，不是學學口頭會說，大文學家也有壞人，行為不圓滿。你們要學好人，文章縱使是左、丘，左丘明眼盲、司馬遷宮刑，當時便受壞報應，也是不能實行的原故。

「里仁為美」若鄰居都是仁人，這居住區就很好，並不是都如此，事前必須先選擇，如三字經云：「昔孟母，擇鄰處」，孟母就是擇仁而居。

若去選居住的處所，「擇不處仁」若不選擇有仁人的地方住。

「焉得知」沒有智慧，家庭不會學好，子弟不會學好，再後悔就來不及。衣食人人都知要選擇，卻不會選擇住家，衣食是一時的，住家是永久的，如何不擇？

古人有人說讀書不要推演，這不可以。孔子主張舉一反三，自己必須會推演，如何可以不推演？這一章你們必須致意。

一者，人人家中有電視機，看電視必須選擇，不可看壞節目，報紙固然不好，電視更甚，今日略略有改善了。今日一千齣戲，有九成是鬧家庭糾紛。

再者，無友不如己者，交友必須選擇，觀友而知其人，十個君子，不抵一個小人，人往上進很難，往下墮落容易。

三者，國家以民為邦本，國，从口从或，不固定是誰在其中住，有好人、有壞人、有男人、有女人。易經主張乾坤定矣，詩經開首是關雎，男女是五倫開始福氣的根原，但是今日的父母也管不了兒女的婚姻，所以男女隨便結婚。關雎是選其德不愛其色，今人選色而且選不規矩的，你們已婚的人，要好好齊家，未婚的應選德不選色，否則焉得智？學佛也得不到好處。

佛家講慈悲，儒家說仁慈惻隱，儒者自以為與孔子平等，佛家沒有人敢以為與佛平等，儒者注子錯了也以為成一家之言，佛家解錯經是謗法要入地獄，所以格外小心不敢妄加注解。但是如今天下無道，也不如此了，三字經第一句「人之初」吾就講不明白，你們思考想一想，你們就不認「人」字，你們必得好好學，萬不可看



不起聖人，我們學的太淺薄了。

【四·二】

子曰：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（143）

這一章眾說紛紜，各逞知見而已，不必說的玄妙，令人畏難。吾的講法從簡，採取其中的道理，容易實行。

前一章說仁，那不仁又會如何？孔子提倡仁，因為學「道」很難，所謂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雖然說「道不遠人」，但是自己最近的眼睫毛你知道有多少數目嗎？沒人知道，所以孔子教人學仁就可以了。

「子曰：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，」

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」，仁者平等待人，不能絲毫損害人。在佛家來說，不要惹人起煩惱，自己以為做好事，以為沒有造業，可是令人起了煩惱，他就落下惡種子受苦報，是誰使他落了惡種子？都是你的罪過。你挑起他的煩惱，你沒有報應嗎？他會墮落，是因為你。你行菩薩道，是給人送菩提？還是送煩惱？由此可知罪沒有形相，若有形相虛空不能容受。學佛人，想要起煩惱時，必須以佛號壓伏，否則有什麼用？怨佛不靈，那是自我欺騙。

學仁，要像念佛淨念相繼，要想著不要損害人，不要妨害人，一言一行都想想大家。仁心不能放下，一放下，就是不仁。

約，貧乏、少的意思。生活艱困，處境簡陋，生活不好，不仁的人不可以長久待在這種簡約的處境。因為他不懂仁義道德，不懂人生為了什麼，只知人生是為享受，這是天下大亂的根本。長久處在貧乏，又不懂道理，便會不安分。

「不可以長處樂。」

「不可以長處樂」，飽暖思淫欲，賭博、跳舞都是有錢人，也不安分，貧不安分，富也不安分。人若沒有「仁」字，國家、社會都不會好。

## 「仁者安仁，」

「仁者安仁」，仁者，性地善良，這一種人天賦很厚，以為就該如此，做壞事以為對不起自己，一有損害人心就覺得不安，行仁便心安理得，而且他行仁無所求，這是仁者安於行仁。

## 「知者利仁。」

「知者利仁」，知者是聰明人，以為做個有仁德的人，對自己有好處，不做有仁德的人，對自己有壞處。我們若能「利仁」，就可以天下太平，有注解以為利仁不好，因為有希求企圖的心，這是責人太過，如果不這樣，那是希望人去作亂嗎？仁者安仁，我們或許有人做得到，但是很少。能學知者利仁，就可以了。聖人教人，給人自新之路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不必像注解那樣唱高調。

大家來學論語才懂得念佛，才可以出離輪迴，佛法也教人懺悔。

【四·三】

子曰：唯仁者能好，能惡人。（144）

「子曰：唯仁者能好，能惡人。」

若有人能心存仁，才能在社會上評論某人是好人、某人是壞人。你若不是仁人，沒有資格說人是好是惡，因為都是自私為己的原故。有仁字才能親善遠惡，否則都不得其正。

「古之學者為己」，古人學了以後，先改自己。「今之學者為人」，現在的人，學了以後專挑別人的毛病。天下動亂，吾勸你們先責求自己，將自己管好再說。

【四·四】

子曰：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（145）

「子曰：苟志於仁矣，」

「苟志於仁」，孔子自己是「志於道」，教人沒有說要志於道，而是教人「志於仁」，以仁為志向，若教他的學生都要志於道，那很多學生就不能學了。

苟，假若。假若建立起志向，從此不離開，執持「仁」字。

「無惡也。」

「無惡也」，若「惡」，音「烏」平聲，當「如何」講。音「ㄨ」去聲，入聲音「ㄜ」，朱注採取入聲「ㄜ」，解釋為：如此就無惡事了。這是廢話，因

為有仁自然就無惡事了，比如人已經吃飽了，何須再問吃了沒有？

在此應念「ㄨㄣˋ」，若志於仁則仁慈，就沒有患惡的人了。對好人嘉勉他，對壞人勸他改過，不願捨棄他。

這一章與上一章不矛盾，社會上的人不是如此，凡夫對惡人是拒絕他，聖人對惡人是不忍心捨棄，希望他變好，例如父母打罵子女，都是出自仁心，這是佛家的平等心。就像有人學佛，佛不喜，有人謗佛，佛也不瞋，佛如檀木，頭上頂著或是腳踩著，都能染香，佛都不在乎，因為佛是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。佛教徒修養不足，不能做到這一層，只會說這個話而已。儒者只知文字，不懂得道，所以也不會說。

孔子有教無類，「互鄉難與言，童子見」，這位互鄉的童子來求孔子，孔子也見，要教他變好。至於離開孔子以後，變好或變壞，誰也管不了，蓋棺才可以論定。

吾見好人恭敬，見壞人遠離，這就是吾的毛病。行道的人要先度壞人，因為壞人會危害社會的原故。有人問：那你為什麼不先度他？因為吾心裡「惡」之，有這種心，臨終便有障礙。孔子就不是如此，壞地方的壞孩子來請教，孔子也教他。

#### 【四·五】

子曰：富與貴，是人之所以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以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（146）

「子曰：富與貴，是人之所以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」

富貴是人們所欲求的，不由道理得來的富貴，雖然富貴了我也不要。例如古代泄柳、段干木的不仕，黔婁的安於貧窮而不仕，再有如「不食嗟來食」，最終餓死而不食的人。很多古人是如此，有骨氣！

「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」

貧賤是人們所厭惡的，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」，作善降祥，這才是富貴的道理原因；不作善而來了吉祥，這種好事我不要。貧賤很痛苦，有貧賤的苦因，所謂「作惡降殃」，若沒有作惡事而得貧賤，這是天命，我也不去除貧賤，我就接受它。

有些學佛人鬧家變，就發牢騷，以佛理來講，有人一生都作善事而家庭卻遭到不幸的，孔子尚且死了兒子，堯舜也都很好，他們的兒子卻都不好，這是什麼道理？大家想想。

這一章若從文法解析就容易明白。自從宋朝程子、朱子以後，論語就分漢儒與宋儒的注解，爭執很久，開了罵人的端倪。陸隴其為清朝康熙年間的進士，著書很多，他雖然崇尚朱子，但他的《松陽講義》還是有可觀的地方。王夫之的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，簡直就像罵大街，一直罵到孟子，有如法家之流，刻薄寡恩，文字尖刻



到極處。他也引佛家的名詞，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，他只知名詞，名相尚且不知。

集解，孔曰：「不以其道得富貴，則仁者不處。」不是仁者就不如此了。何晏曰：「時有否泰，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，此則不以其道得之，雖是人之所惡，不可違而去之。」例如孔子不出仕，陽貨屢勸他出仕，最終還是不出仕，因為時間不對，不是因為行道而得貧賤。臨財毋苟得，不因富貴而苟且求得。集解這一段，講的很好。

經文以外的少說，只要就著經文解釋就可以了，雖然依佛學講容易，但是就有羈雜，所以儒家的經典就以儒家解說，不用佛學解釋。吾講書以佛學譬喻，這就是羈雜。應當各行其是，而且批評誰好誰壞，這也不好。佛法是出世，儒家是入世，像是賣藥與賣棺材的互罵，其實兩者都不能少，可以並存。

孫奇逢《四書近指》：「人初生時，祇有此身，原來貧賤，非有所失也。至富貴則有所得矣。無失無所得，有得有所失。故均一非道，富貴不可處，以其外來。貧賤不可去，以其所從來。」人一下生，只有身體，赤著身而來，出來時，是貧？

還是富？人人下生都是如此，皇帝、太子也是如此，談不上貧。加一件衣服就是富了，下生時是不貧不富，所以貧是本來就如此，並不是幹不好事的，才貧了。長大得到衣食住家，就算富貴了，所以富貴是外來的，本來是無失也無所得，有得才有失，有衣食住便有失。不論有道、無道，富貴都不可靠，貧賤也去不了，因為貧賤是與生俱來的。

這一段沒有說佛學，而是含有佛學的義理。孔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樂；顏子有田三十畝，卻安於一簞食一瓢飲，過著本來面目的生活；堯王禹王的宮殿茅茨不剪，也很儉樸；子路很慷慨，穿著破縵袍和穿著狐裘的富貴人站在一起，一點也不在乎，因為貧賤富貴都不在他的心中。喜好讀書的，穿敝衣，有錢就布施。這些全在於各位的修養，吾青年時曾學這一套，所以知道，學佛後才改掉。所以人全在於覺悟、全在於能改，要「生而知之者」極少。道，指「仁」字，這是漢儒的注解。

★附註（非雪公所言）

反身錄：「伊尹一介弗取，千駟弗顧，夫子疏水曲肱而樂，不義之富貴如浮雲；顏子之樂不以簞瓢改；柳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。古之聖賢未有不審富貴安貧賤，以清其源而正其流者，而況於中材下士乎。」伊尹是商湯的賢相，名摯，最初耕於莘野，湯三聘才答應前往輔佐湯，幫助湯伐桀，而王天下，湯尊伊尹為阿衡。湯崩逝後，湯的孫子太甲繼位，太甲無道，伊尹放逐到桐宮，過了三年，太甲悔過，伊尹才歸政於太甲。

論語述而篇：「子曰：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，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

雍也篇：「子曰：賢哉回也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」。

柳下惠，春秋時魯國人，居柳下，謚曰惠，孟子稱為聖之和。

世間得貧賤的道理很多，例如不守繩檢，博奕鬥狠，奢侈縱肆，都是取貧賤的道理，沒有這等事而得貧賤，那這貧賤就是生於天命，所以不去。

【四·五十一】

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（147）

「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，」

「惡」，音烏，如何的意思。

聖人創作，賢人述說，做個君子就不錯了，不是君子便是小人。這裡頭含有因果報應，因果是異時而熟，例如殺人必須先問案，要費些時間。又如種瓜，半年可以吃到瓜；種桃，必須幾年後才吃得到桃子。得君子的名就不容易了，君子對於仁，不是全部做得到，近乎仁就可以了。仁就如佛家的慈悲，為佛家的根本，都不容易做到，因為不懂的原故。義較容易懂，什麼事應該辦，什麼事不應該辦。心存仁，往仁路上走，恕、剛毅木訥都是接近仁，力行就可以近乎仁，孝弟忠信能力行

也就是近仁。若不近仁便是遠離仁，遠就離開而去了，離去仁如何可稱做君子？孔子教人「文行忠信」，孝弟為仁的根本，遠離仁，君子如何成為君子的名？

## 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」

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」，終食，吃一頓飯的時間，意思是很短的時間，短時間離開仁都不行。造次是急忙的意思，無論多急忙，還是要將仁掛在心上。顛沛是危險，危險時，縱使到了臨命終也忘不了這個仁字。短時間，或是得意好事時，急忙時，顛沛如曾子臨終易簣時，也不離開仁。

在家要孝養父母，在外做事要忠誠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，存著這種心就可以了。吾為什麼講論語？因為你們大家學佛不夠道地，人格站不住，如何學佛啊？成佛在人。佛要修三大阿僧祇才成佛、羅漢要七番生死才證果，這都很難，所以才教人帶業往生的法子。淨土念佛要「淨念相繼」，如此可以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這一章「無終食之間違仁」，你們想想自己「淨念相繼」了嗎？能執持一小時就不錯

了。你們平常沒有練習，打佛七時，見思惑便出來鬧，如何得一心？這要怨自己？還是怨別人？

就段落講，這一章與上一章，從前的版本合為一章，集釋分開為兩章，有證據，也容易講，吾在此採取分為二章。

依文理說，上章說富貴不處，貧賤不去；這一章說君子不違仁，文理不相同。

上章沒有說仁字，這一章兩段都說到仁，所以分開講是對的。

文法是相，義理是質，讀書不只要懂得文法，還要識得文義，外表形相與內在材質都必須知道。這一章，講法很多。

從前的人打好這種底子，無終食之間違仁，學佛念佛依這個來實行，所以容易成功。執持名號，不鬆手。無事的時候如何說得上「不違仁」？必得遇到事情，平常人在富貴時就被淫惑了，而貧賤時則怨天尤人，造次顛沛也是如此。君子在富貴、造次、顛沛時就要不違仁，所以必得遇到富貴貧賤等事情後才能看出。急風知

勁草，國亂識忠臣。曹操是治世的忠臣，亂世的奸雄，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念佛也是這樣，平素少說風涼話，臨終才知道。佛家要人精進忍耐，儒家要人百折不回，走不到就殉道，身死心不死，例如文天祥的棄富貴如敝履，寧死不屈，人若沒有志氣，沒有骨頭，那就冤枉為人了。

#### 【四·六】

子曰：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。好仁者無以尚之，惡不仁者其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，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（151）

這一章分三段講，比較妥當，這一章朱注所講的，沒有什麼大失誤，可以講得下去。朱子說的或許有不對，而王夫之則是吹毛求疵罵人，這是大錯。劉寶楠依從漢學，罵宋儒的少；阮元也專主張漢注，對於宋儒也是一字不提，這樣就對了。程

朱開啟罵人的端倪，所以後來罵他們的人就很多，這也是一種因果，任何事都開不得端。

## 「子曰：我未見好仁者，」

「子曰：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」，這是一件事。人人有所喜好，嗜好有好有壞，不一定。有嗜好的人，即便死了也必須幹，如劉伶的嗜酒，死在那裡埋在那裡，酒隨身帶著，死也必須喝；賭徒可以賭上三天三夜，死也必須幹，樂此不疲。佛經說的「不厭不疲」，好樂仁是好的嗜好。但是孔子說「吾未見」，自己好仁，不管別人，這像是佛家的小乘，焦芽敗種。

## 「惡不仁者。」

「惡不仁者」，自己好仁，見到有人不仁就患惡。並不是去殺他，或是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，而是默擯，但也不是永遠都默擯。親君子遠小人，不僅如此，小人若能幡然悔改，也會接納他，例如孔子的見互鄉童子，「欲其進也」，不



念舊惡。君子恥獨為君子，若都是小人，你就不是君子了。君子愛人，就必須教化他，這是自行化他的人。孔子說「我未之見也」。這是兼而說之，下文再分開說。

### 「好仁者無以尚之，」

「好仁者，無以尚之」，依於仁，與仁靠在一起，不能分開，這種人是醇之又醇了。

### 「惡不仁者其為仁矣。」

「惡不仁者，其為仁矣」，雖不是好仁卻是患惡不仁，這當然也算是仁了。

### 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」

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」，不使惡人的惡習氣加在他的身上，例如陽貨贈送孔子豚，孔子回拜，途中遇見陽貨，應付他說：「吾將仕矣」，這種做法很難。我不能好仁，近仁就不錯了。

另一種解釋，若近仁者就能親近「好仁，惡不仁者」，有人加害這兩種人，就會設法保護他們，不使有人來加害「仁者及惡不仁者」。

以上是第一段，下面是第二段，注重「未見」，三段都有包括。

### 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，」

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」，「有」是假設詞。假如有人那一天忽然間對於仁要去做了，這是注重「力」，力是力行。一天力行孝弟忠信，就接近於仁了。

### 「我未見力不足者，」

「我未見力不足者」，上段是未見「好仁、惡不仁之人」，這是未見力行的人，誰都能做，沒有說想力行而力量用不上的人，孝自當竭力，忠則要盡命，沒有見過有要幹而力量夠不上的人。這是第二段，下頭是第三段。

### 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」

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」，力量不足，或可有這種人，例如家貧，只有白水供母也是盡力，野菜供母也是盡力。若是答應人還沒有完成而壽盡身先死了，就是未能盡力的例子。孔子說，或許有這種例子，「吾未之見也」。孔子的言語，雍容大雅，決不刻薄寡恩，一點刀筆先生的氣味也沒有。吾學司法，年青時刻薄寡恩，言語也是如此，儒家是講「不為己甚」。孔子說，不能「好仁、惡不仁者」，可以用力於孝弟忠信就接近仁了，再不然那或許就是「吾未之見也」。孔子極盡委曲婉轉，顯出引人往上走的能事。

這一章有三個「吾未見」，可以細細揣摩這個意味。

你們學佛，不能自行化他，只要化他也可以，再不然能勸人不為惡也可以，只勸就可以了。這就是隨喜，佛家注重隨喜、回向、懺悔。

## 【四·七】

子曰：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，觀過斯知仁矣。（154）

論語這一本書每一章都有爭議，所以講許多考據。學問是一套辦法，實行又不同，又是一套辦法。

子曰：「人之過也，」

過，過錯。一個人有了過錯。

「各於其黨，」

黨有二種說法，一者是朋黨，一者是類也。這二種說法不是一個人所主張，都有若干人主張，也都有道理，要依從誰很難。

先以「類」來解釋，看人的過錯，要看他是那一類的人，例如泥水工與泥水工是一類人，做衣服的與做衣服的是一類，評論他的過錯，要就他的同類來論，如泥水工做不好衣服，這不能責怪他，蓋不好屋才能責怪他。

仁者，有己有人，必須對得起大家，孔子很少說天命與天道與仁，孔子的弟子唯有顏淵三月不違仁，其餘的「日月至焉而已」，其餘弟子都不稱許他們是仁者。孔子對自己的學生希望他們往高處提，所以不輕易稱許他們，我們要是能達到低境界的就很好了。

天下無道久矣，例如講書的人自己澈悟瞭解嗎？吾只是近乎知仁而已。近，相似的意思。我們現今是末法，連相似法也沒有。今日的佛法比較三武滅法時期更亂，那時候講經的人破壞三寶的少，如今自己破壞佛法，外人不能破壞。三武時，不守戒而已，還不敢謬發經論，因為這是出自佛教。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，自古以來都是自家亂了才到倒楣的時候。

例如蓋房子沒有蓋好，但是他用盡心力到十二分了，只因為手藝拙笨，並沒有失去仁，不是他有力而不使，所以說不失為仁。若人具有高明的能力，只是盡了六、七分，若只盡六、七分，就不是仁。盡力去辦，雖辦錯，還沒有喪失良心。

仁，二人，如「竺」，竹子加厚，這是用比喻來明白仁的意思。二人必須有加

厚的意思，辦事時心要有對方，如此在社會才是仁人。現今吾說近似「仁」的辦法，吾工夫不到，縱使工夫到了，心裡有了，但是一說就錯。如禪家所說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所以會說的不如會聽的。你們都是學佛的，比起吾的工夫差多了。佛每次講經，常說：「諦聽、諦聽」。你們現今還好，慢氣去幾分了。若人家說而不接受，這也是慢。但是如今的時勢不好，事情來時，若沒有正知正見，學上十阿僧祇，也是枉然。所以六個根本煩惱中，有個「邪見」。今日之下你們唯有自求多福。

釋迦，翻譯為能仁。你們望道而沒有見道。上次說二種「未見」，第二種是力行近乎仁，力行什麼事？不是力行仁，而是力行以後才近仁。力行「孝弟」，孝弟比起仁容易懂。孝必須有敬，所謂「至於犬馬皆能有養，不敬何以別乎」。孝弟是求仁根本的入手處，漸漸就近仁了，再來是「文行忠信」。曾子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反省今天有沒有忠信，孔子是「主忠信」，八德說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」，孝弟忠信在先，管子卻單單提「禮義廉恥」，可見管子的器量小。總之，仁者二

人，二人之間彼此加厚，若悟不出來，就力行「孝弟」、「忠信」，或是「剛毅木訥」，也就接近仁了。

這一章不能知仁，知這個道理也可以接近知仁了。

以上的說法，不太普通。另一個說法為朋黨，就各人有關係的同類來說。在社會上要拿出公心來，自己親友有過錯，要憑良心說，若是袒護親友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卻是私情。若論公道，親友錯便是錯，不能結黨營私。不說別人的壞話，但是說自己人的壞話也不對。例如孔子講直率，人們說微生高直，孔子就不贊成。又如「其父攘羊，其子證之」，聖人也不稱許，而是要「子為父隱，父為子隱，直在其中矣」。魯君辦錯事，陳司敗問孔子：魯君知禮乎？孔子說知禮。陳司敗便懷疑孔子也結黨嗎？孔子說，我有錯，人們都知道我錯了，這是很好很幸運的。為人子要「子為父隱」，為人臣要「臣為君隱」。

我們求學期間少發議論，大概多是一知半解。在《孟子》書中，有人問：舜是大孝，他的父母做壞事，若舜為王，父殺了人，該如何辦？孟子答，舜會背他的父

母偷跑到海濱，這是可以的。這個分寸之間，極難下決定。

這一章依朋黨的解釋比較適宜。

### 「觀過斯知仁矣。」

「觀過，斯知仁矣」，人有過錯，要觀察他的動機，便知仁或不仁。好事不容易看，做錯了要看他的存心動機。

好學近乎智，好學不是就有智，只是接近智。力行近乎仁，力行是凡事都盡力而為，絲毫不苟且。知恥近乎勇，一事不知，儒者所恥，知道羞恥就接近仁了。知道這三句，才知社會的人如何，唯有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

### 【四·八】

子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

(156)



此章難在「道」這個字，再來是「可矣」。古來的人只學文章不學道，所以很難解。而且這一章是孔子說自己，還是說別人？注解有很多種說法。

## 「子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

為什麼聞道就可以死了？孔子是說自己還是說別人？這是世間法，吾雖然學佛但不會偏以佛法來說，孔子那時候沒有佛學，完全講人天法，所以這個道並不是了生脫死的道。

這一章說的是誰？應是就普通廣泛的人說。若說是孔子，孔子周遊列國最後返回魯國，已經六七十歲了，自己還沒有聞道嗎？這種說法不通。又有人說：朝指早上，天下有道，我「夕死可矣」，這種說法又太激烈，不像孔子的言語。所以這一章就是泛指一般人。

道指的是什麼？道是指人道，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，天道敏時，人貴在會辦政治，調和大家得公安。為什麼會不安？若光有自己，沒有別人，不走「仁」的路，

大家都不安。所謂「爭之不足，讓之有餘」，所以君子無所爭，「仁」就是道。

不要說學道，聞道便不容易了。力行就能接近仁，人在世間，懂仁道對大家都  
有利益，懂道就不會去害國家人民。若能聞道，朝聞而夕死，也不算空來人間一  
趟，否則縱使活上八百年，危害世間，也是空來一遭，害的人更多。

淨土法門便是朝聞道夕死可矣，別的道聞了，僅僅種善根而已。聽聞淨土法門  
能力行，就能成功，臨終十念便可往生，其他法門不能如此。學這一章，對於學佛  
也可增加力量。

〔四·九〕

子曰：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

(157)

「子曰：士志於道，」

士，凡求學的人，他的志向在修道。志，有如佛學的發願，發了願就不能更改。周利槃陀伽修行之所以成功，就在「專」。你們修淨土，因為淨土勝妙，縱使不妙，發願後也不能改，否則今天發願，明天改願，腳踏兩船，不會成功。修淨土就要立住仁道，這等於佛家的慈悲，那就決不會當小乘了，對於修淨土法門也有助力，可以帶業往生，乘願再來。若已斷惑，不再生生死死，想投胎就須留惑潤生。

## 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」

有沒有立住志，從那裡看？心在道上，外物都搖動不了。或許可以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但是最平常的反而最難辦，那就是不恥「惡衣惡食」。

「而恥惡衣惡食」，粗衣粗食，藏起來，怕人看到，自己以為羞恥，這是虛榮的心理，也就是好名好利。

## 「未足與議也。」

這類人「未足與議也」，與他談道那是枉然。因為道與名利相反，存有名利心則道必不成，或許有人以為人生為了享受，那就更不能議道了。

改外頭的過失已經不容易了，要改內心的過失更難。人生不要「貪名圖利」，子路衣食很闊綽，見了孔子以後，衣敝緼袍與衣服貉者立，也不覺得羞恥。蓮池大師一生成功，全得力於辨融大師的開示「不要貪名圖利」。應受則受，不該受則不受，若講享受的，是種地獄種子。原憲不想太多俸祿，孔子也不允許，要他拿去救濟鄰里，范仲淹就是拿俸祿設置義田、學田；有官運的風水寶地，使用來設置學校，讓大家都可以作官。

【四·十】

子曰：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（157）

集釋的考異與音讀有關，如適就是敵；莫作慕。我們依「無敵不慕」來說。

「子曰：君子之於天下也，」

君子，不必一定指在位的人，在位與不在位的人與天下都有關係。所謂「出交天下士，入讀古人書」，不在位也與天下有關係，要看天下人所學的，拿來和我們比較。

「無敵」，不必與誰一樣。

「不慕」不必對人羨慕。

心中不存敵體，待人一律相等，也不對某人羨慕，出交天下士就要如此。

「義之與比」，一個人一個環境，不論所做何事，環境如何，但看他做的事合不合義。義配為西方，有秋官肅殺的氣氛，所以義是一刀兩斷，下決斷，應辦即辦，不問同不同，只問合不合義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適莫」二字，鄭讀為「敵慕」，注云：適，匹敵之敵；莫，無所貪慕。邢疏二字為厚、薄。俞氏主觸迂、貪慕。釋氏華嚴經及無量壽經，皆有「無所適莫」之文。華嚴經引漢書注曰：適，主也。爾雅曰：莫，定也。謂無偏主親，無偏定疏。澄觀疏曰：無主定於親疏。無量壽經慧遠義疏：無適適之親，無莫莫之疏。

「比」字：論語稽求篇：比者，密也，和也。集注：比，從也。

（按）此章之旨，據鄭、邢、俞諸氏所解，皆指對人而言，文義甚顯，可從也。有謂指行事者，存心者，用情者，似皆紆曲。至解「適莫」之義，上列之五種，名辭雖有小異，而大旨無不相同，亦可從也。

上回已講過這一章，今天再說。

每一回，吾會為你們在各注之中找一個標準，集釋的講法可以採受，集釋的體例分為十類，知道各類的性質，才能明白其中的意義。

「適莫」兩個字，鄭玄讀為「敵慕」，要如何講？宋儒不同意這個說法。

鄭玄注說，適，匹對也，就是敵體。莫，貪慕。對天下人都平等看待，不敵對，不貪慕。

邢昺的注疏說，君子對天下人沒有貪慕便是厚，有貪慕便是對人薄。

俞樾主張，適是與我們觸迕的人，慕是我們對他有情感的人。

別解云，釋氏華嚴經及無量壽經都有「無所適莫」的文字，引漢書注說，適，主也；爾雅說：莫，定也。所謂「無偏主親」，不能特別偏於和我們親密的人。「無偏定疏」，沒有一定要疏遠那個人。澄觀注疏，主張：不一定與誰親近，與誰疏遠。無量壽經隋慧遠法師義疏：「無適適之親，無莫莫之疏。」莫，遠的意思。

比，有主「密」，有主「從」，可以採取「從」的解釋。

這一章的主旨，根據鄭玄、邢昺、俞樾諸氏所解釋，都是指對人而說，文義十

分明顯，可以依從。有人說是指行事者、有心者、用情者，似乎都迂曲。至於解釋「適、莫」的意義，上列的五種說法，名辭雖有小小差異，而大旨沒有不相同，也可依從。

這一章的主體對人，與人做什麼是作用。佛家主張平等，儒家也不分遠近，無厚無薄。對這個人，凡是合義的事，就可以與他辦事。

凡夫是張三說、李四說，同意允許張三，不允許李四，因為有親疏的原故，這樣就不行。

【四·十一】

子曰：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。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

(159)

元代以後都依朱子注解，細案文理，文法不合。



懷，說文，思念也。懷德，懷土可依「思念」解釋，若懷刑就太勉強了。另外有人解釋，懷者，安也，那懷刑就更難解釋了。經群平議當「歸」解釋，也有難講的地方。四個「懷」，應當一樣解才可以。

德，有人說是自己，有人說是他人；刑有說是刑，有說是法。

君子、小人不必指在位或不在位的人。首二句是指居處，下二句是指行動。

## 「子曰：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。」

「君子懷德」，仁里德鄰，所謂「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？」君子擇德鄰為居處，找有仁德的人住，交換知識，勿染惡習。小人不是如此，只問這個地方有沒有利益，能不能升官發財，安土而重遷。

## 「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

書經大禹謨說：「惠迪吉」，順道理的人就吉祥；「逆迪凶」，違逆道理的人

就凶多吉少。

刑，典型也。君子的行動，一向是想這樣有沒有合乎典型；小人只問這一件事能不能到得恩惠、利益。所謂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僥倖。」

這一章如何解，吾也沒有一定。

「互鄉難與言，童子見」，孔子就見他，孔子「與其進也」，唯義是從。「不保其往也」，不管後來，現在往好走，孔子便稱許他。

華嚴說：「內寂靜，外不動」，在世道大亂時，處在亂世中，內心要寂靜，外頭的環境也不為所動，念佛便是如此，自問能夠念得一心不變嗎？

君子懷刑，刑就是型，漢儒講「法刑」，刑與型同，典型的意思。

集釋二百二十頁的按語說：「此章言人人殊，竊謂當指趨向言之。」君子、小人統指在上、在下而。「君子終日所思者，如何進德修業」，君子求學所學都不離德。「小人則求田問舍而已」，小人想的是如何添置產業。德是對大家有好處，為

公，有益國家社會。小人只為自己，有財產就行了，今日之下的臺灣便是小人懷土。貪汙、殺人要財，都是為自己，懷德與懷土思想就不一樣。吾盡心教，你們不能獨立，吾也沒辦法。

君子懷刑，「安分守法」，不離國家的憲典，「小人唯利是圖」，好官我自為之，各界各機關都有君子、小人，你要是親近小人便成了小人。

吾與你們「孝弟忠信」四字，要勉力實行，你們必須先有羞恥心，無羞恥心就沒法辦了，無恥，無法跟他說君子、小人。如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天下，無恥（不要臉）講一切都沒用，人不要臉，就是畜生！

朝聞道的道，有人主張修齊治平。這一段，日知錄上也有評論，又有異端的說法，眾說紛紜，王船山先生說一歸方法，舉的例不倫不類，那方法歸一，如何說？吾有個說法是「百川匯海，萬法歸一，海歸那裡？」這個道理一說，人便不懂了，若說水變氣那就完了。

〔四·十二〕

子曰：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

（160）

「子曰：放於利而行，」

放，依也，放ㄉㄨㄛˋ，放肆。這裡的放，做「放肆」解。一點都不收斂，任意往外發展。

利不僅只錢財、物品，升官發財等一切，凡與你自己有好處的都是利。只要有利就幹，無利則不為。

「多怨。」人在社會上，一舉一動，凡與自己有利益的我才去做，沒有利益的就一毛不拔，這種人在社會上立不住，盡是招怨。

有人說，某某人有黨，有人就有黨，例如當盜賊也有黨，三個人做賊，都是小

人，有人把風、有人傳遞財貨，但是都是互相防備。莊子說，盜亦有道，因為大家都無道，這裡忽然有一人有道，所以莊子才說這個話，其實也是為自己的利益，要人替他賣命。所謂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讀書必須懂人情，還要瞭解眾生情，例如跳蚤也會做體操、拉車。

#### 【四·十三】

子曰：能以禮讓為國乎，何有？不能以禮讓為國，如禮何？  
(161)

注解就注解，何須再勞煩發議論？

「道」人都不懂。「德」，則是似明不白，模模糊糊。「仁」，二人，放於利而行多怨，因為沒有「仁」字。「義」比較好講，也不好懂。所以再有「禮」，從前朝廷有禮部。「著六官，存治體」，東西南北上下為六官，上為天官，下為地

官，東南西北為春夏秋冬官。春官是禮部，所謂「滿城桃李屬春官」。

「子曰：能以禮讓為國乎，何有？」

禮主敬，何謂敬？在於讓，你們要學讓，大小事，一切都是讓。堯讓舜，舜讓禹，讓之有餘，爭之不足。能以禮讓為國，就是堯舜，國尚且可以讓，何況其他小事？能禮讓，治國有什麼困難啊？

「不能以禮讓為國，如禮何？」

不能以禮讓為國，要禮什麼用？國家為什麼須要安設禮部？今日講究競選，何須讓？

【四·十四】

子曰：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。  
(162)

「子曰：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」

「不患」不必患愁。

「無位」，位，官位。俗話說，在家為民百年，不如作官一日。有了錢還不滿足，不如作官。若在歷史上有名，就覺得有光榮。

孔子說，不必患愁自己沒有地位，應患愁自己是否有所建樹，人格事業是否已經建樹了？真能著書立說也好。次一等說，別怕沒有地位，只怕你沒有能力，這是小人喻於利，孔子也不主張過高而難為人。從前書院的院長稱山長，從前人讀書多在山上，例如白鹿洞書院，因為遠離世俗，可以培養讀書人的浩然之氣。

「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。」

「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」，除地位以外，一切的事情都有名，古人上等者逃名。孔子說，不必憂愁人不知道你，人不知而不愠，要求有什麼可以讓人知道。論語這本書以仁義道德為根本，大家別求虛名，凡是學論語，仁義二字不離本身，離這二字，就是白學了。

【四·十五】

子曰：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：唯。子出，門人問曰：何謂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（163）

可以參考衛靈公篇：「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

「子曰：參乎，」



參，有讀音驂，有讀音參。長久已來都是讀音參商的參，吾從眾，曲阜聖廟也念「ム」，吾跟從大眾念ム，吾不敢確定。

### 「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：唯。」

孔子對曾參說，我的道可用一條貫通起來。我的道，參！你可以貫通起來。曾子答：「對！對！」也不問什麼是一貫之道。道有生道、死道，也就是世法、出世法，都要有道。這以中庸哀公問政的三達德來說，就是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」用「誠」這個字實行就可以。所謂「凡為天下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」如汽車零件有很多，但是有汽油才能行動。

### 「門人問曰：何謂也？」

門人，朱彝尊等人考據而有爭論，有人說自己的學生為弟子，弟子的弟子為門人。又有人駁斥，不必爭，就說是孔門弟子便可以了。

## 「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

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盡己就是忠，漢儒注解：用盡你的心，謂之忠。與人辦事，對一切人，必須盡心盡力為他辦事。恕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你們可以學這個。

說出世法，有人就駁斥。但是孔子信鬼神，所謂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易經說：「遊魂為變」，孔子也承認。曾子以忠恕搪塞門人，一貫講的是「道」，道很難講。如一串錢，千千萬萬串，可以一串貫串起來。

東坡以為是「一以貫之」難說，不是門人所能觸及到的，故以忠恕告訴門人。中庸說：「忠恕違道不遠」，所以曾子不用其他的言語搪塞，而用忠恕。

佛家說：「不變隨緣，一歸萬法」，隨緣不變，隨萬緣而不離真如本性，就是萬法歸一。懂這個就懂一貫之道。

世間法的一貫之道，就是誠。出世法的一貫之道，是道。顏子、曾子懂，子貢

懂一半。

【四·十六】

子曰：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（164）

孔子教人，不多說話，言簡意賅，但是古來注解的人卻大發議論，繁而寡當。你們作文，也要以論語經文為標準，不可嚕蘇。

孔子教人就是春秋大義，口誅筆伐，雖然沒有政治權力，孔子以口中的一、二字為褒貶，到前清時這效力還很大。其實到現今還是有它的功效力量，不管法律定有多少條，多嚴格，大家還是照常犯，現今的人敢貪汙，敢做太保，都不在乎。但是若說他是君子，上至官僚下到鄉間人聽了都歡喜，說他是小人，人人都受不了，厭惡小人。

學佛有五乘說法，人天先立住以後，再說出世法，人身難得，若是生到長壽天等八難，就難以學佛了，墮落到三惡道更難學佛。你能得解脫，就是斷了見思惑，證了羅漢。人身難得，但女子身不能成佛，經上有說，當生不能證得羅漢果，必得死了轉為男身才證羅果。但是淨土宗特別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都能往生。因為大家不懂教理，必須懂得全部藏經的教理後，才能講彌陀經，吾全部藏經沒有全閱過，看了不到四分之一。閱藏是一種修行，只看不解，一句句恭敬念下去，心裡不記分別，若瞭解三藏，一字字都會講，那便是三藏法師。翻譯佛經的祖師都是三藏法師，三藏都貫通以後才可以翻譯經典，所譯的經，這部經與那部經不會衝突，不能互相打架，這談何容易？

注解中有些是方便話，表面似乎是矛盾，例如禪宗不允許「欣、厭」，但是「欣、厭」是淨土宗的祕訣，願就是欣厭二字。即使在三惡道，也能往生西方，這是淨土宗的特別處。經中沒有說，看你會不會講，一個字就有二三十種講法。但是佛經中沒有說小人可以往生，可見小人惡的厲害。造了十惡五逆罪，十六觀經說這

種人可以往生，但是很難，卻沒說小人可以往生，可見五逆十惡比起小人還高一些。

孔子說人道的一切一切，算是說的很完全了，人做好就是人天道，最高到天道為止，但是不能解脫生死，佛法說的就是解脫生死的學問，所以儒佛二者各有所長。從前叢林規矩很嚴，比起軍隊更整齊，所以正法時守戒可以成就，守戒就成就了果位。像法時期是禪成就，末法時期是淨土成就。滅法以後，其餘的法門都消失了，就只留阿彌陀經住世百年，再來就僅留下六字洪名，會經典中的一、二字便是大法師。如今的法師很多，吾希望你們學論語，學做人。再者要學謙虛，不學謙虛不行，因為我們根本不中用，要打從心中真謙虛。如何真謙虛？因為知道世間學問無量無邊，眼光就會開闊，學問愈大，便知道自己所知的東西太少。就以臺灣的植物來說，臺灣人也叫不全，你連草木還叫不全，何況動物？

「子曰：君子喻於義，」

君子、小人的事太多了，怎樣才算是君子、小人？這一章是總則，其餘章所說的是分則。總則就是君子喻於義，喻，曉得，懂得，曉得是知「義」的道理。知義的道理後，不做可不行，中國學問是知行合一，知道了就要幹，不幹等於不知，不行有如不知，既然知道還必須實行。再來是知道而不實行，這只是懂一半。再其次是不懂義，不是不認識「義」字，這個義字只是代表符號而已，遇到事情要能懂得「是不是義」，能清楚瞭解這件事情合義或不合義。吾現在九十餘歲，出外辦事，遇見事情，什麼事該辦，什麼事不該辦，吾略知一、二而已，並非每次遇到事情都知何者合義，何者不合義。所以必須多多領教人，不論他是老人或小孩。孔子聖人，學琴隨師襄學，也隨項橐這位小孩學，孔子的老師太多了，誰有能力就向他學，也不是見到小孩就稱他為師而向他學。學問到了，懂得義就可以，否則要多多領教人。學是自己學，問是問有知識的人。

君子一舉一動全都在「義」上，這就是義人，例如布施錢便是義。小偷不是義吧？臺灣的廖添丁，吾的詩集裡就有讚歎廖添丁，他一身武藝，殺日本官，劫日本

庫，以救濟窮人，一生專殺日本人，雖是做賊卻合於義。今日很多日本人，對外國人叫洋爸爸，比起義賊差多了。

## 「小人喻於利。」

小人喻於利，利和義不必細講，小人只曉得利。利，不是僅僅指錢財而已，身口意全在內頭，義也是包括身口意。小人喻於利，一舉一動都求自己先夠本，給他自己有便宜、有好處的事情，他才幹。做這件事自己不夠本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雖然對天下人都有利，但是對他自己沒有利，他可不管這些，也不肯去做，這是「喻於利」的小人。

這是君子、小人的分齊，君子、小人的條件太多了，只在義利上分齊。存心為公在義就是君子，若私心滔滔，為私利的便是小人。

## 【四·十七】

子曰：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（164）

人群社會就會有傳染，所以交際、交友很有關係，古人說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都有薰染力，薰染自己而不覺。有的是他人來熏，有的是自己找來熏。這一章書是指自動熏，不要等他來熏，自己自動（如到藥店，出了店身上就有藥味，是環境來熏，若買樟腦放置櫥子，就是自己找來熏）。

「子曰：見賢思齊焉，」

見賢、見不賢，見這個字很重要，如佛家稱的知見，很要緊。這必須先懂義利，知道何者是好人，何者不是好的人，知道何人是賢，何人不賢，必須有學問眼力，在君子的九思中劃有界限，你一看他的動作就知道，不然在那裡找標準？見賢，賢比君子還高，不是白白看，看了也是熏，看了要思齊。思，當研究研究。思考想想與他一樣嗎？這是聞思修，見了也須思修，並不是白看。他是賢人，我和他一樣嗎？簡約來說，道德品性（存心），學問（一切技能），行動（實行）在這三



條上看，一條站不住就不算賢人，因為賢人恥獨為君子，若別人都是小人，這是君子的大羞恥。唯獨自己為君子，大家都是壞人，只有你是清白人，這是無同情心的焦芽敗種。有道德，要實行出來，不能不管別人，羅漢也有道德，卻是自了漢，不合中道。

「見賢思齊焉」與某人看齊，學習與他一樣平等，他是什麼樣，我就學他什麼樣，我們要跟上他，這很要緊。

## 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

「見不賢」這句話就和平了，不說「見小人」。不賢的人，或許是君子，或是普通人，只是不是賢人而已，比賢人差，不是很壞的，卻已是下等了。往上難，往下易，所以孔子不允許。

所以這一句話就含有進步的意思，見不賢的、不進步的人「而內自省」，思考反求自己，我是否和他一樣，我有這情形嗎？只許往前進，不許往後退，所以「見

不賢」這二字有進步的意味。若把「不賢」當小人，把「賢人」當君子就錯誤了。

你們會這二句，便步步往高處走。佛法有正助工夫，這就是正助工夫的助工夫。若能成賢人，學佛便容易了，會念佛就與一般人不一樣。

【四·十八】

子曰：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

(165)

這一章注解都在字上爭論。幾者，指微妙的微，小到細處不能說，佛法叫微塵、鄰虛塵。有人說，事父母，父母有過錯要小諫，甚至不諫，如父母做賊不勸諫，被員警所逮捕，坐監獄，這算孝嗎？

「子曰：事父母幾諫，」

此「幾」字，同「機」字。說某人很神，知機其神乎！能看到他心所動的念。

靈敏的人能看出他動的念頭，這是動機很微妙。父母有過失罪過，別讓父母鑄成大錯，整天心在父母身上，不僅是奉養，注意衛生方面，就心理道德也令兒女擔心。一有微微一動，還好改，輕描淡寫而勸諫，微微動時可輕描淡寫的諫，若成了大錯則不可輕描淡寫地勸諫。

## 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」

若父母不懂，再入一層，但不離敬字，婉轉不可惹父母不高興。若父母懂，又不聽你的勸諫，「又敬不違」，不可變色，如長輩呼叫，不可怠慢，唯而不諾（慢應）。不違者，不停止。違，止也。願未達到，不停止勸諫。不違背個人誓願，不違是諫諍父母的事不能停止，並非不違背父母某些事，而是誓願不能改。

## 「勞而不怨。」

「勞而不怨」，勞，勞苦也，古書不當勞苦講，但有他的道理。一次次諫，甚者父母責打，這很勞苦，勤勞受苦還是不怨恨，只可怨不能恨，如孟子說，舜王號

泣而旻天。怨，慕也，有怨無恨，何以不聽我們的話為何對我疏遠？古時對君有怨言則殺頭，故昔有「閨怨」等的宮詞，不是怨恨，而是怨慕，皇帝你不來，嬪妃他怨慕。

別解：勞，憂也，憂愁的意。注的有根據就可以了。詩經高誘注，勞，憂也。憂愁並不怨。

以上二說並列可從。

凡詩經說「實勞我心」，「勞心忉忉」，「勞心博博」，「勞人草草」，勞都作憂。

【四·十九】

子曰：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（165）

集釋餘論的讀四書大全說所發之議論太多，實在不必，佛法不主張議論。

## 「子曰：父母在，」

父母健在時，我們的身體，也可自由，也可不自由，可以斟酌。若已經無父母了，而祖宗香煙不能接續，則不能自由，父母在時，這點絕對不能自由。天下父母疼小兒，父母沒有不關心的時候，縱使在外好，父母也掛牽，見到兒女就認為瘦了，因為掛心的緣故。文王視民如傷，百姓有地有土，文王視之如殘缺有受傷，不滿他的意，這是父母的心。

但兒女不懂父母的心，從前父母都懂得愛兒女，特別的很少，如舜王的父親瞽叟，天下少之又少，那是老怪物。但是當兒女的，不懂父母心，父母唯其疾之憂，真有孝心，自己不幹壞事，幹的事對得起父母。

## 「不遠遊，」

不遠遊，到什麼地方必須報告，如明日移往何處，臨別去前也須先通信稟告，因父母的心時刻不忘下你，你別虧負父母的心，得安慰安慰父母心，安慰父母心便是孝順。真懂孝順的人是在養父母的心，所以古時皇帝奉養太后心的地處，名「養心堂」。今日子女不行，父母也變了，這是教育的關係。從前人不但求物質生活，也講精神生活，古代有小戲小曲說：「心常掛你，不見你，雖食龍肝不飽；見了你，喝涼水也飽。」說得入情入理。現今的兒女只要物質享受吃好穿好就可以了，無人情、無血性。父母也變了教育，都不行了。但是父母與他人絕對不一樣，重要時候本性就表現出來。

## 「遊必有方。」

方，方向。古人注解作「常也」，禮記就注方為常，意思是有一定的事。不在家就是遊，所做有正常的事情。

【四·二十一】

子曰：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（166）

這一章是重複出現，可以略過不講。

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三年無改者，是「父之道」，並非不改其惡。若父業為惡可以改，善業可以改得更善，所謂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，何必改作」，能改父的惡過，增加父的善行都可改，不違背父母的善道，就是孝。

今日主張家庭革命，革命是要順天應人，弔民伐罪，今犯上作亂，如何可說是革命？如此說來，那父母不是成了桀紂嗎？（依學而篇複製）

【四·二十一】

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（167）

做父母的心，時刻在兒女身上，沒有忘記的時候。父母親七八十歲，兒子活了五六十，父母看兒女還是小孩，也還是掛心。例如文王活到九十多歲，當時的武王也七十多歲了，算是不錯了，從前人有病快死了，有借壽的說法，兒子借壽給父母，文王九十三時，本來他可以活到百歲，借壽七年給武王，這是出自於禮記，所以武王多活了七年。武王已經能辦大事了，文王還牽掛著。唉呀！看看文王，人再不孝養父母，可以嗎？若人不孝，對於社會國家，必定不會拿出良心來。大學說：「其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」對關係厚的人薄，對關係薄的人卻情同骨肉，這是沒有的事。父母臨死時，別人不在跟前不要緊，但他的兒子還沒有來，家人給病人進食，以便延幾天，與他的兒子見面後，死了也瞑目。

「子曰：父母之年不可不知，」

父母的年紀必須知道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所以自古以來父母受子女孝養的很



少。孩子三十而有室，四十曰壯，這時父母已經五十歲以上了，父母還有幾年？活到七十歲的人實在很少，所以說：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」

從前時序一進入臘月，還沒有出正月，都不許說衰喪話。這是盡孝，想想父母還有幾日？子路是血性人，父母在時家境很窮，他百里求米供養父母。後來當上大 夫，吃的是三牲五鼎，但是他進食時就會落淚。你們看看歐陽修瀧岡阡表，父母在時養一碗飯，比死了祭五鼎還好。你們要先孝養父母，趁著父母健在趕緊盡孝，別說大話要愛國愛社會。往生三福，孝為第一，瞞心昧己貪取不義之財供養父母也是不孝，菽水承歡，站住人格，可以揚名聲顯父母，如果你幹的不好，別人就在後面罵你「三字經」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，報恩怕來不及。

## 「一則以喜，」

「一則以喜」，想到父母的年紀，幸好我自幾時就孝養父母了，父母能多活幾時，現今仍然健在。盡了自己的力，就能顯揚父母，沒有人會侮辱父母。

## 「一則以懼。」

「一則以懼」，父母的年歲如日曆一日日的減少，天增歲月人「減」歲，父母與我們不能長久，所以「一則以懼」。儒家講世間法，講得很微細，從心的細處講，這章所說就是心法，是世間法的根本，能依此作為，再來修學佛法就有助行了。

## 【四·二十二】

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（167）

「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」

古者，孔子說的古者，也可以說是周朝，因為周朝年代很久，長達八百年，所以可指文王、武王的時候，再上去也可以說是殷商等朝代。

古者言之不出，孔子以前就是如此，「言之不出」，說話不能輕易說。讀四書大全，觀王夫之罵宋儒，他說出口的注解，吾不信，那是吹毛求疵，失於刻薄。古時候的人說話謹慎，不能隨便說，為什麼？

## 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

「恥躬之不逮也」，說了做不到，羞恥自己做不到。躬是個人的身子，指自己，先說又沒做到，古人以為大羞恥。

孔子一舉一動，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」，先把事情辦了，而後再說。有人說：「德國人做了以後再說，英國人說了就做，中國人說了不做」，這個話本來是為了自我警惕。今人的確是如此，但不是跟隨孔子學，是跟外國人學，外國競選，競爭必得賄選，選上就不履行諾言。從前中國的士農工商，商人雖為四民之末，但是商人做買賣卻是「童叟無欺，言不二價」自我尊重。山東商人孟氏家族的「祥字號」，就是講究「貨真價實，童叟無欺」的經營理念。

【四·二十三】

子曰：以約失之者，鮮矣。（168）

集釋的音讀，音與讀法，這很重要。讀法各有不同，例如這一章就有兩種句讀，但是不論那一種讀法，重要的是講解的不可錯。

「子曰：以約失之者鮮矣。」

根據考證，其他處也有這種講法，例如禮記表記：「儉近仁」，要注意這三個字。孔子的學說在於仁，所謂「力行近乎仁」，這常聽說。若是「儉近仁」這句話，就很少人聽說過了，必須記住，記到心中。儉是儉約，不只是節省，凡是奢侈的人，如生活、說話、辦事嚕蘇，這種人就與仁道不太相近。凡嚕蘇都有對象，那個對象就麻煩了。仁者，二人，不儉就與仁離得遠，必定會有妨害的對象。

採取何晏的漢儒注解，比較穩當。集解，孔安國說：奢與儉約，都不得中道，奢則沒有不驕傲的，必招感災禍，儉則極少憂患。

餘論，宋儒除程朱以外，有不罵人不錯的也可以採取，例如四書詮義說：「約者，束也；內束其心，外束其身。」內在約束心，外在約束身行，如此並不是就以無過，即使有過也容易收拾，因為枝葉少的緣故。

#### 【四·二十四】

子曰：君子欲訥於言，而敏於行。（168）

「子曰：君子欲訥於言，」

「欲」者，固然不能不說，但是要欲訥於言。

訥，說話遲鈍，不搶著說，似乎說不出來。

這是指君子，凡是君子說話都是慎重，怕駟不及舌。五經都是講慎言，魯國太廟的金人三緘其口，不多言，不多事，不多召禍，所以書經大禹謨說：「惟口出好興戎」。

## 「而敏於行。」

做事「敏於行」，要敏捷，又要快，又要不錯。先實行再說，決不可說了不做，君子講究實踐諾言。

### 【四·二十五】

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鄰。

「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

考證採取諸多說法，可以參考，如引漢書董仲舒傳說：「孔子曰：德不孤必有鄰，皆積善累德之效也。」

讀書必須心到、口到，詩講究詩眼，孔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，的「必」字有如詩眼，很重要，不可當介紹字滑過。

集解：「方以類聚，同志相求，故必有鄰，是以不孤也。」同類者相聚，德相同，志的道也相同，就有人與他親近。鄰，親近的意思，比如住家，有鄰便不孤單了。

集注：「鄰，猶親也。德不孤立，必有類應，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，如居之有鄰也。」

餘論，四書辨疑：「注文本取坤卦『敬義立而德不孤』之義為說，大意固亦相類，然經中有必字，義不可通。有德者，固然有類應相從之道，惟明治之世為可必也。若昏亂之世，乃小人類進之時，君子則各自韜晦遠遜以避其害，卻無類從不孤

之理。必字於此不可解矣。」

集注採易經坤卦的文言：「敬義立而德不孤」的意義來說，大意固然也相同，但是論語經中有「必」這個字，意義便不可通。這章的「必」字，大有關係，有注解以為這樣講不下去，其實這就是漢儒與宋儒注解不同的地方。

程樹德按語：南軒論語解云，「德立於己，則天下之善斯歸之，蓋不孤也。如善言之集，良朋之來，皆所謂有鄰也。至於天下歸仁，是亦不孤而已矣。」與集注意同而措辭較勝，故並著之。

至於讀四書大全說，太囉嗦，王夫之章章都是如此。所謂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」，不可這樣囉嗦，讓人不知道是他在注疏，還是自己在作文章。其中有引經易云：「同心相應，同氣相求」，依這個注解說，可以無毛病。

我們學這一章，就世間法中，世界一切學說，沒有人可以勝過孔子的說法，但是聽了不照幹，有如說食數寶。從前多數人只學文章，沒有學孔子之道，孔子是



「志於道、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」，一般人只是學遊藝而已。

德有二種，一為善德，一為凶德，這一章指善德。《書經》〈泰誓〉有「穢德」，德，得也，習慣成自然，這是就字義說。德不孤，凶德也有同志，所謂：「觀友而知其人」。奸瀆邪淫的人也有他的同類，各有鄰居，否則幹不下去。這一章書是指善德。

孔子在外，道行不動，也決不灰心，回去魯國後便著書立說，雖然三家詆毀孔子，例如陽貨、叔孫文子等人。孔子有三千弟子，這就是有鄰，三、二人也是鄰。世界不論如何，不是只有你一人好，其餘人絕無好人。凡事別灰心，別發牢騷，你們只要好好做事就可以，必定有表示同情的人。社會縱使恥笑，也一概可不管。例如吾是個窮毛，講書不為名利，也有人來聽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德不孤必有鄰。縱使全世界都不好，天地佛菩薩也與你為鄰，只要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佛有恆河沙數尊，你還有恆河沙數的鄰居。

大家要厭離娑婆，願生極樂，彼國有諸上善人與你為鄰，好好勉勵。

【四·二十六】

子游曰：事君數，斯辱矣；朋友數，斯疏矣。（170）

漢儒讀「數」，音數尸<sub>ㄨ</sub>，字數。另音尸<sub>ㄨ</sub>ㄛ，繁數，多數。這一章依從「繁數」的意思，把脈有沉、浮、快、慢，脈快叫做數，音尸<sub>ㄨ</sub>ㄛ。

「子游曰：事君數，斯辱矣；」

「事君數」，事奉國君要嚙嚙了，「斯辱矣」，是自找羞辱。

有人說，諫不可數，但是這一章是說「事君」的「事」，諫就在其中，但不僅僅是勸諫而已，一切都包括在其中。勸諫，如比干的頻繁數數的諫，尚且致死。

「朋友數，斯疏矣。」

「朋友數，斯疏矣」。讀書能起懷疑就進步。這一章為什麼說事君，說朋友呢？朋友彼此交際，這不能叫「事」，交際太嚕噓，太繁雜，談不到辱上，不像事奉國君這麼嚴重，可是會「斯疏矣」，彼此便疏遠了。

有涵養者不會說你，外表對你還是很有禮貌，但是內裡離心離德，就與你疏遠了。

集釋的考證，宋代以前的說法，更有根據，所以叫做考證。吳嘉賓論語說：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如醴。」醴，甜酒。酒人人願喝，再來為美酒，人更願意喝。小人見面，便一見如故，一日不見如隔三秋，必須天天見面。夫婦當初結婚，一個月內為蜜月，一月以後就不蜜了，再來就是吵嘴，接著是打架，然後是離婚，若是朋友便絕交了。「一日思君十二時」，如果能用這個存心來念佛。淨念相繼就可以成功。

君子如水，也不是茶，茶還有味道，這是白水的淡。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久，半年、一年都是久，久也有長短的差別。三年不見，沒有不敬重的，見個

面很隆重，一年不見，見面時也恭敬，若時刻見面還會敬重嗎？如今的夫婦能敬重的很少，舉案齊眉的更少。夫婦也分上中下，「上者異房，中者異床，下者異衾」，如今都不是這三類，不上、不中、不下，如何有敬？有人說，打是親，罵是愛，不打不罵是禍害。古人說「敬」，今人卻說「打是親，罵是愛」。從前真正的俠，男女的界限很嚴，所謂「上床夫妻，下床君子」，如果沒有敬，便不知如何了。中國武俠小說的俠沒有好女色的，有女色一事就不是俠了。女色與俠在一起，那是洋人的小說。

君子淡以成交，小人甘以壞交，交情太甘便是分裂的徵兆，不會長久，所以必須有距離、要隔一段時間。

按語：「數，煩瑣之謂。」就是嚙齶。五倫中的父子兄弟是天然的結合，兄弟或是一母同胞，或是一父同種。君臣、朋友則是以人相合，是人與人因為道義而相合，君仁臣忠，朋友有信，父子兄弟是天然倫理拆散不了。至於君臣是因人而合，可以拆散，夫婦的結合是人為而兼有天然。父子兄弟夫婦，在家庭之間，雖然

煩瑣而不自覺，若君與友則生厭煩了。

餘論：「君臣朋友皆以義合，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。」三諫就是煩瑣，例如比干，但是他因為和紂是一家人，為了祖宗不得不諫。不像晉國時，以馬及璧借虞的道路，以取虢；這時虞國的宮之奇勸諫，百里奚不勸諫，為什麼一諫一不諫？因為是國君與朋友的關係，朋友有信，君也必須彼此信得夠，若國君對你不信任，勸諫他，那是沒有說話的資格，說他便碰釘子。百里奚不諫，因為虞君與他接觸淺，沒有說話的資格。後來他到秦國，秦朝的天下，其是實穆公開創的，都是百里奚的力量。秦孝公用商鞅，刻薄寡恩，自取滅亡之道。

開導朋友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若是停止還不至於絕交，朋友不走好路，為什麼還不與他絕交？四書近指說，數便是自取其辱，走疏遠的路。但是忠臣不怕受辱，良朋不懼憚疏遠，這樣雖然好，與孔子說的言語便不符合。為何不要有辱疏？「辱則回天無路」，若不辱看後來有機會還可以幫忙。「疏則責善無功」，若能暫時忍耐下來，「是以不貴數者，不絕其進言之路耳」。

一天當中去找朋友的時間有關係，早上人要上班，不可以去找，晚上九點以後也不可拜客，其餘可以類推。除非有特別的事，或是一切都無忌諱的人，那才是例外。

你們必須學這一章，不受辱才能辦事。學佛，沒有相當能力不可以開道場，開道場必須守住「四為三不」，但是一個人沒有相當能力，忍耐是不容易的，若想開佛店，那另當別論。開了道場就很多煩惱，不開，隨處都有道場，既有道有學，決不致於賦閒沒事做，見到有規矩的道場，就為他講，依法不依人，人得利益，自己便有功德。

寒假中，要複習，看集釋，思考吾所講的，還要自我省察，勉力實行。（第一期學期終）

## 公冶長第五

## 課前講話

你們已聽了半年，算是入了門，希望你們要諦聽，一字一句不可錯過。吾準備時，注解全都看過，再簡要而說，大家聽了以後，可以做為參考。如今國家也在提倡，所以研究以後可以傳給其他人。古人說：「九十不留坐」，吾一週講六天，已經很難能了，你們必須警覺，認真聽。

吾的講法，採取古書今講。現今的飲食等等一切都不同於以前，現今的事你們要學，依著從前的原則，現在就能辦出來，所以講的都是現在實用的話。吾常說現今的事，事有好有壞，用比喻來說明。佛法有性相二宗，相宗多比喻，吾以善惡事情比喻，要清楚知道比喻的意義，你們在此聽或許可以不誤會，縱使誤會也可以來問，如禪宗有佛來殺佛，祖師可以說，你說了就有害處。因為用現今的事來比喻，所以吾不希望你們錄音，只要還有精力，必定為你們說，沒有什麼秘密，吾講論語，不要錢，只希望眾生好而已。

這一篇為「公冶長篇」。從前人講孔子書，例如清朝末年上學，吾親耳聽，親眼見，都沒有虛偽，但是恐怕也有錯。孔子是聖人也是如此，若不親聞，更不可靠，比如孔子在陳絕糧，在坡野煮飯，風沙飛入鍋裡，顏淵惜福，把和著沙的飯吃了。子貢親眼見到，以為顏子先吃，告訴孔子，孔子就要顏淵先將飯供天。顏淵說，因為飯和著沙，不敢丟棄，先吃掉了，所以不能供先人，如此才真相大白。所以親眼所見，也未必是真。

吾所說都有根據，漢儒就是有根據才說。從前的儒者，多是闢佛為異端，例如朱子偷佛法而罵佛法，這是「主敬存誠」嗎？但是儒者都以五經為證據，因為五經是孔子審查過的，這是古代儒者的態度。大家還願意聽，其餘外頭的人多不聽，自從打倒孔家店以後，便相信不中不西，再來是學美國，凡美國所說，即使錯了也信，風氣就是如此，以為相信的人合乎科學，不信的人就是迷信。

為什麼要講這些話呢？因為公冶長章，只有事實，沒有理論，必須交待這些話，而後說了才可以信。



【五·一】

子謂公冶長可妻也，雖在繯綫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妻之。  
(173)

「子謂公冶長可妻也，雖在繯綫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妻之。」

從前男女婚配以德，今人以財。公冶長，人們以為無品性，孔子偏偏把他的女兒嫁給他。為什麼人們不理公冶長呢？因為他犯罪，其實他並沒有犯罪，是人們都誤會他，官府也誤會，孔子覺得他的人品好，所以「以子妻之」將女兒嫁給他作妻子。古注有說，以兄之子妻南容，是尊重哥哥。這是無根據的言語，難道孔子和與該注者商量過了嗎？

公冶長為何犯罪？從前四書有注解，人們以為是不經之談，不採取。其實是公冶長懂得禽言獸語，六經中的周禮也有記載，不但有人能懂禽言獸語，連飛花落葉也都有人懂，跳蚤也會跳舞。佛經上，床下螞蟻打架、互罵，修行者聽得到。

四書摭餘說，周櫟園《書影》說，可知公冶長懂鳥語的故事。

按周禮秋官：「夷隸掌與鳥言，貉隸掌與獸言。」

左傳僖廿九年：「介葛盧來，聞牛鳴，曰：是生三犧，皆用之矣，問之而信。」

夷隸疏曰：春秋傳賈服注，「益以八律之音，聽禽獸之鳴。」

秦風疏引蔡邕云：「伯翳綜聲於鳥語，葛盧辨音於牛鳴。是伯益嘗明是術，故堯命作虞（虞官，乃管曠野禽獸）以適其嗜欲，知其情狀。」（由焦尾琴故事，可知）

唐代時，晚上聽鐘聲便知：「非高僧證道，即詩人得了詩」。中國學問就是如此！

此段經文注重要找證明，重視明瞭事實。

★【搜神記】記載了這個故事：在吳地有人用桐木燒火做飯，蔡邕剛巧經過，聽見桐木在火中爆裂的聲音有點異常，他說：「這是一塊良木！」他要求燒飯的人將木頭賣給他，於是他們匆忙地自火中抽出木頭。後來蔡邕把桐木製成一張琴，彈奏起來聲音果然很甜美，可是琴的尾部已經燒焦了，因此蔡邕稱它為「焦尾琴」。

## （五·二）

子謂南容，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則免於刑戮，以其兄之子妻之。  
174

這一章與上一章，自古就是分兩章，朱子才挪為一章。

## 「子謂南容，」

南容，有二說：一說是孟懿子的弟弟南宮敬叔。一說是南容括。（見王引之引春秋）。指南容括為適宜，因為孔子對於三家很不滿意，而且南宮敬叔是公子王孫，也不會要娶孔子兄長的女兒。而且先進篇說：「南容三復白圭」，南容很謹慎，孟懿子家中不會有這個。

## 「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則免於刑戮，」

「邦」，本來是「國」字，到了漢朝才改為國，為了避諱劉邦。「有道」，指齊治平的大道。不廢，指沒有閒著，用得上。若邦無道，動不動就遭到刑戮。

國有道時選賢舉能，只問自己有沒有德學，有德能可以出來為仕。若有德學，國必訪賢，不會使賢人賦閒。若是國家訪求不到，也可求仕，但不是競選，可以出來為國家辦事，會使國家更好。也可隱而不見，例如漢代的嚴光，又如堯時候的許由。因為他本來就辦得很好，自己又何必出去呢？所以進退之道理是大學問。

不知進退的道理，比如楊雄幫助王莽，蔡邕幫助董卓而遭害。去就進退的道理，是這一章的章旨。

諸位求學應當細心，吾九十餘歲才知道周禮秋官有禽言獸語。

## 「以其兄之子妻之。」

「以其兄之子妻之」，孔子為什麼要將姪女嫁給南容為妻？書上沒有說。集注有注，那是我假理想，沒有根據，不可牽合附會，「著書千古事」寧可付之闕如！

去就的道理，不容易，而且教也教不得。唯有學問到的時候，事情來了，觀察而決斷，這才可說通達去就之道。

中國古代人讀書講究唸，吾講書時，常常為大家說要唸，有人以為是吾的主張，其實不是如此。吾沒有學問，說的都是古人的話，例如曾提到古人說的：「書讀千遍，其義自現。」現在中央副刊就有人提出來，可以作為吾的引證。必須要知道，學問到時，才會有發明；學問不到的時候，決不會有發明。中國自三國時

候，董遇就說：「書讀百遍，其義自現」，他教學生便是如此。今人提倡「大膽假設」，現今的人便大膽說，「小心印證」的人就很少了。今天把中副亦耕這一篇〈諷誦涵泳與語文教育〉一文印出來，你們可以讀閱。

【五·三】

子謂子賤，君子哉若人，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（175）

「子謂子賤，」

你們要注重這一段的考證。中國歷史最古是伏羲、神農，伏的寫法有很多，因為他那時候還沒有文字，到了周朝作「宓」，還有作「慮」的。寫法很多，不能說我看到那個才對，我們照書上所說的，宓，慮字同「伏」。

子賤，魯人，名不齊，姓宓，號子賤。孔子對他人論到宓不齊，由別人記載所

以記「子賤」，以表示恭敬，若是孔子便說「宓不齊」，直接叫學生的名。宓子賤這個人為君子，為什麼為君子？據事實來論，凡夫不能空口批評人，何況是聖人。

## 「君子哉若人，」

「若人」，這個人。「君子哉若人」君子啊！這個人。若是對外人說就是誇獎，孔子不肯這麼做，對學生說那是鼓勵學生。

## 「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」

「魯無君子者」，魯國要是沒有君子。「斯焉取斯」，上一個「斯」，指子賤；下一個「斯」指君子的行為。魯國若沒有君子，子賤要採取那個呢？子賤如何採取君子的行為。所以知道魯國有很多君子，子賤才能成全為君子。實在是子賤好，而孔子把子賤的好，說是多虧魯國的多君子，把好處加在別人身上。

依文言說：「近朱則赤，近墨則墨」，照俗話講：「跟著好人學好人，跟著壞

人學壞人」，你們又學佛，又學論語，來這裡有什麼用意？是來看熱鬧，還是看電影？不是要來學孔子、學仁義道德，做聖人嗎！既然是學聖人孔子，就必須真心學，不然來此幹嗎？你一個人交二百位朋友，就算不少了，孔子有三千弟子，那是聖人，咱還不到那個程度。同堂共學，男同學交男同學，女同學交女同學，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縱使他昔日為壞人，今日來學也壞不了。

為什麼魯多君子？記載有前有後，尊重前人的說法。呂氏春秋察賢篇，宓子賤治山東單父（大約是今日的單縣）為宰官，做一邑的長官，像今天的縣長。這當中必須自己悟，裡頭有深意，不是普通人能懂。宓子賤「彈鳴琴」，這琴彈的好叫鳴琴，「身不下堂而單父治」，自己讀書彈琴。只要懂音樂，古書都能如詩一般念出來，如詩三百都能唱，家絃戶誦，家家絃歌，都懂禮樂。禮樂這件事，今人多學洋樂，對中國有什麼用？洋樂多為奸盜邪淫。外國科學可學來用，治國為什麼要學洋人？人各有所長，國也各有所長。

孔子弟子巫馬期也曾為單父的宰官，「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居，以身親



之，而單父亦治」，巫馬期也把單父治理好了，結果一樣，大家可以分辨誰比較好。今人比較容易懂的是巫馬期，但是能學像巫馬期這麼好的人也少了，今人拿公家薪水，什麼也不幹，大有人在，那國家不會治好，必糟的不成樣子，對不起國家人民。學宓子賤更不容易，不讀書不行，辦不出好事。若想學宓子賤，而彈的是鋼琴，那國家就大亂了。今日的總統有如巫馬期，很勞苦，有幾人像他這樣勞苦？但是政治就全都治理好嗎？臺灣如今安穩嗎？比以前是好多了。但是每天報紙上所見的是什麼新聞？殺盜淫，教育界也要苞苴，真會累死總統。

巫馬期問宓子賤是什麼緣故？宓子賤回答說：我用人，您用力，用力所以勞苦，用人所以安逸。宓子賤會用人，所以是君子。你們要學那一位？在這裡聽論語，就是要大家學著實行，並不是在此誇某人會講等等。可以自己思惟，卻不能吹大氣。根據吾觀察諸位，今日確實是三日不見，刮目相看。他日以後就不敢說了。

宓子賤是君子，道德學問比巫馬期高，你們只要能學巫馬期就很不錯了，學巫馬期這麼勞苦的只有蔣總統。國家安隱在人，不在法律，美國是法治國家，法律是

一張廢紙，都沒用處。所以古人說：有治人而後有治法。有人，法律才有效力。好人辦壞事，壞事也辦得好，地方上鬧了這許多亂子，是地方官有關係，你自己不能端正，怎能端正其他人？為政在人，這一段是說宓子賤能用人，所以安閒為官，巫馬期凡事自己幹，所以勞苦，勞力者有力絀的時候，用人者能周全而且有餘力，但是必得有才能學宓子賤。今人沒有子賤的能力，又不肯學巫馬期，不肯賣力，但是對於害百姓卻反而有能力，豈不哀哉？

說苑政理篇：孔子跟子賤說，「子治單父而眾悅」，百姓喜悅就是辦到了，用什麼方法使百姓都喜悅而安定？子賤說：「不齊父其父，子其子」看待別人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，對待別人的父親如自己的父親，老吾老，幼吾幼，有鰥寡的人便去撫恤他們，人們遭到喪事不幸，都會派人去幫助。

孔子是內行人，孔子聽了不以為然。孔子說，百姓對你心悅服從，只如此做不行，還不能使一個縣全治得好。這是問到內行，問了門道，幹那一條必須內行，學商不可幹司法，不知道不可以亂說，不懂而做才會亂，學佛，學儒都是如此。

孔子問一句，子賤答一段，這必須要學，吃一次虧，就必須學會。子賤又說：「不齊所父事者三人」，在單父，事奉如父親的有三人，不齊是地方官，把他人當父親恭敬，這個人必定不是平凡人，所以這三個人都不是平凡人。讀書必須懂味道，父親是人們最尊重的。「所兄事者五人」，平等同類的人比我高，便把他當做兄長。昔日長兄如父，俗話也說「老嫂如母」。

「所友者十一人」，朋友在五倫之中，志同道合才是朋友，道德學問與子賤相同，他才跟他交往。朋友必須共生死，不能隨便交，朋友窮，家人死後，一切出殯都要我們去幹，同患難，交換道德。父母的仇，要與仇人不共戴天，官府辦得不合理便私下報仇，也不能與朋友的仇人同在一個機關做事，否則辭職，要如此才是忠於朋友。但是「親在不許友以死，不在則許友以死」，因為如此所以中華民族到今日也沒有滅亡。

孔子不說差不多，這是囫圇吞棗，話多話少都不行，孔子曰：「父事三人，可以教孝矣」，你既然對百姓如此，孝為人之本，治家、治國的根本，全縣的人都

孝，而好犯上者鮮矣，好作亂者則未之有也。「兄事五人，可以教弟矣」，朋友十人便可以教學，增長道德知識。人重要在增長智慧、學問，全在學習，一般人多是學而知之者，生而知之者的很少，不學就什麼也不知道，學有好有壞，必須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這樣一般士人就會來歸附了。讀書人都歸附後，還不行。還有未盡的話。這一節很重要。

宓子賤說，「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，不齊師之而稟度焉」，他們都比我高，不敢與他交為朋友，所以奉為老師，這是尊賢。比宓子賤有道德的人有五人，高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不敢與他們為友，當做老師來尊賢而不毀，有事情必定與他們說，他們為我計畫出方法，我遵照辦理，如同今日的導師。

宓子賤有師有友，有兄有父，這一路都是一家人。孔子曰：「昔堯舜聽天下」，治理天下叫做聽天下，當領袖，天下的事都必須知道。消息從那裡來？古人有采詩官，誦詩聞國政，「務求賢以自輔」，自己有能力，若沒有幫助的人，像堯舜雖好，也弄不好。宓子賤求賢為師、為父、為兄、為友，堯舜治天下也是如此，

而宓子賤治小邑尚且如此，這正是割雞焉用牛刀。

孔子說，「夫賢者，百福之宗也」，賢人是一切幸福的根本，並不是做官才要有賢德，有身有家的人，沒有賢人輔助身家便保不住，到那裡都會碰釘子出亂子。「神明之主」，賢人又神又明，昔日稱人為明君，不是指國君而是指一般人。用堯舜來比喻，所以稱宓子賤為「君子哉若人」。

當領袖，不論多小的領袖都不容易，必須有領袖才幹，不能日夜奔波，你跑而別人不跑也不行，勞力不行，總離不了要用人，有道德有學問的君子才能用人。必須認知人才能用人，知人必須見面，見面一、二次，就必須知道這個人的才能、品行、脾氣如何。從前推薦人「品學兼優」，品字為首要，若無「品」字，那這個人就不可靠，不能用。知人還不算，還必須善用，不善用，人家不跟你，你用不了。你們不許開道場，因為道場必須有經費，必須對人有「吸力」，並不是說好話而已，對人的「吸力」不是金錢所能辦到的，必須知人善用，學宓子賤。若學巫馬期，沒有特別的能力，累死也治不了。這點如果不聽四書，那是不行的。

〔五·四〕

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汝器也。曰：何器也？曰：瑚璉也。  
也。（176）

「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汝器也。」

子貢問孔子，賜怎麼樣呢？孔子說，你是成器的人。一器有一用，意思是有用的人才。

「曰：何器也？」

但是孔子也說過「君子不器」，這是高一層，並不是什麼也不能，意思是不限於一用。只會一用是小才，小用處，遇見不會用的人，那就永遠只能一能一用，遇到會用的還會有其他用途。君子不器是全才。所以子貢問說，是什麼器？

## 「曰：瑚璉也。」

孔子說瑚璉也。夏曰瑚，殷曰璉，周曰簠簋。孔子廟上供的都是簠簋，上供時盛糧食，新下的糧食，先供太廟，馨香祝禱。不是簠簋，不能上供，不夠材料，可見瑚璉的尊貴，孔子認為子貢是宗廟的大器。

松陽講義說，「大抵天下人才最怕是無用」，生下來當分利者是害蟲，若擾亂社會，破壞國家，那更不得了，「不但庸陋而且無用」。「有一種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，卻一些用也沒有」，若只會教書那還好，若不用心誤人子弟，便是人間蠢賊。「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輩，他天資儘好，費盡一生心力，只做一個無用之人，故這個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，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個有用之人了。」

我們喝一碗水，就有千人之力，若日終日無用，養尊處優，百無一用，便是喪盡天良。在世間沒有人用，也可以去掃街頭，不致於白吃一天飯，不可學成廢人。

要處處存「仁」心，仁者，二人。要為人們想，有我，有你，厚待於人。

〔五·五〕

或曰：雍也，仁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。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。焉用佞。（177）

現今是依次講，到了鄉黨講究考據，就要跳著講。講書，一者在研究學問，一者在實行的方法，注重實行。古書今講，若只為實行可以略去其中今日所不必用的部分。若講研究學問，必須全部都要研究，都必須講。實行是注重人的行為，沒有考據等等的事。講學固然是以改善行為為主，若不懂就講學著書，就不能被允許。

「或曰：雍也，仁而不佞。」

「或曰：」不知道是什麼人，或者有人批評冉雍，古來就有批評。雍是冉雍，



看考證，有人說是冉伯牛的儿子，有人說是冉伯牛本家的人，說法沒有肯定，吾也不指定是那一種，只要知道是冉家的人就可以了。冉求、冉伯牛幾個人的道德都很好。劉氏正義說，冉雍是孔門四科中的德行科。

你們的學問必須紮根，你們到蓮社或圖書館的時間並不長久，後來能再接續的那還可以，如果不能接續學，那你也看過一遍了。今年死了三四個，只有我還沒死，說不定今天說了明天就死。總而言之，你自己必須預備，你們不預備出來人才，在這裡拖延不是辦法，總是要自己先把學問紮住根柢，要紮根柢必先改心理，心理一改，品行一好，塵埃不受封住，心理就放晴光，就開智慧，如泥沙沉澱，智慧便顯出來。儒佛都是以智為首，愚人不能辦好事，智慧不是世智辯聰能及的。聰明人聽了，當時就改心理，心理若不改，現在、未來都會害自己，但是要聽人說了能立刻改心理，才是真聰明。佛自己的兒子也教不了，全在自己。

智開始時為好事，若沒有智而只有世智辯聰，這種世智愈多而害處愈大，危害他人，將來是永遠害自己。

冉雍在德行科中，孔子沒有說他是仁人，其他人不懂「仁」，說冉雍他是一位仁人，只是缺乏「佞」字。古書的講法、讀音，因為時間久不免有變化，例如臺灣南北口音就有差異，古今更是變異很大。

有人說，冉雍仁而不佞，光有仁而沒有佞。孔子說：「焉用佞」，有佞要幹什麼。這個佞單指一方面，單指多才多藝和口給的巧，意思是冉雍不大能說話，但是很溫厚，有仁德，可惜沒有口才，也沒才幹，呆板板的。

### 「子曰：焉用佞，禦人以口給，」

孔子說：「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」。孔子先批評他這個「佞」字，人不必一定要口若懸河，或是多有能力，不一定要如此。孔子講究「言寡尤」，言語少，少找怨尤，「行寡悔」，行事少作，免得後悔。若不如此，對方一說便以言語抵禦人，用口給來抵擋人。

### 「屢憎於人，」

「屢憎於人」，招惹人討厭，人不願意跟他說話，因為說話不讓人，我說一句，他說四五句，我辯不過他，我怕他，即使說的是好話，人的心理也不喜歡。君子不欲多上人，不以言語多而傷人，這是毛病。吾年輕時學過雄辯，駁斥對方，造了很多兩舌、綺語、妄語等無限的口業，後來反悔改掉，再不雄辯了。我讀過佛經，才知道佛經也有一答一問，卻不是雄辯。「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」沒有這個佞不要緊。

## 「不知其仁，」

「不知其仁」，這一句是針對有人說「雍也仁而不佞」的答覆，你說雍也「仁」，那我可不曉得。

「仁」，到了孔子提倡這一個字，但是孔門學生學到仁的沒幾個，這個「仁」字很難喔。志於道，道是本性不動的東西，心必定在道的上面，心一動沒有善惡那是據於德。心起作用，內裡要據於德，外頭要不害人，有人有我，所以要依於仁，大小事都依靠仁，辦的事一點也離不開仁。禮樂射御書數都是遊於藝，屬於民生主

義，必得先有前面「道、德、仁」的根本。今日的教育先學藝術，前面的「道、德、仁」看的很輕，社會便會混亂，所以說仁字很難。

佞字，古時的講法有好有壞，不能單執一義，凡事一知半解不行。如德，也有好壞，書經云：「穢德彰聞」。佞也有兩方面，佞，上頭是仁，下加女字，是仁的一部分，不是純粹的仁，就不能當仁來講，部分是仁。另外一部分要看考證，佞有巧、柔諂、高材的意思。巧、材、柔諂，孔子再加上口給，仁、巧、材都沒壞的意義。

諂是諂媚哄人喜歡，不說實話，老油條，心不直，慝怨而友其人，是個鄉愿，幹什麼都不直。所以學論語就要默默的改變心理，所謂希聖希賢，心不直就會害人，不能令人改過遷善，這一點我們不可以幹。

口給是口才很快，思想快，反應快，答的很巧妙。好的一面是善巧方便，壞的口給就是蘇秦、張儀，擾亂六國。

佞字好的意義被隱藏，只省下不好的意義。以前好事也都加上佞，有諂媚的意義，例如佞神、佞佛，今日有人自稱不才，古時自稱不佞，可見佞不是壞的意義。考證引金滕：「『予仁若考』者，言予旦之巧若文王也。巧義即佞也。」所以佞就是才，不佞就是不才。

仁字很難，孔門弟子，只准顏回三個月不變樣，我們三小時也辦不到，「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」，不一定什麼時候突然辦出一件依於仁的事情來。你們縱使三月不違仁，也不許為仁，必得要蓋棺論定才可說仁或不仁。有些人很多年都是好的，卻毀於一旦。三日不見就變樣，必須學曾子三省吾身。我們時時刻刻都會變樣，所以孔子說「吾不知其仁」不知他仁行得怎麼樣？

## 「焉用佞。」

「焉用佞」，要口才幹什麼？這個「焉用佞」與上面的焉用佞是加重其詞。

你們不要以為已經學佛，又學論語已經不錯了，只是希望大家聽聞這個以後，

抓住不搖動，上了路往路上走，就不錯了。

反身錄：「不必淫詞詭辯而後為佞，只心口一不相應，此是不直，君子已窺其中之不誠而惡之矣，徒逞一時才能，取快於一時，而遂見惡於君子，亦何為哉！」

【五·六】

子使漆彫開仕，對曰：吾斯之未能信，子說。

(179)

這種講法，有利你們自己看書。從前人不曾、看不懂的，有人可以問，今日若是去問人，只會亂指路，令人誤入歧途而已。所以讀書要求古人，並不是尊古，因為古人謙虛，今人驕傲，只是我們看不懂而已。一本通則其餘的也就通了，不可以行雲流水式看過，一章字字都要口到、眼到、心到，另一章也有三到，如此學力量就大了。若一章含混，讀書不能三到，看它十本也一樣，縱使書藏滿屋，又有何用？比沒看好一些，但是沒有多大的力量。吾從前不好，受人激刺，在大眾面前遭

人斥責說：「你不懂。」但是因為家庭教育好，所以還知道要羞恥，反而會用心，暗中用功，人有「恥」字，也能改悔。你們以後看書，一字也不許輕過，那一行也不錯過，半年就進步了。

## 「子使漆彫開仕，」

孔子派漆彫開仕，漆彫開原作「漆彫啟」，「啟」古作「啓」，君主時代為了避國君的名諱，漢景帝名啟，漢以後為了避景帝的名諱，所以把啟改成「開」。為什麼要這樣呢？從前人取名字都要避常見的字，因為子女不許書寫父母的姓名，恭敬父母的原故。昔日接家書要跪讀，回覆信時也要書寫跪讀，君臣為五倫之一，有如父子，子不言父名，後人念孔子的名要念成「孔某」。看京劇便可以知道，京劇都是脫胎於經書；例如太監來，要接旨，跪讀，謝恩；行禮如儀後，要說「公事在身，不敢久留」。看朋友信，叫「拜讀」，彼此恭敬，禮尚往來。

你們學佛知道佛法有宗派，孔子的弟子也傳授各自的長處，像子游、子夏傳

詩，各有所傳，各有專長。

孔子曾為魯司寇，雖然後來不幹，也是一位老紳士，說話有分量。

凡人都必須做個有用的人，替人間辦事，人才有三等：上等為領袖，中等受支配做輔佐，下等的守規矩，不可以看不起守規矩的人才，否則國家必定亂。其餘的就不能稱才了，不過是行屍走肉而已。若是去破壞人，那便是壞才。你們不能批評人，只須要自己管好自己，孔子說「誰毀誰譽」，蓋棺才能論定，莫要批評人。

### 「對曰：吾斯之未能信，」

孔子叫他去做官，漆彫開回答說。和老師說話要用「對曰」。「吾斯之未能信」，「吾」為錯字，的確是錯，可以參考《過庭錄》，所以從前人說：「讀書一字不放過」。今人可以稱你怎麼樣，我怎麼樣，古人不允許，對老師都要自稱名，不能稱「吾」，吾是「啟」的錯誤，啟古作「啓」，誤為「吾」，集釋的「考異」有詳細的考證。



斯，指「為仕之事」，叫我出去做官，我自己不相信自己，怕辦不了。常人一聽有官做，不會也應好，會也應好，因為「在家千日，不如一日為官」。

## 「子說。」

「子說」，孔子一聽，不錯，這個學生很誠實。

考證：「按，韓非子儒分為八」，學什麼學問，都可以分門別類，全學會那更好。怕辦不到，就要選擇一門深入，其餘再學，就比較容易學。學問往下用功，有了著作，深入那一門，把個人平生這種心得寫出來，能流傳千古，後人批評不倒，就足夠了。若是著作等身，都是東拉西扯，都是前人說過的，有如雜菜湯，那就害人。會做的才做，不可冒充「明公」。

集解：「鄭曰，子說，是善其志道深也。」這個講法比較穩當，是什麼意義呢？你們想想。

餘論：王船山胡亂扯一套，可以不必看。

【五·七】

子曰：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其由與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（179）

大曰筏，小曰桴。竹做而小的船，叫桴。

這一章古來注解到今天還未明瞭，這一章的「道」，依朱子所注那是心理學。

這一章有三種說法：

一說：材料未準備。

有人說，孔子欲乘小船過海，他人不敢跟，唯有子路勇敢所以不怕，子路聽聞後很歡喜，孔子云：子路的勇氣超過我，而「無所取材」，但是現在尚無材料造桴，沒有材料可以取用。這個說法不通，吾都不滿意。因為孔子曾說「暴虎憑河，

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」，所以這樣講如何能互通？

二說：「由」，是經由的意義，子路誤聽而歡喜。

三說：這是孔子比喻，道行不出去，向內向外都危險。又有人說，浮於海，是到九夷。又說，浮於海確有個定處，後人不知道而已。這三種說法，都是似是而非的講法，說不通，吾都不採取。

**「子曰：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其由與。」**

吾主張：孔子道行不通，「乘桴浮於海」桴是竹板繫起來的筏桴，雖然吾道行不開，也周遊列國，都講不通。但是道不可以在人間迷失，如箕子把文化留在韓國。本國雖然行不通，我也不能在家閒著，我上海外去，雖然沒有交通工具，只要有簡單的桴，一切危險也都不顧，我以道為重。到海外也冀望能行道，這都有證據，例如有人聽聞孔子擊磬，說孔子是「有心哉」，又說：「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！」擊磬的人知進不知退。孔子也說自己是「知其不可而為

之」，我是知進不知退，我是盡人事聽天命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，永不休息。回來魯國又作春秋，亂臣賊子懼。孔子說：「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？」因為有天子的大位才可以作春秋。

「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好勇過我，」

孔子有勇，合乎中庸之道的勇，孔子求中道，在學生唯有子路有這種勇的精神，學問雖比不上老師，但是勇氣超過老師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好勇過我」，孔子也有勇，但是合乎中，子路的勇不合乎中。

「無所取才。」

「無所取才」，除子路以外，有這種勇氣的人才太少了。子路有勇，衛國戰亂，有人問高柴的安危，孔子說，不數日就會回來，問子路，孔子說「必死。」果然，子路死於衛國。

顏子的勇合乎中庸之道，有如孔子，卻早死。面對險境，子路是結纓而死，臨死仍然不忘禮，顏子則是「子在，回何敢死」。

【五·八】

孟武伯問子路仁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。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（180）

你們在此聽講，極不容易，就是為了求學。應當用心聽，聽後要求能夠變氣質。禮記說：「只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」，論語又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不一樣就是空來一趟，有如行屍走肉。我們學論語，但求不受共業，不受原子彈的惡

果。

孔子的境界，我們提倡，人家也提倡，但是不同，我們沒有政治作用，不為名利。我為利為名嗎？九十多歲的老人壽與祿都有定數了，多吃多穿只是造罪而已。這種事佛經有說，中國書也有，從前的人都懂，現今的人只知名利，醉生夢死而已。佛陀比孔子固然高，但是孔子的境界我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便不可以狂妄荒誕而輕視孔子。

## 「孟武伯問子路仁乎？」

孔子提倡仁，孟武伯問孔子親近的學生，那個人是仁者。

先問老學生：「子路仁乎？」吾的希望出人才，不為名利，能夠講，自有天爵，人爵則可以要也可以不要。你們不會說話，會念書才能說話，所謂：「念了詩經會說話，念了易經會算卦」。易卦如數學，有一定的規矩，手中有掌中經，掐指一算，這不是迷信。

## 「子曰：不知也。」

子曰：「不知也」，若解釋為「不知道」，就必須掌嘴。子路為孔子的學生，而且孔子能算卦，境界很高，如何會不知道？你們一個字也不會懂，一字有十幾種說法。

孔子不但會說話，而且會算卦，知道提問者的心理，孔子這樣答，知道孟武伯不會滿意，所以等孟武伯再問孔子再答。「不知也」，你問仁，吾無法講，不甚清楚，這與不知道不同，不清楚是還知道一點。

## 「又問。」

「又問」，孔子之道，要緊在仁，皇侃疏引範甯云：「仁道宏遠」，仁又寬弘又久遠，很難講，來問的人就是不明白仁字，若明白，便會問某人仁的境界是如何。顏回「三月不違仁」，其餘的學生「日月至焉而已矣」，有人一天想到一次仁，親近孔子的高足，或許幾天有一次想到仁，再其次一點，或許幾個月才有一次

想到仁。吾以比喻來說明你們念佛能一心不亂便算是仁了，你們能三月一心不亂嗎？台中打方便佛七，佛七當中的工夫如何？沒有工夫可說。你們能夠三月淨念相繼嗎？你一天當中，「淨念相繼」有幾時？

注解說：「仲由未能有之」，不能說子路全有仁。「無禪有淨土」，你們「有」淨土嗎？「非獎誘之教，故託云不知也」，仁是自己的工夫，不是獎勵就能做到。仁是最要緊的一字，必得任重道遠。

餘論，程瑤田論學小記：「仁至重至難，故曾子云任重道遠，死而後已」，沒有死不可以說這個人如何，蓋棺才可以論定。

「又問」，沒有提問什麼，不是又問「其仁如何」，孔子身通六藝，學生還學其他的，孔子答覆說某某他的仁沒有成功，但是有成功的事情。

「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

「千乘之國」，政治不長久，有毛病就必須變化，從前是井田制度，八家共同



耕作一塊公田，後來又發展出兵車。你們別怕幹小事，你能指揮十輛兵車嗎？別人辦不了，你能辦得了嗎？你能辦多少就辦多少，沒有才幹而辦事就會害人。千乘之國能出一千輛兵車，為大國，「可使治其賦也」，賦，出兵車，子路能使大國出兵車而不亂，而且能領兵車作戰，所以子路說：「子行三軍則誰與？」。加一個「可」字，便不容易，「不知其仁也」，至於仁的程度，吾不清楚，這沒有褒貶。

## 「求也何如？」

「求也何如」，冉求，十大弟子之一，問「何如」便有含蓄的意味，這段仍然是問仁。

「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

「宰」，領袖。孔子說，打仗子路行，政治才能那就是冉求。今日臺灣有一位仲由，有一位冉求就行了，但是沒有辦外交的人也不可以。

## 「赤也何如？」

孟武伯又問：「赤也何如」，問公西華，孔子說：「束帶立於朝」穿朝服，束起帶子，位居朝廷。

「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

「可使與賓客言也」，四書辨證，賓與客不同，有各國的諸侯、使臣，以及使臣的使臣，地位大的為賓，地位下的為客。賓又有大小的差別，客也是如此，如往生也有九品一般。辦外交，重要在於不可結交沒有良心的人，像日本、美國的三豎（日本：田中義一、田中角榮。美國：尼克森、卡特、季辛吉），沒有眼光，去了大陸，帶來全球的禍害，也害了自己。賓客來都是有外交，患難才更須要朋友。公西華能夠辦外交，大賓小賓，大客小客都能辦，也不得了。至於公西華的仁，我也不大清楚。

這一章說軍事、政治、外交，古時候的讀書人看不出來。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有人才，幹什麼都必須專精一條，否則就是無用的人。

〔五·九〕

子謂子貢曰：汝與回也孰愈？對曰：賜也何敢望回，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子曰：弗如也，吾與汝弗如也。

(182)

上章說事，論能力，這一段說理，論道，很難，要仔細諦聽。聽懂與否，要看各人。

與，俱的意思。

你們在此上學，各人的機緣不必跟外人講，講了容易起爭執，人虛心，學問就

會進步，道德也必定暗暗的增長，福德善根自然會來。不虛心的人，狂妄充能是無知之輩，與他說，人不領情，反而毀謗你，所以不能光有慈悲心而已。論語這部書不容易懂，注解論語的都是有學問的人。美國華僑請吾翻譯佛經，吾屢屢不幹，後來說只翻譯經注，而且是翻古人的注，最終也沒有結果，就是知道當中的難處，這也是台中學風的好處。現今就有很多人狂妄荒誕想要翻譯佛經，他翻譯以後是要大家誦，也要大家「看」。唉！凡是賣假的，大家反而大力吹捧，賣真貨人家反而不要。

### 「子謂子貢曰：汝與回也孰愈？」

孔子為什麼對子貢說，因為那時候有人以為子貢比孔子賢德。再者孔子處處讚歎顏回，不太讚歎子貢。

這一次與子貢談話。「汝與回也孰愈」，愈，勝也。因為子貢名聲響徹天下，顏回卻默默無名。

「對曰：賜也何敢望回，」

「賜也何敢望回」，端木賜不敢與他看齊，為什麼？

「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」

「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」。集注說：「一數之始，十數之終。二者，一之對也。」再看餘論，十不是指實數，而是滿數，例如華嚴之以十表示無盡的法門，二也不是實指二件事，是舉一能反三，二是一的倍數。

「子曰：弗如也，」

「子曰，弗如也」，你這樣講法，是不如顏淵了。

「吾與汝弗如也。」

「吾與汝弗如也」。「與」的講法有若干種，這裡不當「許可」講。應當

「同」講。「女」與「弗」之間，從前版本有一個「俱」字，漢儒書中不止一書都有「俱」字，恐怕是被宋儒去掉，以為比較好講，程樹德氏按語中辨明的很詳細。

吾同你都不如顏淵。一般人以為如此是貶抑孔子，又有人說，以為怕子貢下不了臺，所以孔子與他陪襯。這些講法，吾都不贊成，都是以小人心量度君子之肚，當知孔子說得是真的。

為什麼孔子說不如顏回？考異中，何治運《雜著》，有人問我說，漢儒都如此說，依漢儒的講話，孔子果真不如顏淵嗎？何氏說：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這是孔子的樂天知命。你們有人能樂天嗎？整天怨天尤人，知命知天命嗎？何氏說：「『子在回何敢死』，此顏子之樂天知命，顏子未五十而知天命，孔子之不如一也。『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』，『回也非助我者也』，『於吾言無所不說』，子未六十而耳順，孔子之不如二也。若天假以年，則入聖域矣。」交友若結交不如你的人，都不能幫助你。

孔子是聖人，他還以為有更高的聖者，學生中也有勝過他的人。你們必須學謙

虛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佛的善知識是提婆達多，這是出自法華經。

餘論：

胡氏泳曰：「十者，數之終，以其究極之所至而。二者，一之對，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。」

輔氏廣曰：「聞一知十，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，只是知得周遍，始終無遺。故無所不說。聞一知二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，只是知得通達，無所執泥。知得周遍，始終無遺，故無所不說。知得通達，無所執泥，故告往知來也。」

反身錄：「賜之折伏回，徒折伏其知解。豈知回之所以為回，非徒知解也。潛心性命，學敦大原，一澈盡澈，故明無不照。賜則惟事聞見，學昧大原，其聞一知二，乃聰明用事。推測之知，與悟後之知，自不可同日而語。不但聞一知二弗如回，即聞一知百知千，總是門外之見，終不切己，亦豈得如回耶？是故學惟敦本之惟要，敦本則知解盡忘，心如太虛，無知而無不知，一以貫之矣。」

只是知解，那是小人儒，不是君子儒。所以吾常說，通一經，一切經就都通。禮記云：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。」要緊在性命之學，顏回能與孔子相契合，就在這個地方。性命之學，孔子不輕易談性與天道。吾對於論語上的性命之學，稍微知道，這也與佛學有關係。在「性理」這方面，漢儒比不上宋儒；宋儒講「性理」之學，反對宋儒的，以為處處講理，宋儒錯處很多，但是這個字不錯。易經、六經，講理的地方很多。因為宋儒學過佛法，所以會說「性理」二字，你們念佛有「事一心、理一心」，有事有理，有體有相，空與有都是合而不可分，不講「理」可以嗎？什麼事沒有理！宋儒會講性理，也是由於學過佛學的原故。

如有拘泥我法二執，就學不能到底。性是根本，懂性就懂命，那就一切都懂了。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唯有性一動都不錯就是道。修道之謂教，教便有千變萬化。

佛家說「萬法唯心造」，顏淵寂照雙融，子貢多見多聞，推測的知識，與悟後之的智慧，不可同日而語，所以禪宗悟後才能看經。



不學儒，很難進入佛門。入佛門而輕視儒，那是加速末法的結束，迅速進入滅法。

【五·十】

宰予晝寢。子曰：朽木不可彫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朽也，於予與何誅？子曰：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，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，於予與改是。（184）

上一回比較子貢、顏回那一段，特別重要，要注意！這一篇多談孔子弟子比較複雜。

（考異）列與各種不同的版本，不是誰對誰錯，字的寫法不同而已，我們知道就可以了，不必執著。不必看了其他的本子就反對這個本子。

「宰予晝寢」，晝，有說「畫」字。畫，白天。晝，刻畫。寢，卧睡、休息都是寢。糞土，屋內的穢塵，或是廢棄的物品，都可以說是糞土，掃除也可以說是糞。朽有「污」「圻」等的寫法。鏝也，或鏝物。

## 「宰予晝寢。」

宰予，孔門四科中的言語科大哲，予為名，字「我」。古人長輩對晚輩稱名，平輩不能稱名，日本有名無字，中國自古都有名有字。男子二十加冠起字，朋友見面稱字。從前沒有加冠都可稱童子。論語這本書有說是曾子、有子弟子所集的，對老師連字也不稱，有考異說是到子思時才編集的。這一章稱「宰予」，晚輩不可稱長輩的名，這裡為何稱宰我的名呢？這是一疑。古人的書，一字一句不可輕過，詩文都是如此，心粗氣浮者，才以為沒問題。你們後來必須獨立，必須具備眼力，不可有傲心。

晝寢，梁武帝開始作「晝寢」。先說晝寢，白天上屋裡睡覺，叢林午飯後不許

午睡，因為白天必須有振奮的氣概，所以不許睡覺。宰予是賢人，白天睡覺，有說是進入寢室中休息。昔日再好的至親至友，都必須在大門之內，二門之外的客屋，不許到裡間的。從前人們白天一出寢室，除非有特別事，便不許到寢室，入寢室就是偷懶是不對的。所以梁武帝說是「晝寢」，以為宰我不致晝寢。有一齣晉劇「豫讓橋」演豫讓刺趙簡子，豫讓在廁所中以鎗襲擊趙簡子。金穀園的廁所極其奢華，而且以棗塞鼻，王敦卻以為在廁所吃棗。梁武帝以為寢室彫畫，太奢侈，所以孔子不以為然。

另外有第二種注是學佛者所注，所學不同，胸襟就有不同。

今以晝寢而言，不管睡覺，或入內休息，都不可以，因什麼地處就有什麼地處的功用。

**「子曰：朽木不可彫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朽也，於予與何誅？」**

「子曰，朽木不可彫也」爛木頭不能彫刻。

「冀土之牆，不可朽也」時間久了，牆皮壞掉，不能再鏝朽修飾了，必須換新。

「於予與何誅」宰予，我怎麼責備你？白天不可睡，沒有振奮之氣。

皇疏引慧琳公云，「宰予見時後學之徒，將有懈廢之心，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。」這是佛學派的注子。

範甯也說：「託夫弊跡以為發起，蓋與論短喪同意。此賢者牖世之心，可謂苦矣。」

**「子曰：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，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，於予與改是。」**

這一段比上一段溫和，這段和與前段若連貫，為何又加「子曰」？我們若不察覺，便是眼力不行。又有人說，這不是一時之說，故又加「子曰」，那一種說法對，吾不決定。

梁武帝稱「宰子」，慧琳公稱「賢者」，與古來大儒罵賢者相比如何？其中的德性胸襟，就大有差異。你們若用心就能改脾氣。

【五·十一】

子曰：吾未見剛者。或對曰：申枨。子曰：枨也慾，焉得剛。  
(186)

「子曰：吾未見剛者。」

剛不是攢拳怒眼，不是猛暴，剛的人很難見到，能夠有恆者，力行近乎仁，就可以了。力行與有恆，比較可以做得到。這不是作文章，而是立言，我們看這一章經文，要先平下驕傲的狂傲之氣，學問才能入得進去。學佛不是為了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而是在了生死，學佛不是為了辦政治。

## 「或對曰：申枨。」

「申枨」，公伯繚、申枨、申繚，有這三個人，有人說，這三人都是同一個人。但是論語有說：「公伯繚愬子路」，所以知道公伯繚與申枨不是一個人，申枨為孔子的弟子，但不是公伯繚。公伯繚愬子路，若是與申枨是同一人，同為孔子的學生，為什麼會愬子路？這句話必須起大警覺！師兄弟再不好，也不許自己鬧事，沒有師兄弟互相謗毀的。現今的道場多為是非場，一同歸依，一同受戒，都是師兄弟，卻沒有不吵架的，比起古人如何啊！

## 「子曰：枨也慾，焉得剛。」

「子曰，枨也慾，焉得剛」，慾，對每件事都有愛心，一愛就想要變成我的，這便是私慾。你們要學公心，公則有理，心安理得，私慾偏偏害自己。

無慾則剛，沒有私慾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貧賤不能移，這便是剛，例如文天祥。佛家的「八風吹不動」，就是真的剛。清朝的洪承疇，英雄難過美人

關，那不是剛。

發明，《反身錄》云：「正大光明，堅強不屈之謂剛」，寧可折而不屈，殺頭也不屈服。「乃天德也」，這是天然的德性。「全此德者，常伸乎萬物之上。天道剛，凡富貴貧賤，威武患難，一切毀譽利害，舉無以動其心。」這就是八風吹不動。「慾則種種世情繫戀，不能割絕，生來剛大之氣，盡為所撓」心鏡書磨，讀書養氣，否則盡為欲望折服。「心術既不光明，遇事鮮所執持」，所以說無慾則剛。

剛與慾，一是公一是私，自己可以揣摩。

### 【五·十二】

子貢曰：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子曰：賜也非爾所及也。（188）

「子貢曰：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

子貢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事，而與別人談話，說了這些話。注解過於囉嗦都錯，只有宋儒所說的，簡單扼要。吾依這個講法。

子貢說，有些事我不要別人加在我身上，我也不會加給別人。

「子曰：賜也非爾所及也。」

孔子聽說了：賜呀！你辦不到呀！

孔子為什麼說子貢辦不到？因為這是「仁」心。自己不會無故加諸於別人，這是仁。別人在加在我身上，我不報復還給他，這是恕。仁有自然的意思，而恕則有勉強的意思，所以孔子認為子貢做不到。

【五·十三】



子貢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（188）

「子貢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

子貢說，老師的文章，可以聽得懂。文章，指六藝及修齊治平等經典，可得而聞，高足子貢才懂修齊治平的世間法。

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

至於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，孔子有說，只是說了而大家不懂罷了。

孔子之道，有性、天道，孔子不輕易講，但是在論語其他處，則要大家懂天命。天道是自然的道理，天命是天道所起的作用，不懂天命才會怨天尤人。孔子在陳絕糧，那是天命不是天道，孔子為弟子說的是天命。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

這是天道，修齊治平是人道，自古以來懂得人很少。孔子說，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這個道只有顏回、曾子、子貢懂，但是子貢所懂的還淺，不能融會貫通。孔子為什麼不講？因為程度不到，席地而言天，講了人聽不懂，愈講愈糊塗。

中國的學問講三才：天地人，依易經說，三才者，天地人，人為天地之心。孔子講人道、地道，沒有說天道。地道敏樹，地不能生，地就完了。周易之中代表若干事物，天地人都有如三輩九品。人有男女，男為天，女為地，女主生，屬於地道。人道敏政，懂得修齊治平，才是人。孔子懂天道，易經講的就是天道，孔子讀易韋編三絕，顏子也知道天道。易經謙卦《象》曰：「謙，亨。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」天道下濟而光明，表示天的光明，本無晝夜的差別。周易的根本在六爻卦象上，文字還是其次。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書經說：「天道福善禍淫」，有善，降之以福，有亂，降之以禍。老子也說：「天道好還」，為善投以善，為惡投以惡，還得清清楚楚。若不信老子，那書經可以做為憑據。

發明，《焦氏筆乘》云，「性命之理，孔子罕言之，老子累言之，釋氏則極言

之，孔子罕言，待其人也。」但是中庸就有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「故曰：『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』」然其微言不為少矣。第學者童習白粉，翻成玩狎。唐疏宋注，錮我聰明，以故鮮通其說者。內典之多，至於充棟，大抵皆了義之談也。古人謂闇室之一燈，苦海之三老，截疑網之寶劍，抉盲眼之金鏡。故釋氏之典一通，孔子之言立悟，無二理也。張商英曰：『吾學佛然後知儒。』誠為篤論。」

又曰：「孔孟之學，盡性至命之學也，顧其言簡指微，未盡闡晰。釋氏諸經所發明，皆其理也。苟能發明此理，為吾性命之指南，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，又何病焉。夫釋氏之所疏，孔孟之精也，漢宋諸儒之所疏，其糟粕也。今疏其糟粕則俎豆之，疏其精則斥之，其亦不通於理矣。」

孔子之學，也不可以詳盡闡晰，否則就成為佛學，沒有儒學了。人道社會，不可以沒有儒學，修齊治平，人道敏政，什麼病就要用什藥治。所謂「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」，古來佛門的祖師沒有不讀孔子書的，但是注論語的有多少？「釋氏

之所疏，孔孟之精也」所以不讀佛經，要如何講解四書？

光是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便不會說，更別論及其他。看過法華經，才能談論性善性惡等問題。

【五·十四】

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

(191)

論語這一部書，多一字，少一字，與內文都會有變化，所以考異、音讀必須先看，吾講時省了大家看。

這一章有兩種說法。「有聞」，聽了學問。另一種解釋，「有聞」是有了名譽、名聲。這二種說法都有理，前面第一種說法比較普通，可以採取。後面的說法，有此一說，可以參考。

## 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」

先說子路有名譽的說法，子路有名聲，想自己所做與名聲是否相符，若名過其實，恐怕別人再加以虛偽吹噓。這個說法對於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幫助，現今的人名過其實，其實根本沒有實行，卻是大加吹噓。在子路，有人替他鼓吹他便不安，恐怕有人再替他吹噓。如今的人是請其他人代吹噓，或自己吹噓。本來是假名譽，還想再增加假名譽。你們雖然看了也不知道，聖人說破後，才知道是毛病。現今的人，有一種人是假恭維，一種人是胡罵，都是毛病。這有二種害處：一者，你沒有實行而有名譽，名譽是財產，來了財產就不祥，你沒有用心力、勞力而有所收穫，像公教人員，沒有幹什麼事，光領高薪，必遭天殃。再者，養成虛假心，學問不會進步。吾教你們，這種「不義之財」不要。

另一種說法，例如老師教的，或者從其他處聽聞的道，例如吾為你們講論語，你已經聽聞人道。上回曾講，佛學是儒學的精華，漢宋的注解為糟粕，但是大家對於佛經卻闢為異端。清代有翁方綱，他說上一章經文所說的道，不是道。這個說

法，吾以為有理，為什麼呢？道有體有用，體是靜，用是動，所以說「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」，天道下濟，都是說用，但是人都不知，何況是道的體？又比如，佛家講性，禪家言心，曰性天，曰心地。性與心，是一還是二？若說是一，為什麼說明心見性？中庸說：「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這是道的本體。

子路有聞，這是子路所聽聞的六藝的學術。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。德性與學問不同，你們學習的年齡已經過了，還不懂儒學，何況是佛學！既然沒有佛學那也只有小善根，只是鬚根而已，有根無力，風一吹就倒，這就不必說斷惑了，連伏惑都辦不到，惑不伏，往後的去路如何？你們臨終不能伏惑，那時才後悔就晚了。你們有根無力，你們是在唱佛，這必須警覺，你們若能攝心專注，學問就日有進步。真能收心用功念佛，一天是一天工夫，這樣便很快了。觀經下三品沒有伏惑，沒有伏惑如何一心不亂？因為臨命終所現是一念誠心的佛種。

子路聽師友說的道理，沒有能實行，「唯恐」這是敘述子路的用心，怕再聽到，恐怕言行不合一，這是子路的好勇，當天就辦，不隔夜，所謂「子路無宿

諾」。所以孔子說，由也好勇過我。

《反身錄》說，子路跟孔子學，學的能升堂了，因為他有急行的心。我們學佛，是門內還是門外？門外還有外，門內也還有內，修行必須如法修行，不合法等於未修，我們是「聞而未行」。

佛教中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，以「諸惡莫作」來說，吾學佛七十年，吾尚且為惡，吾是無心的惡，心粗不知善惡而做，若知是惡吾就不會去做了。我們是為惡而不自知，你若作惡而自己知道，就比孔子高了，孔子說：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」，孔子還有小過，為什麼孔子不改？因為不知道，孔子知道後處處都改，因為不知道才沒有改，時時改而惑沒有盡除。

見思、塵沙、無明，你知道嗎？起惑造業，如何能無過？不懂見思惑，就是造大過。根本無明不斷，仍會造惡。子路無宿諾，吾人比起子路，也要慚愧死了！

【五·十五】

子貢問曰：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？子曰：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（192）

這一章書，不必看注，聽吾說。

孔文子為衛國大夫，家庭混亂，因為環境的關係，衛靈公、南子都是鬧亂子，所以孔文子也亂，死後得「文」的諡號。古人死，有地位就有諡號，天爵高的人則有私諡，有《諡法考》的書。

「子貢問曰：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？」

子貢聰明，見孔文子家亂，卻得「文」的佳諡，心裡疑惑。

「子曰：敏而好學，」



孔子說，敏，聰明，來得勤快。這有二種句讀法：一者，敏是一句，另一種讀「敏而好學」。敏的人，差不多都不好學，以為比別人高。

## 「不恥下問，」

「不恥下問」，這很難做到。「下」，有天爵人爵的不同，以人爵來論，部長請教司長便不肯，以為張不開口。再說天爵，博士不好意思問沒有學歷頭銜的人，老年人不願問年輕人。

## 「是以謂之文也。」

孔文子雖然家庭不好，但他有「敏、好學、不恥下問」這三條好處，不能抹殺，這是國家所定的諡法。先從好處提，壞事不提，如為人作墓誌銘，要銘其德，頌揚德性。如「桀、紂」，那是一生沒有做好事，若有三分善，七分不好，那就三分善中來說。中國人講厚道，隱惡揚善，存厚道，你們要學。

【五·十六】

子謂子產：有君子之道四焉，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（193）

「子謂子產：有君子之道四焉，」

從前人都有名有字，日本人、洋人無字。錢大昕後漢書考異說：產者，生也。木高曰喬，有生長的意義，故名喬，字子產。後人增加人旁為成「僑」。如陳誠，字辭修，根據「修辭立其誠」的成語。字與名必須有關係，這是教你們增長文學的常識。

「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」

發明，蔡清四書蒙引云：「恭敬分言，則恭主容，敬主事」，恭主要是指外表

容貌，敬則說事情。凡做事一絲一分不苟，而且百分之百，就是敬其事，若草草便是不敬。今人辦事，公家事不敬，私人事也不敬，公私都不敬。但是能辦十分的人，又貢高我慢，便是無恭。若單說「恭」，則含敬，反之也是如此。敬中即含忠。

你們辦事要學敬，不要苟且，而且不可有驕傲的容色，學佛思惑中有慢，驕在隨煩惱，不得解脫。

又加惠於民，使民不受辛苦。

這四條，大家可以學。上二句自行，下二句化他。

### 【五·十七】

子曰：晏平仲，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  
(194)

有注解說，這一章無「人」字，有的則說是「久」的錯誤。皇侃注云：「久而人敬之。」

## 「子曰：晏平仲，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」

一說，晏平仲與人交往有善法，久而人敬之，晏平仲對朋友久而敬之。另一說，晏平仲的朋友，愈久愈敬重晏平仲。

參考（餘論）黃鶴谿的《惠迪邇言》：「交際之間，其人實有可敬，而我不知敬，則失人。其人本無可敬，而我誤敬之，則失己。失人失己，必貽後悔。故必由淺漸深，由疎漸親，為時既久，灼見真知，然後用吾之敬，自可免失人失己之患，此其所以為善也。」

社會是人群社會，朋友在五倫之內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不可以沒有朋友。一生的事業、品性，師友都很重要。老師，不能再三提問，也有人不敢問，朋友卻可以無話不談。認人很難，所以上來先淡淡的，不可以一見就情同骨肉，所謂「路

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」，劉邦初見韓信也還不能賞識他，但是張良以石投水，把石子投入水中，立刻被劉邦賞識。所以認識人真的很難。

【五·十八】

子曰：臧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梲，何如其知也？  
(195)

這一章在臺灣有關係。

「知」音讀作「智」。

「子曰：臧文仲居蔡，」

臧文仲，魯國大夫，居蔡。蔡，龜的意思。居，是守的意思。

有一種說法，臧文仲居在蔡而收藏龜。國家一成立，遇大事而不能決定，就必

須用占卜來決斷。麟鳳龜龍都有雲氣，占卜的龜必須活三千歲以上。（案《博物志》云：「龜三千歲，遊於卷耳之上，故知吉凶。」）從前的皇帝都有養龜，有六種，天地東西南北六龜（上下六方），蓋一間屋子收藏龜，用來占卜，像廟一樣，一塊龜板放在一間屋子，異常恭敬，還必須有人管。

居蔡，負責守藏龜。漢儒講成二句話，宋儒說成一句話，其實是一句話。說成二句的，以為天子、諸侯才有龜占卜，臧文仲藏龜，所以僭越不合身分。

## 「山節藻稅，」

節，現今還有，在我們蓮社大殿前簷，如今稱做「斗拱」，頭前是圓的，它的形狀像是山，所以名為「山節」。其他如掛柱、二樑等等現今都還有。彫刻花紋叫藻稅。有人說「山節藻稅」是皇帝才有的房子，臧文仲也是如此，這是僭越的第二樁。但這和「智」有什麼關係？所以這種說法不對。

## 「何如其知也？」

「何如其知也」，臧文仲夠不上有智慧，怎麼說他有智慧呢？當時以蔡的龜最好，所以龜名為蔡。參（考證）群經平議：說文又部，𪚩，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𪚩。」𪚩與蔡音相近。臧文仲做管龜的官，就是周禮春官中的「龜人」，左傳、史記中都有記載。「龜人」，官名，周禮春官有龜人，「掌六龜之屬，辨其體色，以供卜事。」

臧文仲三代都管龜，管龜有什麼錯？守藏龜有一定的建築，他以山節藻梲來做房子，為了敬神，蓋得特別好，他本人卻很節省，他的夫人也自己織蒲，所以知道他蓋「山節藻梲」的房子不是自己住的。「何如其知也」，臧文仲格外敬神，疏忽政事，孔子云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又說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」正直之謂神，正人君子尚且公公正正，不偏袒，不可以送禮恭維，神對好人也一律加福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，而不是加福給恭維的人，所以孔子說他不智。

宰相必得用讀書人。現今的臺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，有人就主張要台獨，但是臺灣家家供祖先牌位，都有郡名，例如李姓是隴西，這是世界那個地方的地名？這

是內地大陸的地名。又如臺灣有喪事穿白衣，披麻等，這是世界上那個地方的習俗？這在大陸就是如此了。臺灣南部有「六龜」的地名，是因周禮而訂的，臺灣處在極偏僻的地方，為什麼以周朝的六龜做地名呢？後人只知道是三國吳時曾占領這個地方，但是周官比吳更早，你們想想，還要說台獨嗎？臺灣恐怕是在三國吳國之前，就是中國的土地了。六龜挖出的十具棺材，它葬埋的方法與中國內地吻合，這是世界上所沒有的。高山族的地方，取六龜的名稱，可以考據考據。江南吳越的吳，是吳季子所開闢的國家，這在周公之後，那六龜的地名恐怕比吳越更早了。

【五·十九】

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，三仕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，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？崔子弑其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



而違之，至於他邦，則曰，猶吾大夫崔子也，違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，猶吾大夫崔子也，違之。何如？子曰：清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？（197）

「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，」

春秋列國時，楚在長江以南。中國文化自北方興起，往南方擴充，楚國那時還是化外之邦，有如臺灣的高山族，制度與中原其他國家不同。

令尹如其他六國的宰相。子文是什麼人，各家注解不同，舊注說他叫鬥穀於菟，他父親到母親外家，淫人婦女，生下孩子而丟棄到野外，母虎餵他，所以名叫「虎乳」，就是鬥穀於菟（拚成音為「虎乳」）。但是後來人的考證，以為子文不是這個人，但是他本身也不肯定是什麼人。

為什麼「三已三仕」，也沒有肯定的說辭。楚莊王時，楚晉交戰，子玉做元帥，因為驕傲而敗，自殺而死。這個人是令尹子文舉薦的，其餘的事就不可考了。

我們學論語一者學做人，一者學認識文法，懂文法後自己看書不必人講，也不致於學錯了。以往吾只要大家做人就可以了，今日文字裡的內容變得不像樣，不得不自己求，不懂文法重要的字便會滑口而過，不重要的字反而白費力氣。這一章吾引四書、論語來證明，這一章吾有吾的考證，吾都是引孔子的話。

子張是周朝人，當時的社會興起議論，對令尹子有好的議論，所以子張提出來問孔子。向老師提出問題，必得有根據，不能胡說八道。

**「三仕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，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」**

令尹子文三次做官不喜，為什麼？不為升官發財，為國辦事是應該的，這有什麼歡喜？三已之，不幹了他也不愠。人情有冷有暖，上臺放鞭炮，下臺沒人歡迎，兩種不同景況，這是人情事故。若知道這一點，那上臺也不須掛鞭炮，上臺時要想起下臺時怎麼樣。所以吾活著的時候不作壽、不享受，一碗飯就飽了，死後也不必

作告別式。國家另外有人能用，這樣何須慍呢？來了新手，政務不熟，令尹子文將他辦的方法舊制度都告訴他，這是令尹子文的好處。

「子曰：忠矣。」

孔子說：「忠矣」，為人謀事而能忠。

但是子張的意思不在這個忠上，因為忠在公家辦事是很普通的事。孔子提倡仁，所以子張問：「仁矣乎！」。

「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？」

孔子云：「未知」。知讀音有兩種，一讀如知字，一讀智。若讀如知字，則念的語氣不太甚順，前面經文有說「不知其仁也」這很順，但這一章是「未知，焉得仁」既然不知道他，當然就不知他仁不仁了，所以讀智比較好講。這個人沒有智慧怎能說他仁呢？

但是這在道理上很難講，知當智，依文理可以講，但在事情上便有問題。這本來不該講，要自己去想，往後才會開智慧，光我說，你們只聽，這不行。

知當智講的地處有很多，而鄭康成、朱注是將知當如知字解釋。孔子提倡仁，一般人都夠不上，所以人們都把仁當第一等的字，但是無智怎有仁？把仁放在智前，這說不通，例如曹操、王莽有智慧，但他們的仁在那裡呢？事實上是無智就無仁。這一章的「未知，焉得仁」要如何解釋，自己去想通它。

自古沒有人敢把智放在仁前面的，吾學佛，張商英氏以為學佛方知儒，智的確為首。按中國文化講，智也在前頭，五倫十義八德中沒有說智。你們必須注重文字，預備以後自己能看書。

他辦的是什麼事，現今已經不可考，這幾句話找不出什麼事情。但是我們當公務員可以學一章，上任不必歡喜，下臺也不必慍怨、煩惱。將自己所知道的盡心盡力告訴繼任的人就可以了，這也不是為新上任的人，還是為老百姓，假使不告訴他而辦的亂七八糟，那是害了老百姓，並不是他有心如此。

後面這是另一段，文法與前一段相同，注解家把兩段扯成一個關係，這是毛病。

### 「崔子弑其君，」

崔子，崔杼弑齊君，齊君與崔大夫的妻子通姦，崔子為著「奪妻之恨」，殺父之仇與奪妻之恨，這個仇很大，所以崔氏弑齊君。弑是以下殺上。

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，至於他邦，則曰，猶吾大夫崔子也，違之。何如？」

崔杼的同事陳文子，財產有馬十乘，「棄而違之」，放棄十乘而到其他邦國。陳文子說，他邦的大夫也與我們齊邦的崔大夫相同，他又到另一邦國，「違之，之一邦」。換了兩次都是如此。台南有人送紅包，臺北也是如此，台中也是此，你們看書，必須讀古書，想想今事，看看國事如何？因為我們是現今的人。

「子曰：清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？」

子張問孔子，陳文子如何，孔子答：「清矣」，清高。子張問說，陳文子是仁人嗎，孔子答說，沒有智慧，那裡能談到仁上。

二年後，齊國換了國君，陳文子回來了，這有考據的。陳文子沒有陪著崔子幹，雖然兩人交情很好，而且他去了其他國家，朝中臣子很多，未必個個換，陳文子是他自動走的。有說，崔子弑君時他在齊國，並沒有上外國去，所以孔子才說他不智。

前面是三仕三已無喜無怨，這一則是清廉，陳文子與崔子好，但是崔子弑其君，他去國而不出仕。這不簡單，因為禮記說五倫社會，父母是生我者，出社會進入另一個大家庭，一國領袖便是百姓的當家人。領袖好，那我們就要擁護他，必須對他盡忠。如何盡忠呢？他辦不了的事，必須替他辦；他有災難必須替他辦，去為他犧牲。領袖遭遇災難而死，臣子也不活了，與領袖共患難，這很重要。國君不

好，臣下有諫諍的責任，例如在家裡，父母有錯，子女有勸諫父母的責任，不諫是不孝子，看著老人幹壞事，等到他惡貫滿盈，就要受報應。所以說「國無諫臣，國必亡」，國君不好要勸諫，這是救他，「家無諫子，家必敗」。朋友也有諫勸的義務，五倫之中都有勸善規過這個義務，朋友全在有患難時互相幫助，有過錯時要勸他改，這才是朋友。國君不好，臣子為什麼不說？例如紂王不好，比干以聖人的話勸他，紂卻要看他的心是不是七竅，所以比干是死諫。

齊君與崔子妻通姦，陳文子有勸諫齊君嗎？有勸崔子嗎？白白看著崔子弑其君，也沒看他有勸諫。崔子當權時，他不仕，所以孔子說是「清」，沒有說他是「忠」，仁更談不上，對國君、對崔子，他都沒有盡到勸諫的責任，那是他的智慧不到，糊塗人如何說是仁人？

一位是忠，一位是清，都具有人品，我們也是人，我們有什麼品啊？所謂品，就是要往高處走，下品也入品，若「否品」便是沒品，那就不堪為人了。你們自反省自己是何等「品」。從前介紹信首先必須說「品」學兼優，才是真介紹，才可面

談。

這一篇公冶長，很多是品評人物的行為，弟子看了某人的行為，想效法，想迴避，孔子答覆他，那一個人可學，那一種行為要迴避。孔子答的都是渾淪之氣，不傷厚道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（按）：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一章。舉三仕三已等相問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。何晏、孔安國、朱考亭，皆以知音如字。有焉得二字。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。子曰：不知其仁也。語氣有異。然班固、王充、鄭康成、顏師古等，皆以知作知音。加焉得二字，與直云不知，分明各異矣。

主知音者，似以智仁有先後之別。顏曰：智雖利物，不如仁所濟遠。班氏則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。論衡云：智與仁不相干。五行之道，不相須而成。班漢書古今人表，所列九品，智人下仁人一等。是恐先智後仁，有違聖訓也。



竊按禮記中庸篇：「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又曰：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」論語子罕篇：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此三經文，皆以智字開端，統為孔子之說。其中寧無含義，有何不敢依述。再禮大學篇，明德新民兩綱，各有四目。內在格致，智也。外在修齊，仁也。經云：「智者不惑。」既不惑矣，始能意誠心正。又云：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。」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」既仁為孝弟之本，而後齊治平，自可推而進之。是無不以智為先也。

然凡一事，必有兩端。如正邪真偽等。智與仁，亦不例外，在勿自欺。今所言之智與仁，皆指正與真者而論也。

今尹子文這一章，誤會若干年了，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一章。智慧還不到，怎麼談到仁字。

孔子提倡仁，志道、據德這是內在的體相，依仁，仁是外在的功用，遊藝更是外在的用。仁者「二人」，如竹的二，加厚的意思，與人加厚，所以為外在。班

固、王充、鄭玄、顏師古主張「知」音智，但不敢把智放置在仁的先前，恐怕違背聖訓，所以為自己圓場，顏師古以為智雖然可以利益眾物，不如仁來得濟助廣遠；班固也表示仁在智先。這都是懂文不懂道，學問不堅固的原故。王充在論衡中，王充說，智仁不相干，如五行不相干，其實金木水火土，就是仁義禮智信。

紅、藍、白、亮紅，波菜根也是紅的，清朝的官職也分九品，翎的顏色都不同，巡府都是亮紅翎。（案：清制文、武官服，頂戴由一品至九品依次為：一品紅寶石頂、二品紅珊瑚頂、三品藍寶石頂、四品青金石頂、五品水晶頂、六品碑磬頂、七品素金頂、八品陽文花金頂、九品陰文花金頂。）

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，班固、王充等人的一失，吾的學問不如他們，他們因為馬虎，如「繪事後素」引用有錯。

佛經主張一切種智、大圓鏡智，智為首，儒家也是以智為先。

漢儒注疏的毛病較少，宋儒學佛夾雜佛法，以為懂微言大義，張商英以為佛法

是儒經注解的精華，天下的正道，道理都是相通的，若是偏執的道，就不行了。孔子之道是世間法，但是他懂出世法，對懂的人才談，所謂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」，孔子到了五十歲還在學周易，沒有學道之前不能教人，因為記問的學問不足以為人師。

你們學論語，首先要不受欺騙，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。佛家為人主七，要學斷惑，譯經法師必須是三藏法師，像什師、奘師是何許人也？你們想想。

宋儒從禮記取出大學、中庸，與論語、孟子合成四書，程朱不懂大學、中庸，以為大學有三綱。吾依佛法的科判主張有二綱，八目配二綱，格致誠正配內在的明德，修齊治平是外在的新民，兩綱是自行化他。格致，大學沒有解釋，朱子補上一段。漢儒注解，「格」，來；「物」，事情。

力行所學，盡力去做，就與仁接近。自己別看不懂，有羞恥者才有勇敢，有勇氣就會立時改過，常改就沒有過失了。

「智者不惑」，不迷惑就是智，學佛志在斷惑開智慧。心性，儒家罕言，老子常言，佛家亟言。你要是想有神通，迷惑除去自然有神通，因為斷惑就放光明，自然能照見事物。孔子四十而不惑，也是斷惑、伏惑，道家也是如此。

「仁者不憂」，君子坦蕩蕩，仁者無憂愁的事情，仁者是志在道上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對社會終日大布施，仁者有什麼憂？但是父母有病，你憂不憂？

「勇者不懼」，若是暴虎馮河，孔子就不贊成。

格物，物不是指物件，是指事情，就是佛家的「法」字。格，來也，事情沒有來時便是無事，儒家說無極，佛法說真空。事情來了就是動，來了事便不靜了，所謂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」，一動就是太極，無極生太極。佛家本性真空，真空中有妙有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兩儀生四象，一陽一陰，陽陰交錯便生四象。佛家說萬法唯心，儒家說：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萬物。

致知，一動就知道了，聖人先知先覺，我們不知不覺。佛家起信論說，本性有染淨二分，所以有萬法，流轉而無盡，若是還滅就能成功，所以說「但去凡情，別

無聖解」，恢復本來面目就行了。佛儒都是十五的明月，平等平等。致知，有事就知道，起信論說「三細」，起首為業相，有「相」就要有「見」，成了我的境界，這三細無善無惡。三細為緣長六粗，六粗起首為智相，才有分別。

迷惑顛倒能意識、心正嗎？所以不惑才能意識心正。學仁便是修身。

例如大圓鏡智為正智，六粗的智相，是起惑造業受苦，六粗的前四種是起惑，第五是造業，第六業繫苦相是受苦。六粗的智相是分別智，那是邪智。

仁有婦人之仁，勇有匹夫之勇，都有兩方面。宋儒學儒而闢佛，就是自欺。

### 【五·二十】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再斯可矣。（202）

### 「季文子」

這一章經文沒有人問，是孔子自己在說。季文子是本國魯國人。

## 「三思而後行。」

三有兩種讀法，一種讀如三字，一種讀作ㄊㄨㄣˇ。讀ㄊㄨㄣˇ解釋為多數的意思，不一定是三次，或許是四五六，或可二三。三思，思前，思後，思現在，才決定，並不是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。辦事不可以優柔寡斷，所以這一章經文要注意三思而後行的行。遇到這等人，不要與他辦事，你們可以學子路，不宿諾，答應說了要不隔夜，當時就辦，他再反悔也辦完了，也沒法子。再者，發脾氣時不要決定，等氣平之後再決定，等一兩天後再做，壓個兩天再做決定。

讀書無非是學人情事故，當聖人也是學人情事故，不懂人情事故是書呆子，不通人情不懂事故，會傷天害理，這種人都不能辦事。所以不管念多少書，不通人情事故就是書呆子，反而害事，讀書就要明理。三思而後行，注重「行」，三思決定後必須去做。

## 「子聞之曰：再斯可矣。」

子聞之曰：「再斯可矣」。宋儒注解，孔子聽了以後說，思一次，再一次這就可以了，三思則私心起，這種說法太呆板。一思還單純，三思則私心起，沒勇氣，這個講法似乎有理。但也不一定，有人一思就在自己身上，不必再思去辦事就是私心害眾。又有人說，三思之後，再考慮考慮，怕犯法，所以有人認為三思之後就不是公心了。眾說紛紜。

中庸說：「思之弗得弗措也」，「人一之，己百之，人十之，己千之」，這思那有定數？又管子說：「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不通，鬼神通之」，都是主張要多思。吾主張思沒有限度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，思到通為止，思不通不能放下，思之不通，能思不止就可以通了，極為神妙，這種事不假。

佛家有聞思修三慧，若不永久思，到十住就停止，不得往前走，那十行的境界便不懂了。所以必須一再的思，不思不能修，要如何到十回向、登地？只要一門通

則門門都通，一門不通，千萬別教人說那個好那個不好。

我們學論語，要在改行為，眼前就是要分判君子、小人。我們現今不懂文字，篇、章、節都必須清楚，如今的人常不清楚。

這幾章經文的考據眾說紛紜，我們不必多事，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，你們要學多思，思之不得弗措也。

〔五·二十一〕

子曰：甯武子邦有道則智，邦無道則愚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（203）

「子曰：甯武子邦有道則智，邦無道則愚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



甯武子邦有道則智，邦無道則愚，智是真智，愚也是真智。甯武子的智可學得上，他的愚我們辦不到，假裝愚就不是君子的行為。佛經有代大眾發問，佛云：諦聽諦聽。諦聽就是要聽真理。

邦無道，智拿不出來，不拿出來，為了待時機而用。但是自古以來，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，若「人不知而不愠」就很難了。有一肚子經濟學問，人們不知道他，不用出來也可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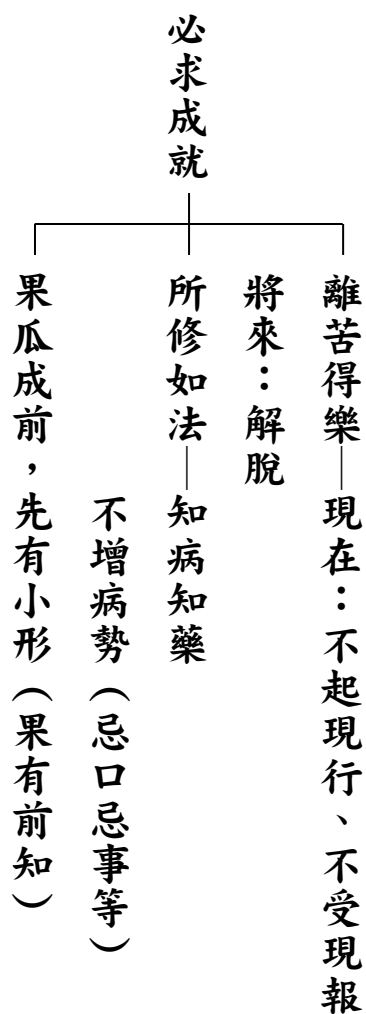
伊尹、姜子牙不如甯武子，因為伊尹鼓刀而歌，伊尹並不愚，姜太公也不愚。若伊尹不怨天尤人，何必鼓刀而歌？因為他藉鼓刀來興觀群怨。箕子返回淇水，作「麥秀歌」：「麥秀漸漸兮，禾黍油油，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。麥秀漸漸兮，禾黍油油，彼狡童兮，不我好仇。」詩言志，懂詩的人一聽就知道詩中的意思。若修養到可以不怨天尤人，那又何必歌呢？這個境界很難達到。

晉國借虞滅虢，虞有唇亡齒寒的危機，宮之奇勸諫，百里奚不勸諫，秦穆公因百里奚而奠定秦國的基礎，可惜後來秦始皇等不肖子孫刨去百里奚立的根。百里奚

的愚，他的愚宮之奇不可及，到秦國卻能被重用。

論語班宗旨（70·3·27）

【雪公講表】



吾增添論語班的用意，因為大家不懂世間法，這與學佛有什麼干係？因為懂佛法才懂論語，學佛後知道人身難得，唯有人身才能成佛。為了幫助你們學佛成功，若沒有人天的根底，不能學佛。從前叢林規矩很嚴，要成功必須有根底，徹底才能成功，所以添論語班。

你們學論語雖然已經變樣了，但是對天道還不懂，子貢說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命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孔子雖懂天道為大家說，大家聽不懂，所以不說。顏回懂天道，子貢略懂，不懂就不會這樣說。六祖壇經云，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凡夫才要學佛，否則何必學佛？人天不懂，如何懂佛法？你們聽不進去，吾曾說吾與你們念佛不同，卻沒有一個人來問，你們不問你們有把握嗎？若以為有把握那是自欺欺人，你們連學理都還不懂，何況工夫？

論語對你們已經有幫助了，但是眼前的狀況，你們知道嗎？你們不認識環境，而且是絕對不認識，你們若是對論語有一知半解，才能略知環境，否則只是知道文章而已。你們眼前還不懂，何況是未來，讀論語就要知道未來，知人間的未來。再者，才可以為你們說其他法門，知其他法門便能知十方三世，這不是神通，而是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」，無雜念才能誠。先正心而後誠意，不打妄想就是誠意，例如一面鏡子，可以很清楚看見眼前的事物。

乘著最近蓮社祭祖之便，吾為你們說易經，讓你們認識環境。前幾年吾為大家

講明夷卦，吾的一切行動都依明夷卦而走。今日之下，局面又略略變了，為艮，艮為山，孔子中年才學易經，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了，吾如今一知半解，已經極不容易，也不是一日之功，吾幼時就通本學了。明夷是以上對下，艮是普通的事情。易是無字真經，千變萬化，無盡的變化都在易經的象上。為什麼要為你們說易經呢？

### 「必求成就」

我們不論學什麼，「必求成就」，必須徹底，例如學做麵包，必須學會，學論語能幫助你們成就。首先是幫助成就做人，人格立住後，學佛就無有問題了。說不說在我，聽不聽在你們，你們聽不懂吾也無法子。

### 「離苦得樂——現在：不起現行、不受現報，將來：解脫」

首先說成就什麼？我們是人，有苦有樂，學佛就在破迷啟悟，終日受苦，什麼人得樂？學的當時便得結果，隨時結果，例如吾喝茶，就有眼前的結果。心一起念頭，便是因，或動或說，就是口業身業。沒有做，伏住也有果，這是內法塵，一個

種子就有一個生死。數年前曾發功過格給大家，為什麼必須記錄功過？因為功過格就是八識田中的生死種子，自己的一本帳，但是現今記功過格的人很少了。

易經講一陰一陽，代表若干善不善的許多變化，隨時變，誠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一變一化，就有千變萬化，永遠變化而不能出離。懂就可以轉變化，觀心就是記帳，最好無帳可記。多生的罪業，今日所受的大大小小事情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現在的結果，求「不起現行」。俗話說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」，曰：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。

吾相信鄉間語「一飲一酌，莫非前定」，吾連鄉下人也常學，你們連聖人言語也不理。孔子說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，現今的人都是我師法的人。今日費九牛二虎之力，省主席林洋港才要學校的教育添了論語，這是教育上有變動了。易者，變也，萬法無常，不一定，你們不造新緣，不起現行，便不受現報，當時就得好處。我們以為環境不好，壞環境並不是天所給予的，不可怨天尤人。敬人者人恆敬之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不往自己身上找，要往什麼地方找？不知現在，如何能知將

來？現今你能轉，將來你就能往生，不須問人，自己現在就可以自知。

「所修如法——知病知藥、不增病勢（忌口忌事等）」

「所修如法」，我們現今所修都不如法，經上說的很明白，你心中未誠，都是自欺，吾未見忙到而沒有吃飯的人，真不吃也做不動，若所修的法停頓下來，那就不行。為什麼不如法呢？你以為自己所做為對的，這便是不如法。孔子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，聖人尚且說學易可以無「大」過，我們是何等人，能無過嗎？心一動，卦就變，要時時想自己，易經就是注重「悔」字，易經中的吉占四分之一，凶占四分之一，一悔就可以無咎，只要一存悔心，省察自己，當時就變。若怨人就增過，那是真大愚人，不可救藥。我們如今不能自知，我們懂心性嗎？不懂就不必管，只要反過來找自己的毛病，若找不出毛病就可以了，這不必問人。

學易經，可以「不增病勢」。有病三分藥，七分調養，凡是喜好吃藥的人就是終年長病，有病全在調養。如何調養？要忌口，不可吃的東西不能吃，有病亂求醫，就倒楣。從前的大夫相信因果，今人不信因果，把你當試驗品。所謂「不藥即

中醫」，不吃藥就等於中等大夫。吾今日是以諺語、平劇為老師。從前醫者必須先學內經，但是今人多不看，因為看不懂的原故，只看湯頭歌訣。例如咳嗽就有很多種，寒性吃陳皮、半夏，若吃枇杷膏便增病。所以內經首篇不說病，先說為何會生病？為何未老先衰？人間百歲，五十為半百，杜甫說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為何不說八十、六十？

「果瓜成前，先有小形（果有前知）」

再者，為結果，結果就要看眼前，若看後來就糊塗，你們信不信？法華經云，蓮華是因緣果同時，「果瓜成前，先有小形」，開花時，雌蕊的花瓣落了，花格外肥，但是沒結果還不能吃，必須有媒介。看現在便知未來，你們念佛現在能一心，將來便可以成功，不能斷惑也必須伏惑，就可以放光明。修淨土才有助念，其餘的法門沒有，但是助念也不是「替念」，不能代替你念佛，助是幫助念，死者必須自己念，這一點大家好好想一想。

吾預備為你們講易經，讓大家能成就，使你們自己管自己，懂易經就勝過「功

過格」，因為易經，有三分吉，一分凶，全在「悔」上，悔就可以無咎。

講前，大家先背熟八卦歌。六爻，分內外，具足天地人。每一卦有本體、有鄰居（旁通），鄰就是近鄰，鄰居的鄰居無關而又可以有關係，所以又有綜，錯綜複雜。逢乾逢坤，必有變化，純陽純陰的原故，其餘每一卦都有陰有陽。

【五·二十二】

子在陳曰：歸與！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（203）

論語經文雖然很短，但是誤會很多，我們不需要去考據，能瞭解其中的大意就可以了。集釋的考異、音讀所列的說法也很多，我們依從現今的版本經文就可以了。遇到特別難講的地方，再去研究集釋的考異、音讀。論語在宋代以前還沒有什麼大毛病，從宋以後才亂。



「子在陳曰：歸與！歸與！」

孔子在陳想回魯國，為什麼要回魯國？有人說是魯國召回冉求時，或者其他說法。諸說紛紜，我們不必考據。

「歸與！歸與」回國啦！回國啦！加重其辭，所以重複二句。

「吾黨之小子狂簡，」

「吾黨之小子」，黨，不是現今的黨派，而是指同學，孔子的弟子們志同道合，也沒有組織。「吾黨」，意思是我們。「小子」，孔子叫自己的學生，年輕的學生們。

孔安國說：簡，大也。不太苛細。大，指大道，不辦小事，不辦文章的事。因為從前人的文字好，注重文字時，便忘了道。現今的人文字不行，道更不消說了。你們也需要學文字，知道他筆下文字的重要點，所謂文以載道。你們原來已經學佛

了，算得是是簡，學大道了，但是文字不行。

「狂」敢為。今人也很狂，但是今昔不同，今日為狂妄，昔日是真有兩下子，狂的有道理，例如論語中的長沮、桀溺、原壤，孔子很敬重他們。孔子與原壤是幼小時的朋友，夠得上交情，無話不說，而且以杖叩其脛。孔子對原壤的責備，那是夠得上交情，才能如此。孔子自然，不像宋儒道貌岸然。禮記說，原壤鼓木而歌，孔子說：「親者不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其為故。」上句是指原壤對他母親的關係，下句是指孔子與原壤的關係而說，原壤並沒有忘記他的母親，不然為什麼要鼓木而歌？狂者大膽，一切都敢為。

「斐然成章」，不是指對道狂簡。斐，文質的光華，文質彬彬，如此而已，但不懂得道。

「不知所以裁之」，有一種說法，學生自己不知；第二種說法，孔子說他的學生，將要返回魯國去治理。合起來說，弟子們外表像個樣子了，還差條理，我要回去調理他們。

我們所學的佛法，還不行，連皮毛也談不上，文理也不行，如易經艮卦說「厲薰心」的薰，凡是有希求，有想得就是心不平和，不得就躁妄，便有煙。學這一章，希望你們自己能制裁自己，現在自己的「文」與「道」兩條到什麼程度了？自己省察省察。

【五·二十三】

子曰：伯夷、叔齊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  
(204)

公冶長這篇多為評論人。

「子曰：伯夷、叔齊，」

伯夷、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。孟子萬章篇說：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。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」孔子懂得時行時止，該止該行，大不容

易。能知行止的人，是識時務者為俊傑，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。武王伐罪是「時哉」，不是為奪天下，這是弔民伐罪的時候。「時」是風氣成熟了。

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」，孟子說伯夷是聖之清者也，沒有說叔齊。這一章是說二人不念舊惡，二人都是如此。

## 「不念舊惡，」

怨恨，過去就算了，不再提了，既往不咎，給人可以自新的路。諸位既學儒又學佛，應當學這一章書，而且惡人要先度。佛家就是先度惡人，須菩提專向富有的人乞食，因為富貴多驕傲，會成為三世怨。歷史上的好官，都是貧家子弟，大少爺成功的很少，驕傲便不難長保。為了要給富人種善根，所以專向富人乞食。另外有人專門向貧窮人乞食，也是為他們培善報。

## 「怨是用希。」

「怨是用希」，他們不記舊怨，對方時間一久也忘了，因為他知道這個人不會記怨。諸位，能學這一章就好了。

【五·二十四】

子曰：孰謂微生高直，或乞醢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

「子曰：孰謂微生高直，」

微生高，微也有人說是「尾」，這個人素來有直的名聲。

民國以前有人唱〈拈魚鼓〉的情歌，曾唱「藍水段」。之後，臺灣唱梁山伯祝英台，吾以為家家都在哭，這是不祥之兆。藍水段說：微生高很直爽，與女子戀愛。夫婦倫常，是人之大倫，不可稱戀愛。微生高在藍水橋下，很早就先去等，等到天黑下雨，雨愈下愈大，女子還不來，最後發大水了，他仍在橋下等，說是要不

失信，因此微生高死於大水。這是信嗎？這是直嗎？若是信直就錯了。這樣的直、信不行。

### 「或乞醯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」

有人向他要醋，他沒有，轉向鄰居要來給這要醋的。一般人都以為微生高直，孔子評論說：「誰說他直呢？」孔子並沒有說不好的話，但是宋儒卻說微生高掠美，宋儒是想當然耳，欲加之罪，不可效法，這不是讀書人的厚道。有人說：不給不行，於是向鄰人乞醋，來表明自己真的沒有醋。這是注者自己揣摩，這是大病，未見而我假理想，有何證據？這不是讀書的方法，萬勿學這個毛病。

直者，道也。德，從前作「慝」，誠就在直上頭，孔子說：「直哉史魚」，史魚，即使是被殺頭也是如此。還有一種「不直」卻正是直，孔子說：「其父攘羊，其子隱之，直在其中矣。」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這是真心。真心為直，無有曲折的心。陽貨欲見孔子，送孔子一隻豚，孔子明知陽貨不在家而去回拜，孔子有直

嗎？孔子是真心不想見陽貨，直在其中矣。懂道很難，「實智」容易學，「權智」很難學，微生高不懂道的權變。「不知，焉得仁」，不懂仁的真道理，這一章是不懂直的真道理。

「直心即是道場」，真心學佛，心就是道場，懂道，朝聞夕死可矣。今日成是非場，曲曲折折，是是非非。

### 【五·二十五】

子曰：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

宋儒有功，過失也不小。漢儒雖不懂性理，過失卻很小。

「子曰：巧言令色足恭，」

巧言、令色，一見人就笑。足恭，足是兩腳，恭是恭敬。這是唐以前的說法。

足恭，宋儒解釋作過為恭敬，其實三句是三作事，一口一色一足。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巧言是口，令色是身，足恭是腳，這是三種事，不是兩件事，宋儒不懂，不明白文法。

足如何恭？韓愈〈進學解〉說：「口將言而嚅，足將近而後退。」從前給人當差的人，主人只要呼叫「來」，便一呼百諾，鞠躬如也，口、言表情都是如此，隨說隨答「是」，隨往後退，那種恭敬真令人肉麻。但是心中十之八九，都是想害主人，閱微草堂筆記中，當差害主人的十有七八，都不是真心。

### 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

這等事，不能欺騙讀書人。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，作左傳，孔子作春秋時，左丘明在一旁，受到孔子的指點很多。孔子作春秋寓褒貶，別善惡。「丘」讀作「某」，從前子不道父母之名，生不道師之名，子不道父之名，吾如今看平劇，以



平劇為師，京戲的《龍虎鬥》，就有說：「子不道父名」。

## 「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

巧言令色足恭，這種人不直，孔子是「以直報怨」，若外表裝作直，往往是大奸慝的人。

匿怨，與人有怨仇，臉上裝出好似真心要好。「而友其人」，尚且與他交朋友，這不是真心，必定是存著希望你對他有好處的心，這是錯的。怨仇小還可解，怨仇大，如何可解？朋友要信之，若是匿怨而友其人，那是面友。

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」，都是要學直道。

佛家看眾生作惡，知道他是在顛倒，佛家存大慈大悲的心，今天的仇家在昔日是父母兄弟，都與你有恩，也都是未來佛。法句譬喻經有說，夫妻殺雞餵兒，羅漢食後度化他。這一點世間法辦不到，但是有人道的辦法，要「以直報怨」，他有好處不嫉妒，他遭災殃願意幫助他，不願幫助也不可以幸災樂禍。若幸災樂禍，下井

投石，都是不直。要報怨，應當在他好的時候，可以去報怨，為什麼要下井投石？

唐代的趙匡、陸德明考據，以為是孔子以前的人。朱竹垞《孔子弟子考》云：「自唐以前，諸儒之論，皆以丘明受業孔門，故貞觀、永徽中祀周公為先聖，孔子為先師，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、左丘明二人，褒崇之禮若此。迨宋群儒，盡舍三傳說春秋久，而論世者惑於趙匡、陸德明之說，疑在孔子之前。惑於王安石之說，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。眾口紛論，迄無定論；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，並不得與七十子之列。」

知道這點之後，左丘明就是孔子的弟子，有很多證據，別疑惑。左傳也是左丘明作的。王安石是大膽的人，他以為聖言也不足信。

【五·二十六】

顏淵、季路侍。子曰：盍各言爾志？子路曰：願車馬衣輕裘，

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顏淵曰：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子路曰：願聞子之志。子曰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  
(209)

「顏淵季路侍。子曰：盍各言爾志？」

顏淵、季路侍。孔子說，你們為何不說你二人的志向。

子路是大學長，又好勇，所以先說了。

「子路曰：願車馬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

宋儒注「衣」讀去聲，穿也。裘，以輕為貴，與朋友共用，穿破不會不高興。其實並非如此。原文無「輕」字，是宋儒所加，論語其他章有「乘肥馬，衣輕裘」，他們以為應有「輕」，其實是誤會，皮衣才叫裘。這是四件事，衣是衣，裘是裘。考據中有考據出來，若干書中都無「輕」字。

「顏淵曰：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

顏淵說，我不如此。你們還須學子路，佛家講一切布施。顏淵境界高，自己有善不伐。伐善，做好事，不說。施勞，在位不要勞苦百姓，軍隊不能不用，但是要使民以時，到冬天才用軍隊，有用一日、二日，最多用三日，對老人提供壯年人的食物，做老人的事情，給老人的酬勞待遇。文王時，百姓為他蓋靈臺，不久就建成了，人民雖勞而心裡不怨。

「子曰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

子路曰，願聞子之志。孔子說，「老者安之」老者撫恤他，使老人安心。「朋友信之」朋友平等，一點不欺，勸善規過，患難扶持。「少者懷之」在下的晚輩，懷念孔子，離了孔子等於沒了媽，孔子看一切人都是自家人。

「字句」參考唐以前古注可知。

【五·二十七】

子曰：已矣乎，吾未見能見其過，而內自訟者也。（211）

「子曰：已矣乎，吾未見能見其過，而內自訟者也。」

「已矣乎」，算了吧，臺灣話說「沒法度」。孔子說，平常人都是看見別人的過錯，很少見到自己的過錯；就算看見也沒用，內心不能自訟，自己打官司，批判自己。光是知道過錯，也不行。

我未見能自己見自己的過錯，懂得省察而且要自己跟自己打官司，辦得對還是辦不對的人。可參考松陽講義。

朱子語類：「問程子曰：『罪己責躬不可無，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。』今有學者幸而知自訟，心胸之悔，又若何而能不留耶？曰，改之便無悔。」

靜坐常思己過，悔字是隨煩惱之一，縱使悔是善，也是不空，要不思善不思

惡。所以悔對於學佛有礙，不是真空。淨土之外，其他宗都講究無念，罪若起時將心懺。禪宗苦於不能空，所以才念摩訶波若般若密、參話頭。淨土宗知道眾生不能無念，所以教人有念，以有念往生。

朱子所問是懂局的人，程子所答，就是佛法「悔」的不定心所意思，也很有道理。程子曾說，佛法更近理，卻更不可信。程朱不是說佛法是異端害事嗎？為什麼這裡要說佛學？所以人講話，不可矛盾。

【五·二十八】

子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  
(212)

「子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

十室之邑有忠信者，忠信有像孔子，只差一條，沒有像孔子的好學。所以孔子唯獨讚歎顏子是好學的人，唯有孔子與顏子兩人好學。不好學，即使天生資質美好也保存不住，好學很重要。一日聞得一句，就學一句，減除一日的毛病。

一部論語全在主忠信、好學上，你們若以為自己已經行了，就是人格退步，學佛也不會成功。好學就漸漸去除毛病，老而好學，猶如秉燭夜遊。

集釋中，將漢注以後的注解蒐集在一起，但是其中誰說的對，這就必須自己的學問到了，才能分辨清楚。有一點必須知道，注解必定要選擇五四以前的古注，民國五四以後的講法決不可採。為什麼？因為古今為學有差異，今人多是為貪名圖利而出書。（70·4·13）







